

巴黎公社史料辑要

[法]阿·阿达莫夫編

黎 星譯 許淵冲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巴黎公社史料輯要

1871年3月18日—5月28日

[法]阿·阿达莫夫編

黎 星 譯

許淵冲校

商 务 印 书 館

1963年·北京

Arthur Adamov
LA COMMUNE DE PARIS
18 Mars - 28 Mai 1871
Éditions Sociales
1959 Paris

巴黎公社史料輯要
1871年3月18日—5月28日
〔法〕阿·阿达莫夫編
黎 星譯 許淵冲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7号)

新 华 书 店 經 售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

统一书号：11017·119

1962年12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91千字
印张 8 ¹⁰ /16 插页 3	印数 1—3,000册
定价(9) 1.30元	

出版說明

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巴黎公社起义，是无产階級推翻資本主义制度的第一次光荣嘗試，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的无产階級专政的政权形式，是今天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先驅。在人类历史上，它破天荒第一次打碎了資產階級借以統治和压迫无产階級及广大劳动群众的旧的国家机器：廢除了常备軍和政治警察，建立了国民自卫軍和民兵；革除了所有一切靠社会供养的旧官吏，而代之以由普选产生的、可以随时撤換的工人代表；实行了国家、学校与教会的分离，剝夺了教会的一切财产；并把所有逃亡厂主的企业收归工人协作社管理。公社的这一切措施，都显示了无产階級的偉大革命气魄。

巴黎公社給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学說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經驗和材料，也为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維埃政权提供了良好的范例。正因为如此，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屡次論及公社并給以极高的評价。公社自誕生之日起，距今虽然已經九十几年了，但是公社的原則和精神对于今天各国无产階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行无产階級专政，仍然具有普遍的現實指导意义。

为了深入研究巴黎公社的革命經驗和教訓，我館决定出版《巴黎公社会議記錄》（共分两卷）和这本《巴黎公社史料輯要》。这本书是根据法国实验戏剧家阿尔都尔·阿达莫夫所編、1959年由巴

黎社会出版社出版的《巴黎公社文选》編譯而成并改称今名的。由于人民出版社已經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論巴黎公社》一书，为了避免重复，我們刪去了法文編者从《法兰西內战》和該书序言以及《国家与革命》中所摘录的有关巴黎公社的部分，其他材料及其排列次序則未加变动。凡书中和《巴黎公社会議記录》相同的部分，在譯文和譯名上，都已力求統一。法文版編者註都仍保留。另外，中文版譯者和編者增加了一些註釋和說明，都已分別标明。

本书所包括的材料，范围很广，内容丰富。其中有公社所采取的軍事、行政、經濟和文化的措施；有国民自卫軍中央委员会和公社所发表的关于决心保卫巴黎、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和反对凡尔赛政府勾結普軍进犯巴黎的文告；有公社群众团体和公社社員所发表的决心支持公社的声明和讲演；有国民自卫軍战士和工人向家屬所写的关于他們战斗生活的书信；还有凡尔赛卖国政府所公布的旨在消灭公社、欺騙法国和巴黎人民的文告。此外，本书还收編了法国偉大的作家雨果、福楼拜等关于公社的文章。在这些材料中，除极少的一部分外，絕大部分还是第一次譯成中文。因此，这些材料是很珍貴的。我們希望本书的出版能有助于对巴黎公社作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

商务印书館編輯部

1962年9月

目 次

序	4
---------	---

告示和宣言

告人民书及其他文件	13
-----------------	----

蒲魯东和布朗基

約瑟夫·蒲魯东	54
---------------	----

奧古斯特·布朗基	66
----------------	----

巴黎公社

茹尔·瓦萊斯	78
--------------	----

古斯达夫·馬洛托	91
----------------	----

奧古斯特·罗热尔	94
----------------	----

俄利維埃·潘	97
--------------	----

阿尔都尔·阿尔努	99
----------------	----

阿尔伯·泰斯	105
--------------	-----

茹尔·貝尔热	109
--------------	-----

《杜歐老爹报》	112
---------------	-----

路易絲·米歇尔	115
---------------	-----

伊丽沙白·德米特利耶娃(托馬諾夫斯卡婭)	118
----------------------------	-----

里斯特和茹蓮	121
--------------	-----

沙尔·德勒克呂茲	123
----------------	-----

列奧·弗兰克尔	126
---------------	-----

欧仁·瓦尔兰	130
特罗埃耳	132
古斯塔夫·勒弗朗赛	134
沙尔·阿木鲁	137
馬克西姆·維約姆	142
伊波利特·利沙加雷	155
让-巴蒂斯特·克雷芒	162
埃利塞·莱克留	164
茹尔·盖特	166
阿尔都尔·韓波	169
欧仁·鮑狄埃	176
泰奥菲尔·費烈	179
茹尔·阿利克斯	181

凡 尔 赛

爱特蒙·德·龔古尔	184
保尔·封杜略	190
馬克西姆·杜·康	192
古斯塔夫·德·莫利納里	195
泰奥菲尔·戈蒂叶	197
亚力山大·小仲馬	199
法朗西斯克·薩尔塞	201
吉甫	203
梯也尔先生	206
普列克侯爵	211

加尔三	218
阿尔伯·德·孟伯爵	219
維努瓦將軍	223

凡尔賽左派

妥協分子和冒險分子

路易·勃朗	226
路易·納当尼埃尔·罗塞尔	229
昂利·罗什福尔	233
卡米耶·佩尔当	236
沃特兰	240

福樓拜·左拉·雨果

古斯达夫·福樓拜	244
艾米尔·左拉	248
維克多·雨果	250

威廉·李卜克內西	255
----------------	-----

人名对照表	257
-------------	-----

书刊譯名对照表	264
---------------	-----

序

将近两年的时间，我一直在编写一个关于公社的剧本，而且还没有写完。〔1871年的〕3月18日到5月末短短的几个星期的材料真是太丰富了，简直使人目眩。一切令人难忘的事全都在这里了。

最动人的当然首先是公社社员的英雄气概，在面临普鲁士人的威胁，凡尔赛分子的疯狂进攻，法国差不多不敢吭声的时候，只有他们在临时筑起的街垒里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同他们一道战斗的还有他们的妻子、儿女，他们的比利时、波兰、意大利的同志及各地的工人弟兄，他们都有一个终于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应该保护的共同利益。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自己的命运，第一次属于自己的命运。

的确，这是世界上有史以来破天荒第一次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这个阶级破天荒第一次控制了生产资料。

公社，如果不是近代史上最神奇的事件（10月17日当然是个奇迹），至少是新时代的先声。

然而，在法国^①谁敢吹嘘说对这个事件有真正的了解呢？当然，某些历史学家和进步人士每年相继到公社社员墙那里凭吊瓦尔兰、里果以及费烈等人……他们对公社有些认识，可是其他人

① 我说的是在法国。

呢？他們至多不過知道 1871 年 3 月 18 日梯也爾先生曾企圖奪走巴黎人民的大炮，當他並未達到目的時，便同俾斯麥勾結，用野蠻的士兵來屠殺巴黎人民，進行報復。真是知道得太少了！就是我本人在三年以前難道知道得更多嗎？

說實在的，只是因為資產階級絞盡腦汁、處心積慮地不讓人們知道公社事件的真相，人們對於公社就只能毫無了解。資產階級的教科書很少提到公社，提到時，充其量也不過是說：“這是由於圍城造成飢饉而發生的一次暴動”，不然就是說：“這是法國人在外敵當前進行的一次令人遺憾的內部鬥爭。”這全是些陳腐無耻的老調！

我以為現在我既有機會了解到一點兒公社的歷史，我就應該讓別人了解它。為了這一目的，我不仅要寫一個劇本，雖然目前的環境也許會使在法國上演這個劇本成為遙遙無期的事——當然我不希望這樣——而且還要直接利用原始資料，叫那些“翻天覆地”的巴黎人直接發言。因此我們決定出版這本文獻。

其次是編輯的問題。應該選擇哪些資料呢？我認為應該強調的與其說是戰士們的英雄氣概，不如說是巴黎所完成的神奇的工作——包括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工作——這些工作都是在困難的、往往是在可怕的情況下進行的。

是的，應該着重談公社堅持不懈的日常工作；着重談公社的巨大的組織力量，公社為了對付逃亡和破壞活動，為了恢復由於醫務人員逃往凡爾賽而使醫院陷於癱瘓的醫務工作，為了恢復受到凡爾賽分子嚴重破壞的郵政工作，為了召集國民自衛軍並供給他們糧餉和武器，為了頒布政教分離的法令，為了不讓那些經濟能力薄

弱的人象狗一样被人遗弃在路旁，为了发还圍城时期在当鋪中典押的生活必需品，为了征用被資本家廢弃了的工場，并把它們交給工人協作社，公社做了巨大的組織工作。总之，要着重談巴黎的无产階級首先賴以維持生存，其次賴以掌握政权的巨大組織力量。

我所以大量引用阿尔都尔·阿尔努的著述，首先是因为他的文章以最有說服力的方式闡明了巴黎人在各个战綫上必須进行的战斗：在軍事战綫上、劳动战綫上以及教育战綫上的战斗。其次是因为他的文章表达了那些不幸的人的希望和驚訝，这些人簡直不敢相信政府居然会采取一些对他們有利的措施。最后还因为阿尔都尔·阿尔努的观点固然在某种意义上說來是值得商榷的——他曾在少数派的宣言^①上签过名——但是他却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給我們介紹了那些不仅日日夜夜在区公署、团队委员会、警备委员会以及其他委员会里操劳，而且甘願分担前綫的一切危險，并以自己的亲临前綫和勇气来鼓舞在街垒上作战的男男女女的人們。

我为什么要让弗兰克尔占較大的篇幅呢？这是因为：弗兰克尔是一个首先認識到工人階級在3月18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的人。他知道正是因为有了工人階級，公社才能建立，因此公社應該首先为工人階級而工作。

我也應該提一下瓦尔兰。我认为在本书里引了他一封信的全文是完全應該的，他在这封信里糾正了对一些人提出的譴責，因为

① 阿尔努完全有理由担心雅各宾党甚至布朗基派的空洞而不切实际的言論的危險，但是他同他的“少数派”朋友們的知識分子式的爭論也有損害公社的危險，当时凡尔賽軍已經兵臨巴黎，那些爭論至少是不适时的。

經過調查研究以後，他認為這些人是不應該受到那些譴責的。公社的管理是公正的。或許有些浮誇，但實際上是實事求是的。

了解到這一點，就不應該借口人們往往趨向於把 1871 年革命同 1830 年或 1848 年的起義混為一談，換句話說，借口人們一談公社就只看到公社的英雄和街壘，因而認為不該再談這些英雄和街壘了。

我認為本書所引的瓦萊斯和維約姆的文章非常出色地指出了這些堅強和眼光遠大的人們具有多大的自我犧牲和勇敢的精神，儘管他們人數很少^①和存在着任何年輕的政府都有的、內部缺乏組織的情況，在公社情況下，缺乏組織是由于沒有一個能夠把分散和迷失在各種不同的思潮里的力量集中起來的統一政黨的緣故。這是多么可惜啊！

但是凡爾賽分子呢？噫，我認為把凡爾賽的“文獻”收在這本文獻選集里，也完全應該。為了正確地鑑定 3 月 18 日到 5 月 21 日巴黎所做出的成就，為了很好地認識當時巴黎的偉大，必須同時把凡爾賽分子的卑鄙醜態一起擺出來。我所說的凡爾賽分子，就是資產階級分子。

法國的資產階級看到自己有了危險，便露出了猙獰的本相。那些資產階級的僕從——往往是文學藝術家——也顯露了本來面目，奇怪而又可悲的是，他們的面孔和他們主子的面孔特別相象。從天才小說家福樓拜到老態龍鐘的愛特蒙·德·龔古爾，從“脫離現

① 我們不是信口胡說！並不是所有的巴黎人都起來奮戰的，而只是它最優秀的兒女們，是那些本身受過苦，並且也見到別人受苦，對自己所受的以及所觀察到的痛苦經過深思以後決心要結束這些痛苦的人。

实”的詩人泰奧菲尔·戈蒂叶直到警局偵探馬克西姆·杜·康，都^①說明了馬克思关于社会階級第一性論点的正确。

我的引文还扩大到这些僕从們的散文上，以便让人們看出資产階級所用的一套精神欺騙的狡猾手段，自从十九世紀末以来，就沒有多大变化。但是，这些僕从並沒有使我忘掉他們的主子：政客、將軍……

我不打算引述梯也尔的一些名言，这些名言由于共产党員历史学家莫洛克、苏孔利諾、布魯哈、特尔桑和昂格朗等的記載，人們都很熟悉了^②，我倒願意抄录这个“侏儒”在凡尔賽調查委員會的面前作証的冗长的摘要。为什么偏偏抄录这篇証言呢？因为它可以使公社的錯誤——梯也尔公开为之庆幸的錯誤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就指出的錯誤——大白于天下。

早就應該認識到有必要把法兰西銀行当作第一个抵押品，并用武力把它占領；从3月19日起就該向凡尔賽进攻，毫不給它喘息的时机，使它不能靠俾斯麦的支持来重整旗鼓^③。

还要提到的是維努瓦將軍，他直截了当地叙述了普魯士人的

① 不，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此。韓波就曾写过《巴黎的再生》。还有其他一些人。公社內部的人，当然更不用說了。

② 我对这些人特別表示感謝，感謝他們的作品給我所提供的帮助。我願意特別提出呂西安·舍勒，他在《茹尔·瓦萊斯作品集》里所加的注释对我是非常可貴的。最后我也要提一下莫里斯·舒里。

③ 我有一些顧慮：我本來也許應該把公社所有的錯誤都提出來的。

公社只想把政权限制在市政範圍內；对于大群間諜不嚴加懲辦——或者懲辦得非常不够；三次有兩次只是作一些毫沒有拘束力的左派的聲明；巴黎的敵人還武裝占領着几个市區的區公署的時候就允許出版自由；公社不知道公布它掌握的一些資料可以破壞凡尔賽政府，還有不少糊塗得厲害的事。

但是，為什麼要責難公社呢？它對這一切是毫無準備的，要它做的事又這麼多，而人家給它留下的時間又那麼少！

前哨怎样向前推进，好让政府军屠杀保卫巴黎的人们。

公社用许多最明显的事实证明了：无产阶级一开始行动，资产阶级之间便会携手合作。

现在该提到凡尔赛左派了。

要是不给他们一个较大的篇幅，我认为那是非常不聪明的事。正是通过阅读甚至反复阅读路易·勃朗或沃特兰区长的著作，我们才能学会认清这些人的两面派的手法，他们口口声声自称是共和党人，暗地里却不断同共和国最坚决的敌人勾结——勾结这两个字用在他们身上一点不错。

“啊，内战！可怕的斗争！”这是路易·勃朗所经常叫嚷的。同一个路易·勃朗，从前是帝国的流放犯，而以后呢？在需要选定立场的时候他却极力为镇压喝彩，和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这伙坏蛋一样，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刚才我曾提到了沃特兰区长……本书所引述的他的供词证明，凡尔赛左派操纵了巴黎选举，这对该派绝大多数代表说来，不只是一个拖延时间的诡计，而且使凡尔赛可以准备好来屠杀巴黎。

另外，还要谈到作家。对于年轻的左拉，德莱福斯事件以前的左拉，后来却同温和派、沉默派一起唱着可怜的曲调，难道应该隐而不谈吗？本来还有雨果……但是，他又清醒过来了，并且真正维护了被缉捕的公社社员们，而且他还是第一个，首先用他春雷般的声音为那些——他认识得很透彻——掌握将来的人们呼吁大赦。

另一个问题，就是作恶多端的凡尔赛左派，这个凡尔赛左派，法国社会民主党的糟糕的祖先，它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从蒲鲁东那里来的。

公社的内部就有不少蒲鲁东主义者。那么怎样办呢？我认为那就得把约瑟夫·蒲鲁东的文章放在公社的、凡尔赛分子的、凡尔赛左派的文章的前面。本书一开始就是他给马克思的回信，这封回信就使我们知道了这个人 and 这个哲学家的虚伪。

我要特别指出，公社所以犯了一些人所共知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蒲鲁东主义者的影响。不错，左派蒲鲁东主义者是有的……但是，只有一个瓦尔兰的高尚人格并不足以掩盖贝雷的两面派手法，贝雷是普列克侯爵的同谋者——他是不是受到收买，这都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正是靠了贝雷，普列克侯爵才得使法兰西银行的财产毫无损失。

布朗基主义者也犯了不少的错误，不过他们并没有危及公社的命运。

谈到布朗基主义者……应该引证《真正革命家》布朗基的话。我也这样做了。

还有第一国际，凡尔赛认为这个“万恶”之源的闻名的第一国际怎样呢？实际上，在开始的时候，它并没有起多大作用，可是后来，在公社末期和公社失败以后，肯定是它——和它的总书记马克思——向全世界的舆论发出警报，接着并把公社事件放在人类进步史的重要位置上的。

因此我应该引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我是这样作了^①。既然列宁从这“第一次工人革命”中吸取了最全面的教训，所以我用列宁的文章来结束全书。^②

① 我还加引了两段威廉·李卜克内西的文章。

② 中译本删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摘录。——中译本编者注。

談到本書的編排，我是這樣做的：

一方面我選擇了最著名的作家，如：瓦萊斯、鮑狄埃、让·巴蒂斯特·克雷芒和路易絲·米歇爾；另一方面我也選了一些不應該被埋沒的作者如：俄利維埃·潘、古斯達夫·馬洛托等人，他們的職業既不是作家，也不是新聞記者；有的不過是普通的國民自衛軍的戰士、工人和《杜歇老爹報》的通訊員。這些親眼目睹的見證人的報導決不是最不動人的。

這裡，我要插一句。促使我研究公社的一個原因，是（我老實說）公社的美：作者文采風格的美，公社的存在雖然短暫，但是最細微的小節都是美的。當然，這種美不能與政治分開；沒有“覺醒了的群眾的天才創造”^①，就沒有持久的美。最後我認為也不應該把事情的外貌略而不談。

有一些文章與其說是根據政治內容收入本書，不如說是因為這些文章使我們對那個時代得到了一個動人的、詩意的形象。

我們想象一下當時的巴黎吧，想象一下忽然受到智慧啟發的偉大的巴黎，怎樣一直在凡爾賽的炮聲中、在蒙馬特回擊的炮聲中、在市政廳慶祝工人勝利的歡樂禮炮聲中度過了三個月。

那是一個春天，一個早熟的春天，忿怒的春天。婦女們在縫制即將來到的街壘戰中應用的沙袋，她們光着的胳膊往往抱着大束鮮花，那是從人們正在互相殘殺的奧特伊門和伊西門那里採集來的紫丁香。那些街道、那些生氣勃勃的街道上奔跑着一些穿着有“杜歇老爹的士兵”、“弗路朗斯的復仇者”和“公社射手”字樣制服

① 列寧語。

的青少年上兵，他們不久就要去为受到威胁的巴黎牺牲。在广场上，疲惫不堪的国民自卫军躺在临时准备的褥子上睡觉，而在稍远一点地方，驰过一辆柩车，后面跟着一个严肃的送葬队；再走两步又是另外一队人，也许是一个面包工人工会的队伍，打着一幅标语牌，上面写着：“白天工作万岁。取消人剥削人的制度。”

还有推勒里宫里的音乐演奏会。还有不停地为公社收留的孤儿们募捐；还有年轻的酒店老板娘正在婉言要求各位过客往正在修筑的街垒上放一块砖头；一个老人坐在一块炮弹的碎片面前……

所有这一切都混合在一片红旗的汪洋大海中。所有这一切都混合在数不清的、五光十色的告示和宣言之中，有些很紊乱，但也有一些是非常明晰、得体、有远见的，它们号召人民深思熟虑、不要轻信谣言，并且保卫经过艰苦奋斗得来的胜利果实。巴黎，一看就知道是怎样的城市。

这本文献选集的目的究竟何在？只有一个：那就是激发工人、知识分子、教育工作者、学生、青年，总之，希望所有在祖国内部展望——或者可能展望——将来的人，读了这本书之后，能更好地了解、充分地了解^①这段伟大的历史，这段历史并不只是德勒克吕兹或伊丽莎白·德米特利耶娃和她的同志们们的历史，而是在1871年的春天，已经是读者自己的历史，到了现在1959年的春天，仍然是他们自己的历史。

阿尔都尔·阿达莫夫

^① 有了充分的了解以后，用这种了解作武器，才能有正确的思想方法，才能够理智地、巧妙地进行以后的斗争。

告示和宣言

法兰西共和国

巴黎国民自卫军^①

有人在散布荒謬的謠言，說政府正在酝酿政变。

共和国政府除了拯救共和国以外，沒有、也不可能有其他目的。政府采取的措施都是为了維持秩序所必需采取的；政府曾經有意，而且現在还有意解散那个暴动委员会^②，因为該会的委員几乎全是人們所不熟悉的，是共产主义学說的代表人物，如果沒有国民自卫军和政府军一致起来保卫祖国和共和国的話，他們将使巴黎遭到洗劫，使法兰西遭到灭亡的危險。^③

巴黎，1871年3月18日

阿·梯也尔、杜福尔、皮卡尔、茹尔·法夫尔、茹尔·西蒙、普伊埃-吉提埃、勒·弗洛將軍、波屠奧海軍將軍、朗布莱赫特、德·拉尔西

① 这是反动的梯也尔政府于3月18日发表的一篇声明，目的在于誣蔑当时已起实际政权机关作用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說什么委员会的委員是“无名小卒”、“默默无闻”……企图煽惑人心，从而为镇压无产阶级的起义和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找寻借口。——中譯本編者注

② 这是对1871年2月成立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誣蔑。中央委员会自成立起，就成了领导巴黎无产阶级行动的核心。——中譯本編者注

③ 梯也尔和他的帮凶竟敢在他发动政变的日子——3月18日——把这个号召张贴出来。即使当凡尔赛政府还在巴黎的时候，它已經不止是造謠撒謊了。

法兰西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

告 人 民 書

公民們！

巴黎人民擺脫了別人企图强加在他們身上的枷鎖。

他們依靠自己的力量，鎮靜地、泰然自若地等待那些企图攻击共和国的无耻狂人，既不害怕，也不挑衅。

这一次，我們的軍隊弟兄不願意侵犯我們最神圣的自由。謝謝大家，让巴黎和法兰西共同来奠定一个共和国的基础吧，其一切后果将为人們所热烈欢迎。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永远結束受人侵略和发生內战的時代。

戒严状态已經解除了。

請巴黎人民各回本区，进行公社选举。

全体公民的安全由国民自卫軍負責保証。

1871年3月19日于巴黎市政厅

国民自卫軍中央委员会

阿西、比約雷、費拉、巴比克、爱德华·莫罗、克·杜邦、瓦尔兰、布西埃、莫蒂埃、古叶、拉瓦勒特、弗·茹尔德、卢梭、沙·留尔耶、布朗舍、格罗拉尔、巴魯、雨·热列姆、法布尔、蒲热来

法兰西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

国民自卫军共和联盟

(中央委员会的机关)

如果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政府，那么为了它的选民的尊严，它可以不屑于进行自我辩护。但是，既然它在第一个声明中肯定宣布了“它不打算接替那些被人民一口气吹倒的人”，既然他要坚持忠实地、一丝不苟地执行它的委任状中所明确的职责，那么，它仍然是一个有权利为自己辩护的、由个人所组成的团体。

中央委员会是共和国的儿子，它的行动口号是两个光辉的大字：博爱，它原谅那些贬低了它的人，但是，它要说服那些由于无知而同意诽谤它的诚实人。

中央委员会不是秘密的；它的委员们在自己的一切布告上都签了名。这些名字虽然是不出名的，他们却没有逃避过责任——而且这种责任是重大的。

中央委员会决不是大家所不了解的；因为它是通过国民自卫军的二百一十五个营的自由选举产生的。

中央委员会不是制造混乱的煽动者；因为它荣幸地领导着的国民自卫军既没有越轨行为，也没有进行过报复，它的行动的明智和稳健，表现了它的力量和堂皇的气魄。

然而，挑畔事件并未因此而絕迹；在政府方面从未停止用最无耻的手段企图引起最可怕的罪恶——内战。

政府詆毀了巴黎，并且煽动外省来反对巴黎。

它引誘我們軍隊中的弟兄来反对我們，它不叫我們这些弟兄回到正在等待他們的家庭，却叫他們在这里冻得要死。

它硬要給我們派来一个总司令。

在我們阻止它把我們的大炮交給普魯士人以后，它曾企图利用夜襲来搶走我們的大炮。

最后，它和波尔多的那些惊惶失措的同謀者^①对巴黎說：“你刚才表現得十分英勇；但是我們怕你；所以，我們要摘掉你那首都的荣冠！”

中央委员会以什么来回答这些攻击呢？它成立了联盟；它宣傳要溫和——也就是說要寬宏大量；政府的武装进攻已經开始的时候，中央委员会还在对大家說：“决不进攻，只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反击！”

中央委员会要求具有各种知識、各种才能的人的支持；它要求过軍官团体的协助；只要有人为了共和国来到它这里，它总是開門欢迎的。

那么，公理和正义在哪一边呢？背信弃义又是在哪一边呢？

这一段历史太短了，并且离我們太近了，每个人还都清楚地記得。再說一遍，我們所以在我們退职前夕重提这段历史，只是为了那些輕信誹謗的誠实人，其实，这些誹謗只應該加在那些发出誹謗

① 指在波尔多召开的国民議會中的大部分議員，他們都是保皇党人，代表地主与城乡反革命阶层。——譯者注

的人身上。

这些誹謗者对我们最感愤恨的重要之点，就是说我们不出名。可惜！他们有许多人确实是出名的、是十分出名的，但是这种声名狼藉的人却把我们的国家拖入绝境。

大家愿意知道他们对我们所使用的一个最恶毒的手段吗？他们对那些宁愿解除武装也不肯向人民开枪的部队停发面包。他们用饥饿来惩罚不肯杀人的人，却说我们是杀人的凶犯！

我们首先要忿怒地说：想用血腥的污点来糟蹋我们的荣誉是一种极端无耻的行为。我们从来没有签署过一次判处死刑的命命：国民自卫军从来没有参与过一次处罚犯罪的行为。

做这种事对国民自卫军有什么好处？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简直是既荒谬又无耻。

再说，我们为自己辩护几乎是种耻辱。我们的行动确定地会证明我们究竟是怎样的人。难道我们为了待遇或名誉而阴谋活动吗？如果我们获得了二百一十五个营的信任却仍不为众人所知，岂不是因为我们不肯做自我宣传吗？为了扬名无须破费许多：说几句空话或稍微做点无耻的事就够了；在我们之前发生的情况就是证明。

我们接受了一项责任重大的委任，我们坚定不移、无畏无惧地完成了这项委任，当我们一旦达到了目的，就对重视我们、肯耐心听取我们意见的人民说：“这是你交给我们的委任，我们的义务结束了，这就要开始我们的个人利益；请你随意安排我们吧，我的主人，你是可以自由支配我们的。前些日子我们是无名之辈，我们还是以无名之辈的身分回到你的行列中来，同时向统治者表示，我们

可以昂首闊步走下你的市政厅的台阶，我們确信在台阶下面会得到你的真挚有力的拥抱。”^①

中央委员会委員

安阿尔諾、阿西、比約雷、費拉、巴比克、爱·莫罗、克·杜邦、瓦尔兰、布西埃、莫蒂埃、古叶、拉瓦勒特、弗·茹尔德、卢梭、沙·留尔耶、昂利·福杜奈、若·阿尔諾德、維阿尔、布朗舍、格罗拉尔、巴魯、雨·热列姆、法布尔、蒲热米、布依、舒托、高迪埃、安迪紐、卡斯蒂奧尼

^① 請大家看看这个声明的口吻和凡尔賽政府布告的那种极端拙劣、官腔十足的口吻有多大区别。

法兰西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

巴黎公社

公社现在是唯一的政权，兹命令：

第一条 一切公务部门的职工今后必须确认凡尔赛政府或其拥护者所发出的命令或通知为无效，无法律效力。

第二条 凡不服从本法令的任何官吏或职工，将被立即开除。

巴黎，1871年3月29日

主席 勒弗朗赛

副主席 朗克、爱·瓦扬

受公社委托并代表公社发布

法兰西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

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命令：

单独条文。抵押在当铺里的物品的到期变卖暂时停止。

市政厅，1871年3月29日

巴黎公社

法兰西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

巴黎公社

公民們：

你們的公社成立了。

3月26日的投票証實了革命的勝利。

一个无耻的侵略者的政权曾掐住你們的脖子，你們已經用正当的自卫行动把那个政府从(巴黎)城里赶了出去，因为它要把一个国王强加在你們头上来侮辱你們。

今天，你們沒有追究的罪犯們却在濫用你們的寬大，就在城边組織一个君主陰謀的策源地。他們正在挑起內战；他們使用了种种拉攏賄賂的手段；他們进行种种陰謀活动，甚至无耻到乞求外援。

我們請求法国和全世界來裁判这些极端骯髒的陰謀。

公民們：

你們剛制定了一些反对任何陰謀的制度。

你們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最近成立的代表會議由于得到你們的支持，將补救那崩潰了的政权所造成的灾难：受到損害的工业、停頓下来的工作、癱瘓了的商业貿易，都将得到巨大的推动力。

自即日起实行人們期待已久的关于房租的决定；

明日起实行关于期票延期的决定；

恢复一切国家机关，并予精简；

今后为本市唯一武装力量的国民自卫军，立即进行整编。

这就是我们将要进行的初步工作。

为了保证共和国的胜利，人民选出的代表只要求人民以信任来支持他们。

至于代表本身，他们应该尽到自己的义务。

市政厅，1871年3月29日

巴黎公社

法兰西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

巴黎公社

邮政总局^①

公民們！

最近发生了一件前所未聞的事情：

一个直接属于全体公民的、并因負責保証一切商业往来才能享有它的特权的公共机关，很不應該地被一些純政治性的問題破坏了。

几天以来，邮政机关的工作被那些負責領導这个机构的人們弄得癱瘓了。

巴黎失去了同外省的一切联系，他們毫不考虑这样一种决定在四月的期票到期前夕所造成的損失^②。

这种行为的責任應該由誰來負？我們請求大家公斷！^③……

巴黎，1871年3月31日

局长 阿·泰斯

① 这篇声明是泰斯在接管邮政总局的第二天(3月31日)发表的。在《巴黎公社會議記錄》里虽然没有这篇声明的原文，但是可以找到3月30日任命泰斯为邮政总局局长的決議和3月31日关于邮政总局工作的決議作为参考。該声明主要揭露原邮政总局局长朗邦逃往凡尔賽时，把邮局现款、邮票和文件运到那里去，并命令邮局職員停止工作，致使邮局工作处于癱瘓状态。——中譯本編者注

② 1871年3月反动的凡尔賽国民議會頒布了关于清偿过期期票和債券办法的法令，其中特别是取消延期偿还債券的办法，等于迫使巴黎的持有債券的小資產階級宣告破产。因为当时巴黎与外省的邮政联系几乎断絕，而反动議會的法令自頒布日起立即生效(在凡尔賽政府控制的地区)。这样，在四月以前到期的数十万张期票(据統計，3月18日到17日就有十五万张)，就无法兌現，对于巴黎的許多小商人和小工业主來說，这是个极其严重的打击。——中譯本編者注

③ 摘要。

法兰西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

巴黎公社

告巴黎国民自卫军书

保皇党阴谋分子向我们进攻了。

尽管我们态度克制，他们进攻了。

他们在不能指望法国军队的情况下，调动了教皇的朱阿夫部队和帝国警察向我们进攻。

这些恶棍切断了我们与外省的联系，妄图利用饥荒来破坏我们，但还认为不满足，决定彻底仿效普鲁士军炮击首都。

今天早晨，夏利特指挥的朱安党人^①、卡泰里诺指挥的文德人^②和特罗胥指挥的布列塔尼人^③，在瓦朗丹指挥的宪兵^④的支持下用霰弹和榴弹轰击涅伊不设防的乡村，并发动了内战，进攻我们国民自卫军。

发生了伤亡。

① 夏利特——见第109页注①

② 卡泰里诺——见第109页注②

③ 其动机是因为近卫军中有反动情绪的士兵，其中有很多是布列塔尼人（住在法国西部布列塔尼半岛）；在德国军队围攻巴黎时期，布列塔尼近卫军是资产阶级政府（以特罗胥将军为首）反对革命主力的主力。——中译本编者注

④ 宪兵将军瓦朗丹曾一度充任巴黎警察局长。——中译本编者注

我們被巴黎居民所選出，我們的責任是保衛這座偉大的城市，抵抗這些罪惡的侵略分子的侵犯。有你們的幫助，我們一定能捍衛它。

巴黎，1871年4月2日

、執行委員會

貝熱列、愛德、杜瓦爾、勒弗朗賽、費里
克斯·皮阿、古·特里東、愛·瓦揚

法兰西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

巴黎公社

公民們：

凡尔赛的匪徒每天屠杀和枪毙我們的俘虏，我們无时无刻不听到越来越多的杀人罪行。杀人犯是你們所熟悉的：就是帝国的宪兵和警察，就是夏利特和卡泰里諾的保皇党分子，他們前面打着白旗，高喊着“国王万岁！”的口号向巴黎前进。

凡尔赛政府不顾战争的法律和人道；我們不得不采取报复的镇压措施。

如果我們的敌人繼續破坏文明人民之間通常应用的战争法規，只要再杀死我們的一个士兵，我們就用处决同等数字或加倍的俘虏来回答。

甚至在怒火燃燒时仍是那样慷慨正义的人民，都憎恨流血如同憎恨內战一样，但是他們有责任保护自己反抗敌人的野蛮暴行，因此将不惜任何代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①

巴黎，1871年4月5日

巴黎公社

^① 这是著名的关于人质的法令。不幸，这个法令从来没有执行过，我們說不幸，是因为凡尔赛看到巴黎退縮了，就又开始屠杀俘虏。这样，公社的溫和派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杀害自己同志的凶手。他們到流血周才懂得了这一点，但已經太迟了。

法兰西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

巴黎公社

1871年4月6日于巴黎

公民們：

巴黎公社邀請你們參加在3、4、5日那几天被共和國的敵人謀殺的你們的弟兄的葬禮。

今天，1871年4月6日，星期四，下午2時在博容醫院集合。

葬儀在貝爾-拉雪茲墓地舉行。

法兰西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

第三区公署 公社社会救济处 取消面包票

公民們：

我們自从任职以来，就特別注意面包票分发处的工作，該处因为沿用旧的管理方法，直到今天为止，有三十个工作人員，既要貼印花，又要在各区发放。

我們接到了大家提出的許多正当要求，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

为了滿足这些正当要求，我們討論了这个問題，現在將討論的結果公布如下：

从5月1日起取消面包票。

用一种食堂卡片那样的个人卡片代替面包票，这种卡片每周只檢查一次，可以消除領救济品的人每日排队的現象。

救济一切需要救济的人，但是要严格禁止濫領！

此外，还要做到每月節約几千法郎。

此后，公社的救济将不得視为一种施舍。

我們受人民的委托，我們的責任就是以頑強不懈的努力来减

輕人民的痛苦和鼓舞人民的勇气。

我們得到本区人民的拥护,将不断进行有利于大家的改进,以保証社会民主共和国的前途。

1871年4月25日

公社委員

安·阿尔諾、德麦、克洛維斯·

杜邦、潘迪

法兰西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

巴黎公社

执行委员会

注意到某些机构实行了罚款和剋扣工资的制度；

这些罚款往往是以理由极不充分的借口进行的，并给职工带来了实际的损失；

从法律上来说，这些任意的强制剋扣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从实际上来说，罚款不外是以隐蔽的方式降低工资，并为收取罚款的人谋利；

这些在本质上和形式上都极不道德的罚款，根本未经常设的司法机关批准；

根据劳动、工业与交换委员会的建议，

兹决定：

第一条 任何公私机构都不得收取罚款或任意剋扣职工工资，职工的原薪应全数发放。

第二条 任何违反本法令的行为，都将依法惩处。

第三条 3月18日以后以惩办名义收取的一切罚款和扣款，应从本法令公布之日起半个月以内，退还原罚款人。

巴黎，1871年4月27日

执行委员会

茹尔·安德里約、克呂澤烈、列奧·
弗兰克尔、巴斯卡尔·格魯塞、茹尔
德、普罗托、瓦揚、維阿尔

第三軍最高司令部

康边安，1871年4月28日

貨 币 通 告^①

凡尔赛的财政部长根据德意志帝国宰相代表的照会，4月2日以通报通知：法国国家银行应依照已达成的协议第十五条之规定，按3月11日的时价（以3.75法郎折合1太勒尔^②和2.75法郎折合1福林^③），接受德国货币。法国公众和德国当局均应遵守这些协议，这些规定也适用于货币的辅币单位。

阿尔伯，德·萨克斯公爵

① 这是凡尔赛政府发表的文告。——中译本编者注

② 太勒尔(thaler)，德国旧银币名。——译者注

③ 福林(florin)，奥国旧银币名。——译者注

法兰西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

巴黎妇女以祖国、荣誉和人道的名义要求“停战”。

她们认为，她们在今年冬天围城时所表现的坚忍已经使她们有权利要求交战双方听取她们的意见；此外，她们希望自己以妻子和母亲的资格能够感动巴黎和凡尔赛双方的心。

她们受苦已经受够了，这一次毫不光荣的、还在威胁着她们的灾难使她们感到惊恐，她们吁请凡尔赛宽宏一些，吁请巴黎宽宏一些！

她们恳求这两个城市都放下武器，哪怕只是一两天也好，使弟兄们有一个互相了解体谅的时间，一个寻求和平解决的时间。

所有的妇女，有些妇女的婴儿可能被炮弹打死在摇篮里，有些妇女的丈夫出于自己的信念而上战场，有些妇女的丈夫或儿子为了挣得每日的面包而呆在防御工事里，有些妇女独守空房，总之，最安静的和最激动的妇女们都一致从内心深处向巴黎和凡尔赛要求：

和平！ 和平！^①

一群女公民

① 只要一看这个声明的匿名特点，立刻就可以明白这是凡尔赛在和解的掩护下进行的一次煽动挑拨的行为。“保卫巴黎和救护伤员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很快就看清楚了这一点，并在两天以后（5月6日）作了回答（参看下面的声明）。

法兰西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

巴黎公社

保卫巴黎和救护伤员妇女同盟

中央委员会的声明

保卫巴黎和救护伤员妇女同盟为了我們拥护的社会革命，为了要求劳动、平等和正义的权利，对某一群匿名的反动分子前天張貼出来的致女公民的无耻声明，表示强烈的抗議。

上述声明說：巴黎妇女吁請凡尔赛寬宏，并且不惜任何代价要求和平……

要求无耻的杀人凶手寬宏！

要求自由同专制、人民同劊子手之間进行和解！

不，巴黎的劳动妇女所要求的不是这种和平，而是战斗到底！

在今天，媾和就是背叛！……就是背弃工人要求彻底改革社会、要求消灭目前存在的一切法权关系和社会关系、要求取消一切特权和一切剝削、要求以劳动政权代替資本政权的願望，一句話，就是背弃劳动者自身的解放！……

圍城六个月期間，我們受尽痛苦，被人出賣，六个星期來，我們对勾結起来的剝削者进行了巨大斗争，为自由事业流出无数鮮血，

就是我們的光榮的、報仇的權利！……

目前的鬥爭只有在人民事業取得勝利的時候才能結束……巴黎永遠不後退，因為它高舉着未來的旗幟。最後的關頭來到了……給勞動者讓位，叫殺人的劊子手滾蛋！

行動起來，拿出力量來！

自由之樹必須用它敵人的血灌溉才能生長……

巴黎的婦女，經過社會危機之後經常發生的災難，個個都團結、堅定起來了，個個都壯大、覺悟起來了，她們深信，代表各國人民的國際革命原則的公社，本身就孕育着社會革命的種子，*巴黎的婦女們將向法國和全世界表明，她們能够在最危險的時刻——假如凡爾賽反動分子闖進巴黎——在街壘和防禦工事里和自己的弟兄們一樣，為了保衛公社和它的勝利，就是說，為了保衛人民和人民的勝利而貢獻出自己的鮮血和生命！^①

現在，當勝利的男女勞動者，了解到他們的共同利益而團結一致時，將休戚與共，竭盡全力地永遠徹底消滅剝削和剝削者的一切痕跡！

世界社會共和國萬歲！

勞動萬歲！

公社萬歲！

巴黎，1871年5月6日

中央執行委員會^②

勒·美爾、雅基叶、列菲爾、列露、德米
特利耶娃

^① 這一段自*以下，引自盧利耶著《巴黎公社活動家傳略》，第333頁第八行，宣言聲明，“巴黎的婦女們……”三聯書店，1980年北京版，略加修改。——譯者注

^② 這是指保衛巴黎和救護傷員婦女同盟中央委員會的執行委員會。——中譯本編者注

法兰西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

巴黎公社

中午十二点半

在伊西炮台^①上飄揚着三色国旗，守軍昨晚放弃了这个炮台。

軍事代表罗塞尔

一点钟

伊西村的指揮官布吕奈尔將軍負責占領公立中学的陣地，使这个陣地与凡夫炮台联系起来。

巴黎，1871年5月9日

軍事代表罗塞尔

① 伊西炮台抵抗凡尔赛的炮击很久，最后终于失陷了，这个炮台只有十二門炮，而敌人却有六十門。但是缺少武器并不是失陷的真正的理由，因为公社社員并不缺少大炮，而是缺乏組織。弄清这一点以后，罗塞尔不通知社会治安委员会，甚至也沒有报告公社，就把这张兽莽的布告张贴在巴黎市区的牆上，而且正是他准备辞去軍事代表职务的时候，这只能說明他近似背叛的行为。

我們接到了下面的通知：

公社給各区公署的通知

三色国旗在伊西炮台上飄揚的消息是假的。

凡尔賽軍現在沒有占領，而且将来也不能占領这个炮台。^①

公社已經对目前的局势采取了有力的措施。

市政厅，1871年5月9日

市政委员会委員駐第十八区的代表：

薩布尔迪、絮埃、苏拉尔

^① 凡尔賽軍确实完全占領了伊西炮台，市政委员会委員們的“乐观主义”同罗塞尔的“失敗主义”同样是没有根据的。

法兰西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

巴黎公社 告女工書

保卫巴黎和救护伤员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受公社劳动与交换委员会的委托，负责组织巴黎妇女的劳动，成立统一的女工工会联合会，

由于同男工工会联合会的情况相同，女工根据各行业组成的生产协会应彼此进行联合，

因此，委员会谨邀请全体女工在今天，5月17日，星期三，晚七时到交易所开会，以便从每个同业工会选出代表成立工会，每个工会再选两名代表组成女工工会联合会。

如有问题，请询问在巴黎各区办公的妇女同盟委员会。^①

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会址：圣马丁郊区大街，第十区区公署内。

审阅批准者：

劳动与交换部代表列奥·弗兰克尔

① 本译文与卢利耶著《巴黎公社活动家传略》106—107页的译文稍有出入。——译者注

中央执行委员会

娜塔莉·勒·美尔、阿琳娜·雅基叶、列
露、勃兰什·列菲尔、科林、雅莉、伊
丽莎白·德米特利耶娃

法兰西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

巴黎公社 第四区公署

保卫巴黎和救护伤员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邀请各行会的女工于5月21日星期日下午一时在第四区公署礼堂开会，成立女工工会联合会。

巴黎，1871年5月20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

娜塔莉·勒·美尔、雅莉、阿琳娜·雅
基叶、勃兰什·列菲尔、梅色丽娜·
列露、阿德勒·果万、伊丽莎白·德
米特利耶娃

法兰西共和国
塞納-瓦茲省代理省長
告凡尔賽居民書

1871年5月21日晚7时于凡尔賽

杜埃^①將軍的大軍这时正从圣克魯大門普安-杜-茹尔进入巴黎。

罗里奧·德·魯符雷

① 杜埃(1816—1879年)是拿破侖第三的拥护者和他的对外侵略政策的执行者。1856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 1859年参加日的在于并吞意大利的薩伏衣和尼薩的法奥战争。色当战役失败后, 被德軍所俘。回国后, 任凡尔賽第四軍团团长, 疯狂反对公社, 他的軍隊于1871年5月21日最先进入巴黎。——中譯本編者注

法兰西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

巴黎公社

告巴黎人民和国民自衛軍書

公民們！

再也不要軍閥制度！再也不要那些带着袖章和滿身金綫的參謀了！現在是人民和沒有袖章的戰士的天下！進行革命戰爭的時刻到了。

人民不懂得什麼正規的戰術。但是，一旦他們掌握了武器，站住了腳跟，他們就不怕任何皇家學校訓練出來的戰略家。

拿起武器來！公民們，拿起武器來！你們知道，現在的問題是勝利還是陷入凡爾賽反動分子和教士們的毒手。這些劣凶極惡的傢伙已經拿定主意，要把法國出賣給普魯士人，並且要我們支付他們賣國的代價。

如果你們想要使六個星期以來象水一般流出的鮮血不致白流，如果你們願意在自由平等的法國過自由的生活，如果你們要讓你們的子孫不受你們所受的災難和窮困，你們就應該團結得象一個人那樣站起來。自以為又要奴役你們的敵人，在你們的英勇抵抗面前，這兩個月所做出的無恥罪行就將全都無效。

公民們！你們的代表們和你們一起戰鬥，有必要的話，和你們

一起牺牲。但是，作为一切人民革命策源地的光荣的法兰西，应该是、将来一定是世界准则的正义和团结观念的永久中心，你们要以这样的光荣的法兰西的名义冲向敌人，要用你们的革命力量叫敌人知道，他们可以出卖巴黎，但他们不能断送巴黎，也不能战胜它。

公社信任你们，你们要信任公社。

79年九月1日

平民军事代表：沙尔·德勒克吕兹^①

社会治安委员会：安·阿尔诺、比约雷、艾·爱德、斐·岡邦、加·朗维埃

^① 参阅关于德勒克吕兹的介绍，第123页。

法兰西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

巴黎公社 社会治安委员会号召

一切善良的公民們站起来吧！

到街垒上去！敌人进城了！

不要犹豫！

为了共和国，为了公社，为了自由，前进！

拿起武器来！

巴黎，1871年5月22日

社会治安委员会

安·阿尔諾、比約雷、艾·爱德、斐·岡邦、

加·朗維埃

法兰西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

巴黎公社 社会治安委员会

凡尔赛軍的士兵們！

巴黎人民決不相信在他們和你們對面相見的時候，你們的槍口會對準他們；你們的手一定會縮回去，作不出這種真正自相殘殺的行為來。

你們和我們一樣，都是無產者；和我們一樣，你們的利益是不讓那些懷着陰謀的保皇黨分子象喝我們的汗那樣再來喝你們的血。

你們在3月18日怎樣做的，你們還要怎樣做，那樣，人民就不致再同他們看做是自己弟兄的人作戰，人民願意你們和他們一起坐在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席上來。

到我們這邊來吧，弟兄們，到我們這邊來吧！我們在熱誠地等待着你們！

79年牧月3日

社会治安委员会

安·阿尔諾、比約雷、艾·愛德、斐·岡
邦、加·朗維埃

法兰西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

巴黎公社 社会治安委员会

社会治安委员会决定：

第一条 所有窗子上的百叶窗或护窗板一律不准关闭。

第二条 任何有人在那里对国民自卫军发射一枪或作出任何侵害行为的房屋，将被立即焚毁。

第三条 国民自卫军负责监督严格执行本项决定。

市政厅，79年牧月3日

社会治安委员会

安·阿尔诺、艾·爱德、斐·冈邦、
加·朗维埃

法兰西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

巴黎公社

第二十区的公民们！

敌人两个月以来对我们进行了残酷战争，现在到了和他们展开殊死战斗的时刻了。

如果我们失败，你们知道我们会遭到怎样的下场。拿起武器来吧！不胜利决不放下武器。特别是在夜晚要提高警惕。我们要时刻戒备着，以免中敌人的诡计。

因此，为了共同的利益，并以一切革命者团结一致的名义，我请求你们忠实地执行向你们发出的命令。

我要向你们指出一个严重的危险，就是国民自卫军借口保卫那些并未受到威胁的各区街垒而拒绝前进。你们要支援第十九区，协助他们击退敌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一定要花这个代价才能取得胜利。

不要等待，等别利维尔本身受到攻击再动手就太晚了。前进吧！别利维尔将会再次取得胜利。^①

共和国万岁！

^① 巴黎一区一区地防卫对公社社员是十分不利的。朗维埃和其他几个人已经懂得这一点，并尽力使别人也了解这一点。

別利維尔，1871 年 5 月 25 日

社会治安委员会委員：加·朗維埃

公社委員：貝熱列、維阿爾、特蘭凱

法兰西共和国

通 告

蒙馬特尔的居民們：

那些对你们高唱博爱、答应你们要使法国再生的、恬不知耻的、匪徒把巴黎焚燒了，他們焚毀巴黎的惨淡火光应该使大家明白：如果他们沒有象丑恶的毒蛇那样被消灭，他們会做出什么事来。

本区中校指揮官指望居民忠誠地来同部队共同担负本区的警戒。为了安定人心，特此通告：中校已着人准备好扑灭煤油火灾的氨溶液多瓶，存放在各个哨所^①。

蒙馬特尔，1871年5月26日

第69营中校：佩利埃

① 凡尔赛分子佩利埃发表此篇通告，旨在欺騙工人区蒙馬特尔的居民，并把焚毀巴黎的責任，完全推給公社，以便大肆誣蔑，貶低它在巴黎工人心目中的威信和影響，达到攔絡人心，建立和巩固凡尔赛政府在巴黎的統治。应该指出：公社社員纵火烧毀某些房屋，完全是出于战略的考虑。正如馬克思所說：“公社曾把火当作最严格意义上的防禦工具来利用；它利用火这个工具，只是为了不让凡尔赛軍隊侵入到奥斯曼特意修建得适合炮击条件的那些又长又直的街道上去；它利用火这个工具，是为了掩护自己的退却，也象凡尔赛軍隊在进攻时往前面投擲了手榴彈一样，这种手榴彈破坏的房屋并不比公社用火燒毀的房屋少些哩”（《法兰西內战》，《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18頁。）；其次，有一部分房屋是凡尔赛軍隊的炮彈以及梯也尔和波拿巴分子的走狗奸細燒毀的；最后，部分房屋是房主人自己放火烧毀的，以期領取巨額保險金。——中譯本編者注

法兰西共和国

巴黎的居民們：

法国军队来拯救你們了。

巴黎已經解放了。

我軍士兵已于四时攻下了叛乱分子最后的陣地。

今天战斗已經結束，秩序、工作和安全即將恢复^①。

总司令部，1871年5月28日

法兰西元帅，总司令

麦克-馬洪元帅，馬让塔公爵

① 这是攻入巴黎的凡尔赛軍总司令麦克-馬洪，在3月28日，即巴黎公社最后失败的一天所发表的旨在安定人心的文告。——中譯本編者注

法兰西共和国

巴黎的居民們：

法国军队来拯救你們了。

巴黎已經解放了。

我軍上兵已于四时攻下了叛乱分子最后的陣地。

今天战斗已經結束，秩序、工作和安全即將恢复^①。

总司令部，1871年5月28日

法兰西元帅，总司令

麦克-馬洪元帅，馬让塔公爵

① 这是攻入巴黎的凡尔赛軍总司令麦克-馬洪，在3月28日，即巴黎公社最后失败的一天所发表的旨在安定人心的文告。——中譯本編者注

蒲魯东和布朗基

軍隊比老百姓只多兩個有利條件：沙斯波步槍和組織紀律。后一方面的力量是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好在人們能夠剝奪這個有利條件，做到這一點，上風就轉到起義者方面來了。

——布朗基

約瑟夫·蒲魯东

(1809—1865)

小 傳

蒲魯东是法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庸俗经济学者和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于1809年生于一个农民兼手工业者的家庭，从小过着清贫的生活。蒲魯东认为受教育是摆脱穷困和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因此，在工作之余，他努力阅读各种书籍，在多方面充实自己的知识。

1837年蒲魯东写了第一本小册子《普通语法论》。1840年，他因发表了《什么是财产权？》一书而驰名。在该书中，他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尖锐地批评了大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提出“财产权就是盗窃”的结论。1843年，他发表了哲学著作《论人类秩序的建立》，以“新的形而上学”作为提出人类平等的哲学论据。1846年，他发表了《贫困的哲学》（正名为《经济矛盾的体系》）一书，这是一部充满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虚伪空想、恶毒攻击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坏书。为此，马克思于1847年发表了他的名著《哲学的贫困》，对它给予彻底的批判。

1848年二月革命前，蒲魯东没有从事任何革命活动，而是拥护基佐反动政府的政策的，因此，二月革命对他来说，完全是一件意外之事。二月革命后，他加入民主共和阵营，担任《人民代表者

報》的編輯，一方面，他从小資產階級的立場批評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鼓吹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交換銀行的基礎上進行合作。在六月革命中，他完全站在起義的無產階級的敵人方面，不僅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且反對資本主義制度所允許的一點民主。在被選進立憲議會後，由於猛烈抨擊政府，他的報紙遭到封閉，接着，他又出版了《人民報》和《人民之聲報》，但也相繼被封。1849年3月，因攻擊路易-拿破侖，被判三年監禁，他逃往比利時，但於同年7月，當他秘密回到法國不久，終於被捕，被關進聖別拉日監獄。從此，他開始向政府乞求投降，並號召共和黨人與政府和好。在1852年所發表的《政變是社會革命的表示》一書里，他甚至表示將自己的希望（信用改革）寄托於波拿巴米實現。與此同時，他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對革命和反革命的政權根本不加區別，而一律加以否定。“打倒政黨”，“打倒政權”，這就是他的結論。1858年，他因發表了攻擊天主教會的《論革命和宗教中的正義》一書，又被判三年監禁，他再度逃往比利時，1861年返國。1864年參加第一國際，次年逝世。

蒲魯東是一個典型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正如馬克思所說：“小資產者……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所構成。他在自己的經濟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觀點、科學觀點和藝術觀點上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道德上也是如此，他在一切方面都是如此。他是個集中體現的矛盾。”^① 他認為建立交換銀行（後來又叫國民銀行）是實行私有財產普遍化的主要手

^① 《論蒲魯東》，《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74頁。——中譯本編者注。

段，通过这个机构，一方面可以让小生产者用自己的产品交换其所需要的同等量的物品，借以消灭中間剝削，另一方面可以給小生产者和工人举办无息信貨，使他們避免高利貸的盘剝。工人則可以利用这种貸款购买必要的工具和原料，成为独立的小生产者。从这种錯誤观点出发，蒲魯东极其仇視无产階級为推翻資本主义和爭取社会主义而进行的革命，仇視共产主义，否认无产階級組織政党和无产階級专政的必要性。按照这种观点，不是进行无产階級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資本主义，而是在資本主义制度下，通过改良的途径，力求保存和巩固小生产者的地位。

蒲魯东与馬克思相識，是在 1844 年馬克思第一次侨居巴黎的时候。起初，他們有过友好的来往。馬克思曾力图帮助他，使他成为真正的无产階級革命家，站到馬克思方面来。但是，馬克思的努力沒有能改变蒲魯东的根深柢固的小资产階級的立場。1846 年的通信可以說完全結束了他們之間的友好关系，而开始了馬克思向蒲魯东斗争的时期。

在拉丁語国家中，尤其是在法国本国，蒲魯东的思想有着广泛的影响，并成为傳播馬克思主义的主要障碍。为了使工人群众摆脱蒲魯东思想的影响，沿着馬克思所指出的正确道路前进，馬克思和恩格斯向蒲魯东思想展开了坚决的斗争。1847 年，馬克思以自己的名著《哲学的貧困》尖銳而深刻地批判了蒲魯东的哲学、政治經济学和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观点。第一国际成立后，在历次的国际代表大会和代表會議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向蒲魯东的信徒托倫、夫里布尔、馬隆等进行了斗争。由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斗争，国际才有可能在馬克思的指导下繼續前进。从十九世紀六十年代

下半期起，蒲魯东主义在欧洲各国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已大为削弱，而馬克思主义的影响則越来越扩大。

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蒲魯东主义者内部也开始分化，其中较为进步的分子，則逐渐摆脱了蒲魯东的机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变成左翼蒲魯东主义者。如瓦尔兰、弗兰克尔，他們成为 1871 年巴黎公社的积极参加者和公社著名的领导人。

1871 年 3 月 26 日，在选举产生的六十四名公社委员中，蒲魯东派及其支持者约占三分之一（二十二名），而其余三分之二为布朗基派、雅各宾派和无党派人士。在蒲魯东派中分左翼蒲魯东主义者和蒲魯东主义者（即右翼），前者指瓦尔兰、馬隆、弗兰克尔、阿西、韦尔莫烈尔，后者指阿尔努、勒弗朗赛、潘迪、貝雷、泰斯、茹尔德。在左翼蒲魯东主义者中，以弗兰克尔最接近馬克思的立场。在公社和圍城时期，弗兰克尔象賽萊叶一样，是最接近国际总委员会立场的人，在公社失败以后，他在自己的活动中，捍卫了馬克思的路綫。在蒲魯东主义者（即右翼）中，如貝雷、阿尔努，虽然他們是国际会员，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但是实际上他們只是一些庸俗的自由主义者或急进的共和主义者。他們在政治見解上很不稳定，鼓吹什么“劳資团结”，建立所謂“劳資协定”。

在 3 月 29 日公社设立的十个委员会中，蒲魯东主义者大多被选进財政委员会、劳动和交换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与执行委员会和軍事委员会比較起来，可以说占着次要的地位。由于蒲魯东的机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蒲魯东派（包括左派）在一系列原則問題上，所采取的立场基本上是錯誤的。他們把公社只看作是首都的自治机关，而没有把它看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机关。他們阻碍向凡

尔赛进攻、占领法兰西银行和坚决执行人质法令，给公社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中譯本編者

給卡尔·馬克思的信^①

1846年5月17日于里昂

我亲爱的馬克思先生：我非常同意作为和你通訊的一方；我认为通訊的目的和組織通訊應該是非常有益的。然而我并不能保証給你多写常写；我的各种工作很多，再加上我生性懶惰，不允許我在写信上多費心力。同时你的来信中有許多片断也使我想到：我需要在某些方面作些保留。

^① 1846年春天法国基佐政府应德国专制政府的請求，驅逐了馬克思。馬克思从巴黎迁居到布鲁塞尔。在那里他苦于没有自己的机关报，就和恩格斯发行一种石印通告，同时，設法与欧洲各大城市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团体建立經常的通信联系。这种通信的目的，正如馬克思在給蒲魯东的信中所說：“是要建立德国社会主义者和法英社会主义者之間的联系，使外国人随时知道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情况并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情况随时告知德国国内的德国人。通过这种办法，可以发现意见的分歧；可以交換意見并提出公正的批評。”馬克思指出：“这是能使社会运动用文字表出来以便摆脱民族限制的一个步驟。”

当时，布鲁塞尔和倫敦已經建立了通訊委员会，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打算同那时欧洲共产主义宣传最主要中心——巴黎建立类似的机构。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5月6日給蒲魯东写信的主要原因。馬克思在信里写道：“至于法国，我們深信不可能找到比您（指蒲魯东）更好的通信者。”

同年5月17日蒲魯东就給馬克思写了这封回信。在該信中，我們可以看到蒲魯东极其傲慢的态度，他虽然表示贊成和馬克思通信，但又声明不能多写、常写。并且，他反对馬克思提出的通过意見的交換使无产階級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趋于一致的建議。蒲魯东认为交換意見就是目的，认为斗争中的无产階級队伍在思想上团結起来不仅是多余，而且是有害的。因为，在他看来，这意味着強使人民信奉共产主义。

鉴于蒲魯东的这种态度，恩格斯不得不于1846年亲自到巴黎去完成建立通信联系和接受通訊員的任务。——中譯本編者注

首先，虽然我現在对于組織問題和实现問題的看法已經完全确定，至少在有关原則的問題上是如此，但我认为把旧的或可怀疑的形式再保留一些时候是我的責任，也是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責任。总之，我是公开主張經濟上的几乎是絕對的反教条主义的。^①

如果你願意的話，讓我們來共同尋求社會的規律，尋求實現這些規律的方式，發現這些規律所應遵循的步驟吧。但是，看上帝面上，消滅了一切既定的教条主义以後，我們不該想到再向人民宣傳教条主义，我們不要陷入你的同胞馬丁·路德^②所陷入的那種矛盾，他在推翻了天主教的神學以後，立即依靠大量開除教籍和逐出教門的辦法，建立了新教的神學。三個世紀以來，德國只是致力於消滅馬丁·路德的表面的改革；因此，我們不要用新的混淆不清的東西^③來給人類製造新的困難。我完全贊同你把各種見解都攤出來的想法；讓我們來作一場很好的、坦白的論戰；給世人作出一个明智而有遠見的寬容的榜樣。可是，因為我們是運動的領導者，所以我們不要使自己成為新的不寬容的領袖，不要做出一種新宗教的使徒的姿態，不管這種宗教是邏輯的還是理智的。我們要歡迎

① 唯心主義者兼形而上學者的蒲魯東根本不會具體地合乎史實地進行思維，他根本分不清不同的事物，他把反動的理論和革命的理論、把路德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混為一談。這裡他所說的經濟上的反教条主义，是指反對一切經濟學說。實質上，他是反對馬克思所揭示的客觀社會發展規律的學說。——中譯本編者注

② 馬丁·路德（1483—1546年），是德國宗教改革的著名活動家，路德主義的創始人。路德所發表的反對出賣教罪符的論綱（1517年），奠定了反對天主教的廣泛的社會運動的基礎。他把《聖經》譯成了德文。路德是害怕人民運動的德國中產階級的思想家，他激烈譴責反封建主義的革命方法，在1525年的農民戰爭時期，他是農民起義的凶惡敵人，為德國王公效勞。——中譯本編者注

③ 指馬克思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學說。——中譯本編者注

和鼓勵一切反對意見；我們要譴責一切排他主義和神秘主義^①；永遠不要認為一個問題已經討論徹底了，即使我們拿出了最後的論據，如果必要，我們不妨重新開始辯論和反問。在這種條件下，我才同意參加你的組織，否則我不加入。

關於你來信中所提到的“在行動的時刻”這句話我也有幾點意見。你或許還保持着這樣的看法：在目前說來，不採用強力手段，不經過以前被稱作革命而實際只不過是一種騷動的東西，就不能有任何改革。這種看法我是理解的，我能夠原諒它。因為我本人也曾長期贊成這種看法，因此我很願意以後對這個問題討論一下。但是，老實說，由於最近研究的結果，在這一點上我的意見完全改變了。我認為並不需要暴力革命，就能取得勝利；因此，我們決不應該把革命的行動看作是社會改革的手段，因為這種所謂的手段只不過是訴諸暴力和霸道，簡單地說，是製造矛盾。我認為這個問題應該這樣提：通過一種經濟組合把原先由於另一種經濟組合而逸出社會的那些財富歸還給社會。換句話說，在政治經濟學中使財產權的理論轉過來反對財產權，以便產生你們德國社會主義者稱之為公有制而我暫時把它叫做自由和平等的東西。而且，我相信我知道在短期內解決問題的方法，所以，我寧肯慢慢消滅私有制，也不給它新的力量，對私有者製造一場聖-巴托羅繆的大屠殺。^②

① 實際上反對馬克思主義對其他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學說的鬥爭。——中譯本編者注

② 1572年8月24日夜，法國國王查理九世曾對新教徒（胡格諾教徒）進行大屠殺。聖-巴托羅繆大屠殺的直接結果就是延續五年的殘酷的國內戰爭。蒲魯東這裡所說的不要對私有者製造一場聖-巴托羅繆的大屠殺，意思即不要採用暴力革命，而實行和平改造社會。——中譯本編者注

我那部目前正在印刷、不久即將出版的著作^①將進一步給你說明我的觀點。

親愛的哲學家，這就是我現在的看法；我決沒有弄錯，如果我錯了，而要換你的戒尺的話，我是情願接受的，不過我還等待着反駁的機會。我應該附帶告訴你，我認為法國工人階級似乎都有這種心理；我們無產者是如此渴望知識，如果有人只給他們血喝，那他是不会受到他們歡迎的^②。總之，按照我的意見，我們談到滅絕人類的話是一種不好的政策；激烈的手段自然有的是；在這方面，群眾不需要任何鼓勵……

《通訊》，第二卷，《給馬克思的信》，阿爾芒·居維利埃曾在《蒲魯東》一書中引述過，國際社會出版社 1937 年版。

* * *

戰爭是我們精神生活的最崇高最深刻的表現。無論是宗教的莊嚴儀式，或是最高權力的所作所為，還是工業上的巨大創造，都不能同戰爭比美。在大自然和人類的美妙和聲中，戰爭的聲音是最強的音符，戰爭對心靈的影響有如雷電爆發，颶風怒吼，其中既有天才和勇敢，又有詩意和激情，有至高無上的正義，也有悲壯的英雄氣魄，即使我們已經對它進行分析，百般譴責，它的威嚴仍使我們感到驚奇；對它越深入思索，就會對它越發熱情愛慕。有一種

① 指《貧困的哲學》或《經濟矛盾的體系》，該書出版於 1840 年 10 月。——中譯本編者注

② 這兩句話充分表明了蒲魯東非常懼怕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他並且把自己本人的這種畏懼妄圖加到法國工人身上，這是十分荒謬的，這裡他所寫的只給他們（指工人）喝血，意即向工人階級灌輸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中譯本編者注

錯誤哲學和比這種哲學更加錯誤的博愛主義告訴我們：在戰爭中只有可怕的災難，戰爭是我們天生的罪惡的本性的爆發，是天公震怒的表現；但是戰爭却是我們良心的不朽的表現，儘管肯定地說，其中摻雜着一些不純潔的影響，但它畢竟還是我們在萬物和上帝面前最光榮的行為。^①

《戰爭與和平》的《結束語》。阿·屠維利埃曾于上書中引述。

資產階級和平民^②

在動蕩不定的時期，資產階級人士的格言是：拯救利益！老百姓針對這點回答他們的格言是：向樓台殿閣宣戰，給茅屋草舍和平！這就是說，向資產階級宣戰，向大老板宣戰，向地主宣戰，向富翁宣戰。要特別注意，老百姓並不幻想消滅這些特權階級；只要他們分擔捐稅。這種情況表明：所有政治爭論實質上都包含着一種經濟利益，而一切經濟問題對老百姓來說不過是工資與生計問題。他們“向樓台殿閣宣戰、給茅屋草舍和平”那句壯語的意思，正是要

① 《戰爭與和平》一書寫於1861年。這部著作“也許是蒲魯東的許多幼稚著作中最幼稚的一部”（恩格斯語）。在這部著作中，他企圖抹殺產生戰爭的真正根源——私有制和階級的存在，混淆戰爭的正義和非正義之分，而重復馬爾薩斯的論點，認為“貧困”是產生戰爭的原因。從上述引文里，我們同樣可以看到他的這種觀點。——中譯本編者注

② 此文引自《論革命和宗教中的正義》一書（寫於1858年）。從這段引文中，我們可以看出蒲魯東不是一個革命家，而是一個典型的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他不希望推翻資本主義的統治，而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通過和平的方法，力求保存和鞏固小生產者的地位。——中譯本編者注

保护他們的生計、他們的劳动、他們的工資。

.....

老百姓是主張保持等級的。他們既不希望提高自己，也不希望改变自己；他們反对那种在他們看来是要消灭他們的变化。我們看見过里昂的时装工人，馬賽的碼頭工人，他們对自己工团中的特权非常热心，即使在8月4日以前貴族和教士对自己的特权也沒有过那样热中的程度。拿破侖說得非常好，老百姓并不要求取消貴族，他們只要求他們之中有資格的人能够成为貴族。同样，他們也不要求取消資產階級，他們只不过是愿意看到时而有某个工人、时而有另一个工人能够变成資產階級。这使他們感到驕傲，而决不是嫉妒。只要这个暴发戶不表现得过分忘本忽視他所出身的那个階級，那就是平民的光荣。

你們看老百姓的邏輯体系是多么合理。

老百姓决不梦想取消薪水階級，消灭貧穷和困苦；他們只是誠实地相信聖經福音上說的話：既然过去一直有穷人，将来也总会有穷人，并且永远都会有穷人。只要建立医院、育嬰堂、养老院和退休基金；为穷人抽彩票，广施仁慈，他們就滿意了。

老百姓不是平等主义者，他們是慈善家。他們希望的不是公平，而是仁愛和慈悲。

.....

根据我們的研究看来，資產階級人士傾向議會制度；他們是好疑的，是怀疑派，不相信他人。他們在准备进行各种交易、妥協和協議的同时，也在寻求保証。他們厌恶极端的政党，他們不以任何人或事的名义来发誓，只要事和人符合他們的利益，他們就去适

应，这是他們万无一失的、毫不容情地分辨是非的标准，他們用这个标准来不分敌友地、不断地监督和衡量政权的所作所为。

同资产阶級对抗的平民，采取和一切剝削阶級相反的立場。所以，他們厌恶联邦制度，厌恶溫和主义，厌恶中庸之道；議會制度使他們感到厌恶；他們沒家沒业，毫无乡土观念，毫不尊重法律和程序。平民就象《爭訟者》中的小約翰^①那样，不知道进行裁判和很好地治理国家需要那么多的手續；他們毫不关心国家大事，认为这是资产阶級的事，同无产者毫不相干。反过来说，他們十分富于幻想，全力追求光荣、名望、声誉。

老百姓对城市的、各省的和团体的权利，对个人自由和居住的保証毫不理解，正如对訴訟程序毫无知識一样。这是他們份外的事，對他們說来这簡直象一个迷宮。他們对整齐划一，如中央集权、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統一的帝国等很感兴趣。由于同样的原因，他們是共产主义者。法国的統一，意大利的統一，德国的統一，斯堪的納維亞的統一，各处都統一，对老百姓才合适，而且象人們所想的那样，对政府更合适。你們說瑞士是由二十二个有完全独立主权的州組成的一个联邦嗎？这是沒有的事。不如对我談談有四万个乡和九十个州的法国吧，老百姓就是这样推理的。

.....

保守的资产阶級提供了普呂多姆先生^②这样的典型人物；进

① 《爭訟者》是法国詩人让·拉辛在 1663 年仿希腊最著名的喜劇作家阿里斯多芬而写成的三幕喜劇。小約翰是劇中人物，是一个不識世道的灵巧农民。——譯者注

② 普呂多姆是法国文学家兼漫画家昂利·莫尼埃（1805 - 1877 年）在自己的創作《平民的悲劇》（1830 年）和《普呂多姆回忆录》（1857 年）中所塑造的主人翁，其特点是庸俗无能和自滿自足。——中譯本編者注

取的无产階級产生了約翰·沙文这样的典型人物。

老百姓和巴貝斯^①一样，对远征克里米亚感到高兴。可是，当他們看到战争以維持现状而結束的时候，又不禁大为吃惊。他們不懂得这些象征服安卫斯^②那样的战争，是純屬政治性的均势战争，达不到其他目的。反革命势力連在皇帝內閣中都有代理人，当然他們已經把拿破侖的手捆起来了。

老百姓曾經为远征意大利而欢呼；但是，当他們看到索非利諾之战^③只是对維克多-爱馬努尔^④有利，不过把省区位置变动一下的时候，就更加莫名其妙了。他們原来期待着的是联盟呵。

《論革命和宗教中的正义》，第八論，《注釋和說明》。阿·居維利埃在同书中引述过。

① 巴貝斯(1809·1870年)，法国小资产階級革命家。他和布朗基共同策划了三十年代的革命。1839年因組織起义被判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1848年获释后，反对无产階級革命运动。——譯者注

② 安卫斯是比利时的一城市，商业很发达。随着资产階級革命的胜利，英国强盛起来了，和法国进行着爭夺欧洲领导权的斗争。1746、1792和1830年法国曾先后侵占該城市，但由于英荷联盟反对法国，法国不得不放弃占领，因此，法国没有达到自己的侵占目的。——中譯本編者注

③ 指1858年法撒(丁)联盟反对奥国的战争，1859年6月24日在索非利諾发生了决战，結果奥国失败，双方签订了有利于意大利統一的維拉法兰克和約。——中譯本編者注

④ 維克多-爱馬努尔：1849年撒丁国王，1861年意大利国王，1854年和法国联合攻打俄国，1859年又进攻奥地利。——譯者注

奧古斯特·布朗基

(1805—1881)

小 傳

· 布朗基是法国的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他大半辈子都是在獄中度过的，所以获“獄中人”的称号。他积极参加过 1830 年的七月革命，是秘密社团“家族社”和“四季社”的組織者和领导人之一。1839 年因在巴黎领导起义失败，被判死刑，后改为終身劳役。1848 年二月革命获釋后，又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組織了“中央共和社”。同年，因领导 5 月 15 日的示威游行失败，又被判十年监禁。1859 年大赦获釋，但 1861 年再次被捕，关进圣比拉日監獄。1864 年越獄逃往比利时。1870 年 9 月 4 日革命后，创办了《祖国在危急中报》，同年因参加 10 月 31 日的起义，又一次被判死刑，后改为終身流放。公社时期，被第十八区和第廿区缺席选举为公社委員。1879 年获釋。1880 年创办了《既非上帝，又非老爷报》。次年逝世。

· 布朗基的空想共产主义观点形成于三十年代初期，以后虽有 1848 年的革命和科学共产主义的傳播，但他的观点基本沒有改变和发展，停留在空想的阶段。布朗基与蒲魯东不同，他是坚决主張革命、拥护共产主义的。他认为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夺取政权，取消常备軍和审判官制度，撤換一切旧官吏，組織国民軍，建立专政。但在实现上述任务时，他錯誤地认为不必依靠整个工人阶级，而是

要依靠人数不多、紀律严格的密謀組織，革命成功后，他主張必須实行学校与教会分离，普及教育，沒收教会的一切财产。布朗基虽然感到土地和資本的私有是产生劳資矛盾的根源，但是很不明确。因此，他未能提出剝夺資產階級财产、消灭剝削的明确措施，只是建議召开工人协作社的會議来解决。他甚至幼稚地认为，如果每个法国人都具有科学院上的水平，那么就不会有人允許自己从事剝削。

、 布朗基虽然未能直接参加公社的活动，但是，通过他的信徒，他对公社、尤其是对公社的执行委员会和軍事委员会有很大的影响。由于他的思想影响，公社委員中的布朗基主义者在向凡尔赛进攻、执行人质法令等問題上，所采取的立場远比蒲魯东主义者正确和坚决。

中譯本編者

1792—1870

1870年10月30日

这两个年份之間不过相距八十多年；只不过是一个长寿人的一生。但是，从1792年革命的搖籃到1870年革命的失敗这一段过程，却等于普通年月的十个世紀。这两个年份之間沒有一点相同的地方。精神上的親屬联系已經断絕。人們只有在血統上是同族；在意識和性格上都不是同族了。傳統的痕迹已一扫而光。在这个时期的两端有两面旗帜：1792年的是热情奔放；1870年的是投机取巧。

現在是四面楚歌。我們1792年的先人沒有今天这么多的人

力、財力和學識。他們却是非常英勇的，他們拯救了祖國，粉碎了聯盟的君主國^①。我們現在擁有先人所沒有的這麼大的力量，難道就要滅亡在普魯士鐵蹄之下，貽笑全歐洲嗎？

於是，一個絕望的呼聲響了起來：“1792年：我們要作1792年的人！不然法國就要滅亡了！”接着卻響起了一個奇怪的疊唱：“我們要緊密地團結在國防政府的周圍。”

我們1792年的先人團結在革命政府的周圍，它粉碎了內部的敵人——君主制度；它把矛頭對準內部敵人的同謀者——外國侵略者。

可是你們，你們却要團結在一個反革命政權周圍，這個政權放逐了共和黨人，是保皇派的嬖臣，是侵略者最聽話的奴才！

最大膽的人也只敢冒險說：“應該推着這個政權前進，要彌補它的缺陷，改變它的惰性，然而還要維護它。”

啊！你們因為旅行需要行李，就把政府看作是一路隨身攜帶的包袱了吧？

可是，這個行李却在規定行程、支配旅客呵！

老百姓是政府怎樣教育他們，他們就做怎樣的人。他們依靠政府生活，而且也只有依靠政府才能生活。百姓的整個命運都掌握在政府手裡。在經歷了波拿巴的二十年統治之後，人們居然還把這事忘了，真是奇怪。

^① 1790年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給了歐洲各國進步力量巨大的影響，並且引起了各封建專制王國的不安。因此，從1791年起，歐洲形成了反動的君主專制聯盟反對法國革命。當時參加該聯盟的有英國、奧地利、普魯士、撒丁王國、荷蘭、西班牙、葡萄牙、那不勒斯王國等。反革命的武裝干涉開始於1792年4月，並從南、東、北三方面侵佔了法國的領土。但是由於雅各賓派採取了堅決的革命措施，動員了廣大的農民群眾，終於在1794年6月在佛勒留斯給了干涉軍以致命的打擊。——中譯本編者注

1792年的共和国无情地清除了君主政府的人员、它的文武参謀、它的法律、它的风俗、它的宗教、它的思想、甚至它的服装。这个共和国在君主制的破烂廢墟上建立了起来，发动激憤的法国投入了战斗，即使外部的普魯士敌人敢在祖国的土地上再前进一步，共和国在11月2日这一鎮压内部普魯士人的日子也毫不后退。

1870年的共和国除把共和党人当作敌人外沒有其他敌人，它却屈膝在貴族和教士們面前。它对那些曾經搶劫、掠奪和扼杀法国的罪魁的家富百万的寡妇支付两万法郎的年金。它把儿童交給了耶穌会，把公民交給了軍閥。它为过去牺牲了未来，为反动分子牺牲了民主人士；它束縛了我們的双手，对侵略者的抵抗有名无实，反而向侵略者求饒，它依靠同外国勾結的保皇党分子，却不断以圣-巴托罗繆之夜来威胁革命人士。

为什么他們喊着：“賀撒納^①，国防政府！”而又向我們談起1792年呢？这是两个相反的极端呀。1792年拯救了革命，建立了共和国；而市政厅却正在消灭革命和共和国。

二十年来都在扼杀和取消共和国、現在却在高呼“共和国万岁”的君主派都是市政厅的帮凶，他們还在准备更加瘋狂地扼杀和取消共和国。

市政厅是卖国賊的旗帜，是随机应变和脚踏两只船的分子的魁首，这些分子可以为每一种思想色彩写一篇文章，在每个建筑物前放一块垫脚石。所有道德败坏、丧尽天良的家伙都隱蔽到这面旗帜下面来了，他們拥护它，齐声附和它的謊話！

① 希伯來語，表示歡迎和讚美的呼聲。——譯者注

它是反革命的，它是在給法国挖掘坟墓。

載9月4日共和国宣告成立以后布朗基創办的
報紙《祖国在危急中》。

反动派与俾斯麦的公开联盟

1870年11月25日

奥尔良派和波拿巴分子之間締結了联盟。

“他們有共同的政綱，”甘必大^①在11月18日向政府写道，
“兩派都要求建立一个議會，并且正在热烈地进行。”

不肯和解的甘必大先生开始贖罪了。他是踏着共和党人的肩
头爬上去的。他一旦取得政权以后，便把共和党人一脚踢开，并把
他們交給敌人，企图以此討好敌人。

幻想：人們收买和賞賜变节的人，却不接受变节的人。这些
人往往愚蠢地自以为被人接受了。不知道反动派已經开始排斥第
二批人了。排斥第一批人时的宪兵在被排斥的第二批人的名单上
名列前茅。甘必大先生作了打击共和党人的皮鞭。而他自己很快
也挨皮鞭打了。

他早就是被怀疑的。他宣傳抵抗。他发表过一項拥护巴贊的
声明，那是保守党的希望和寵儿，上流社会的救星的巴贊；巴贊要

① 里昂·米歇尔·甘必大(1838--1882年)，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第二帝国时
代，领导反政府的共和党，企图蠱惑工人阶级。1870年9月至1871年2月，任“国防
政府”内政部长，企图組織防卫，但不能挽回战局，后来，他曾在各省鎮压革命运动。
1879-1881年，任众議院議長，1881年11月至1882年1月任总理。曾促进法国的殖
民地扩张政策，主张对德国进行复仇战争。——中譯本編者注

和他的军队和普鲁士人一起惩戒无政府主义者。

甘必大在说“两派都要求建立一个议会，并且正在热烈地进行”这句话时犯下了大罪。不要弄错，法国保守党的领袖就是俾斯麦。合法的政府不是在巴黎，而是在凡尔赛。俾斯麦要求建立的是一个普鲁士式的君主派议会。

載同上報紙

侵略者

1870年12月5日

这群德国强盗并不是我们招来的。不管威廉^①怎样天天叫嚷受到挑拨。他在撒谎，谁不知道这事呢？

战争的发动者就是那个四年来暗地偷偷准备侵入和破坏我们国家的人。

战争罪犯是自称为优秀人种，而把全人类当作它天然垫脚石的民族。

法国人看不起日耳曼种族吗？他们不过是不理睬日耳曼人的狂病和诅咒罢了。他们甚至假装不知道他们有这些狂病和诅咒，这却又成了对这些没事找事的偏激狂人的另一种侮辱。

是的，整个德国民族布置了一个圈套，它认为法国是一个可诅咒的、受到上帝惩罚的国家，因此它怀着阿提拉^②替天降罚的假托

① 指普鲁士王威廉一世。——译者注

② 阿提拉(453年卒)，匈奴族的首领。在阿提拉时代，匈奴的部族联盟极为强盛。阿提拉曾率领匈奴人残暴蹂躏高卢(即法国，451年)和意大利(452年)，他死后，匈奴的部族联盟即告崩溃。——中译本编者注

伪善进入了我们的国家。这个冒用上帝意志者对它那一行的惯技并不陌生，他们那一行的专门惯技就是使劣凶极恶显得高尚文雅。一切替上帝报复的人都是些怪物。

假仁假义是他们的第一个特点，是其他一切特点的根源。难道象这样的霍亨索伦王朝^①的猎用陷阱不太可恶吗？难道还能选用比这更好的引诱猎物的手段吗？欧洲现在懂得了这一点，虽然它很嫉妒我们，但它还是谴责了俾斯麦。

但是，俾斯麦了解他的波拿巴。他知道波拿巴正急于找借口来摆脱革命，于是就来帮助他，以便把他溺死。

俾斯麦打算一下子溺死法国，条顿人^②也是这样打算的。这些可恶的家伙：他们向拿破仑三世进行威胁。我们的敌人不都希望我们有拿破仑三世吗？他们不是都对拿破仑三世十二月的罪行^③表示欢迎吗？他们认为拿破仑三世就是我们的灭亡，他们所以打击拿破仑三世的头，那是要把他栽入我们的土地，让他在我们的土地上扎根。

这个威廉，这个替天行道的圣人，他说只对波拿巴作战，而决不对法国人民作战：在法国人民打倒了这个坏蛋之后，威廉却企

① 霍亨索伦王朝指的是勃兰登堡选举侯（1415 - 1701年），普鲁士王（1701 - 1918年）和德国皇帝（1871 - 1918年）的王朝。——中译本编者注

② 条顿人是公元前四世纪时出现于欧洲中部的部族，即现在的英国人、德国人、荷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等。——中译本编者注

③ 指的是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第三的政变。这次政变伴随了前所未闻的警察恐怖的暴行，三十二个省被宣布处于戒严状态。据官方显然缩小了的数字，单在巴黎一地，被捕者的数目就超过了二万六千人。其中工人和手工业者、左派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占大多数。一千五百四十五人被驱逐出法国，二千八百零四人被判监禁，九千五百三十人流放于阿尔及尔，二百三十九人流放于克恩（法属南美圭亚那的首府），五千四百五十人交给警察管制。——中译本编者注

图再把他压在法国人民的肩上！这当然是为施行上帝的处罰了，不是嗎？

載同上報紙

一次武裝起义的教訓

1868年

在今天，如果仍按旧日的老一套，巴黎起义就永远也不会有成功的机会。

1830年，人民的武裝起义一口气就把政权推翻了，那个政权一听武裝起义就惊恐万分，不知如何是好，因为那是它万万想不到的、聞所未聞的事件。

这样的事情只能有一次。現在这个由革命产生的、依旧是君主制和反革命性质的政府很好地吸取了这个教訓。它已着手研究巷战，并且当然很快就在战术和訓練方面对沒有經驗和混乱的人民重新取得了优势。

然而，有人要說，人民在1848年利用1830年的方法也胜利了。尽管如此，也决不可抱絲毫幻想：二月胜利^①只不过是侥幸。如果路易-菲力浦认真抵抗的話，还得让军队占上风。

① 巴黎的人民推翻了路易·菲力浦王朝，宣布共和国，建立了普选。

2月25日起，提出了“劳动权”的要求，树立了紅旗作为社会共和国的象征。两天后，作出建立国立工场的决定，并且建立了一支别动队来收容失业的人们。

28日，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要求建立“劳动組織”，要求消灭“人剝割人”的现象。建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取消把头包工制，縮短劳动工时，組織职业介紹所，等等……

六月起义^①就是証明。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起义者的战术是多么糟糕，倒不如說是沒有战术。从来沒有过这样好的十之八九可以战胜的机会……

在这里赤裸裸地列举一下人民战术的缺点，这些缺点造成必然失败的原因。

沒有总指揮部，因此沒有领导；甚至战士们之間也沒有协作。每个街垒有自己固定的一群人，人数多寡不等，都是孤立的。不管这群人是十个还是一百个，都同其他据点沒有任何联系。每一群人甚至往往沒有一个指揮防卫的领导人，即使有一个，他的作用也几乎等于零。战士们想怎样就怎样：这一个走了，那一个来了；或去或留，或是再回来，各听自便。到了晚上，他們都去睡觉。

由于这种不断的来来去去，在场的公民人数变动很大，有时少了三分之一、一半、甚至达到四分之三。誰也不能依靠誰。于是，立即对胜利失去了信心，并且失去了勇气。

人們絲毫不知道其他地方发生的情况，并且一点也不在乎。謠言四起，时喜时忧。人們在酒店的柜台前喝着酒，安然无事地听

① 二月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了。害怕社会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共同商定使十一万工人流落街头。政府迫使青年工人参加军队，迫使其余的工人到外省去干土方工程。六月起义的悲剧就酿成了。

6月28日，特別宣布将以武力强迫那些不肯到外省去的工人出境。立刻有七千工人在巴士底广场集合起来，发出了著名的誓言：“不自由毋宁死。”

6月24日，筑起了街垒。男女工人在满城游行，要求：“面包或枪弹！枪弹或面包！”梯也尔和卡芬雅克将军于是組織了军事独裁政权，在6月26日这天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在街垒战之后，便是大批处决和流放。

卡芬雅克的独裁为路易·拿破侖-波拿巴的上台鋪平了道路。1851年12月2日的事件就是6月起义的結果。

着炮声和枪声。至于支援受到攻击的阵地，人们根本没有这种想法。最坚定的人也只是说，“只要每个人守住自己的岗位，就不会出事。”这种奇怪的想法使得大部分的起义者只留在自己的区域里战斗；这是产生悲惨后果的主要错误，还有就是失败以后对相邻部队的埋怨。

使用这种作战方法战败是不可避免的。失败终于来到了，表现的形式是这样：敌人集中两三个团扑到一个街垒上，把几个守卫者消灭了。所有的战斗都是这种不变的策略的简单重复。当起义者在自己的石头堆后面吸烟斗的时候，敌人把全力集中到某一据点，然后逐一攻击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这样敌人就把起义的军队各个击破了。

居民对这种安闲的作法丝毫不反对。每一群人都泰然自若地等着轮到自已，毫不考虑去援助邻近的战友。是啊：“他在保卫着自己的岗位，不应该放弃自己的岗位。”

于是他们就由于这种荒谬的错误而被消灭了。

.....

军队比老百姓只多两个有利条件：沙斯波步枪和组织纪律。后一方面的力量是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好在人们能够剥夺这个有利条件，做到这一点，上风就转到起义者方面来了。

.....

是不是缺少训练军队的干部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应该在战斗的过程中就地培养。巴黎人民会提供做干部的人才：老战士和旧国民自卫军。既然他们数目不多，那就必须把军官和军佐的数目压缩到最低限度；这没多大关系，志愿兵的热情和智慧可以

弥补这种军官不足的缺陷。

最重要的是，无论如何要组织起来。不应该再这样各自为政，不顾整体，漫无秩序，随意行动，各按主观想象，死守一角，成了一种由千万个孤立的人所掀起的暴动，不应该再这样在各地杂乱地

巴 黎 公 社

劳动者，你们不要弄错了，这是一次伟大的斗争。这是寄生与劳动、剥削与生产之间的斗争……如果你们想最终得到正义的天下，那么，劳动者，你们应该明智些，要站起来！

中央委员会宣言
(1871年4月3日)

茹尔·瓦萊斯

(1832 - 1885)

作家和記者。杰作有《童年》、《中学毕业生》和《起义者》三部。帝国的死对头。《人民呼声报》的編輯。1871年3月26日由第十五区选为公社委員。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員(3月29日)。曾投票反对成立社会治安委员会。在少数派的宣言上签过名。曾受缺席审判，被判处死刑。大赦以后，继续为社会共和国而战斗。

瓦萊斯是偉大的詩人，但他的政治观点很值得討論。他拥护保持市民的特权。主張出版的絕對自由。他曾写道：“自由是无止境的。”这似乎是說在間諜密探滿城的巴黎，在工人阶级第一次取得政权的时候，可以允許专门为凡尔赛进行阴谋活动的报纸(如《費加罗报》或《高卢人报》)出版！真是荒謬已极。甚至可以說是有罪的。

起 义 者

3月19日

其他的同志到哪里去了？現在是什么人占着重要的位置呢？

沒有一个知名的人。随便找个某甲某乙到中央委员会里去吧。在混战时期是不容挑选的。反正是在插着资产阶级旗帜的地方换上无产阶级的旗帜就行了……随便哪个小水兵都能和船长一

样好地完成这项工作。

“誰負責內务部？你知道嗎？”

“我既事都不知道！”一位負責人說，“你到那里去看看吧，文脫拉；要是那里一个人都沒有，你就留在那里，同志們有困难就幫助他們。”

“內务部在博沃廣場，是不是？”

我不敢肯定。然而，我仿佛記得在9月4日的第二天，有个人不知为什么被新共和国逮捕了，我到那里去找过洛里埃。

在內务部負責“簽署”命令的是一个洗衣厂的師傅格列利埃^①，他是我在別利維爾高地認識的一个好小伙子，10月31日夜晚，他在拉維列特區公署作过我的临时助手。

他簽署了一些滿篇不合文法、但却貫徹了革命意图的命令。他到內务部以后簡直是发动了一次推翻文法的大革命。

他的笔調，子音的重复，对形動詞及它們的不合文法的結合的疏忽，名詞的字尾拖上一笔就算是复数，这一切对他來說，似乎相等子一个兵团和一門大炮的力量。

凡是沒有逃到凡尔賽去的職員，从穿旧礼服的局长到穿富丽的僕役服的佣人，都害怕这个廢除书法和糟蹋諾埃耳及夏普薩耳的作品^②的人。誰知道，他对人命也許同样不放在眼里呢！

当我去到那里的时候，他擁抱了我。

“老兄，真巧，瓦揚很快就回来，”他对我說，“我可干够了！当

① 他是中央委員會的委員。

② 諾埃耳(1755—1844年)，辭典編輯家。夏普薩耳(1788—1858年)，法国的著名文法学家。这里是說他不顧文法的意思。——譯者注

个部长多伤脑筋啊！……你没有当个部长吗？”

“啊！我可没有！”

我正要走，忽然看到《费加罗报》派的一个人把头钻进刚打开的两扇门来，那是利希布尔，我在《费加罗报》做新闻栏编辑的时候，他是报馆的秘书。他只要报纸编排的数字够了，就去写长篇小说的提纲，打算总有一天能够卖到三分钱一行。

维耳默桑^①派他来要求撤回勒令《费加罗报》停刊的命令。

我没有这么大权柄呀，老弟！

占领了巴黎、草拟了宣言和命令的无名力量是不服从文脱拉这位记者和极端言论自由的拥护者的。的确，依我看来，就是在大炮轰隆声中，当然，即使在炮鸣声中和骚乱时期，人们也应该同意叫那些印刷厂的令人讨厌的家伙随便在纸上涂鸦，《费加罗报》过去长期让我感到自由，我也愿意让它自由出版。

但是，洗衣厂师傅站起身来了：

“叫《费加罗报》自由？去你的吧！在社会主义者和共和党人还不能自卫的时候，它一个劲儿胡说八道地诬蔑我们。这个报纸始终是为间谍和军阀说话的，它始终是鼓吹逮捕和消灭革命者的。”

这位别利维尔人激动得发火了：

“哼！我记得有一天马尼亚尔^②写过，要想太平无事，就该在煽动暴乱的人里面找出五十名工人或流浪者来，把他们编成苦役

① 维耳默桑(1812—1879年)，《费加罗报》的创办人。——译者注

② 《费加罗报》的总编辑。——译者注

队流放到克恩去……今天，如果我也这样想的话，如果我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流氓，我要在馬扎斯¹枪毙的就是維耳默桑和你这一群流氓！你们要求过把我们的人抓起来、要求过扼杀我们的报纸！我们只执行了你们计划的一半……你们就提出要求了！给我滚开，赶快滚！换一个人也可能对你们并不这样宽大。快滚，稳当一点！”

《費加罗报》派来的那个人走了，我试图维护我的论点。

“你呀，文脱拉，关于这个问题最好不要开腔！我们这些公社社员听到你的话会怀疑你，会对你大发雷霆的。叫这个把他们当作囚犯的报纸再出版，好来再骂他们吗！你想到这点没有？……不过，一个上士，一连士兵会不等我们的命令，撥开我们的拦阻，就扑向这些編輯，把他们统统枪毙的……你认为这样更好吗？”

他很激昂，他周围的人也很激昂。

从窗口可以看见警卫的刺刀闪闪发亮，警卫站住来倾听里面的谈话；当这位部长讲完了的时候，我看到那枝步枪动了一下，在洒满阳光的墙上投下了一个黑影。那个一声不吭的人作了一个瞄准的姿势，谁要准许那些辱骂穷人的人再随便说话，他就要打倒谁。

第二十七章，法国联合出版社 1950 年版

5 月 22 日，星期一

市政厅。

拉·謝西利亚和其他二十个人：各团队队长和公社委员——他们都在那里。

个个面色忧郁，说话的声音几乎都非常低。

① 巴黎政治犯监狱。——译者注

“一切都完了！”

“你應該把這話收回去，文脫拉！相反地，你應該向人民喊出：本城將是敵軍的坟墓，你要鼓舞人民，並且發出修築街壘的命令。”

我看到什麼就說什麼。

“在凡爾賽門前他們曾經猶豫過，這是可能的；但是在巴黎，你會看到只要他們有子彈和大炮，他們就會堅持抗擊（凡爾賽）的士兵。”

在巴黎！但是這個巴黎應該怎樣來說它呢？……

自從太陽出來以後，我看見的只有潰敗的景象！

中午

我以前怎樣想的？我以前覺得首都似乎在被毀滅之前就已經死亡了。可是，瞧，婦女和孩子都參加進來了！一位漂亮的姑娘在灰色的方石堆上插起了一面嶄新的紅旗，好象老牆上的一朵紅色的罌粟花。

“請你在石堆上加一塊，公民！”

到處都是一片狂熱，或者不如說到處都很正常！誰也不高聲喊叫，誰也不喝酒鬧事。雖然有人不時到小酒鋪去轉一轉，但很快就用手背擦一下嘴唇，又回到工作崗位上來了。

“我們要設法過一個很好的節日，”今天早晨一個愛叨嘮的人對我說。“你方才還懷疑我們呢，同志！等到打得激烈的時候你再來看看，那你就會知道你是不是在和膽小鬼打交道！”

罌粟花到了成熟的時候，現在人們可以死去了！

第三十章

一切都考虑过了！我要同那些枪杀人的、将要被人枪杀的人
留在一起！

怎么，这些疯狂的人说“要把一切都毁掉”？他们已经用煤油
烧了两、三所大建筑。以后怎样呢？

哦！我记得在上学的时候，所有提到光荣的罗马和不可战胜的
斯巴达的书里都描写了大火：——得胜的将军象迎接黎明那样去
欢迎的大火，被包围的人为了完成历史使命而烧起的大火。我最
后指的是变成废墟的纽曼细亚^①、化为灰烬的迦太基^②、一片大火
的萨拉戈萨^③……等地的英勇抵抗。

在远征俄国的战役中得过勋章的法亚尔上尉每次谈起克里姆
林宫的时候，都要脱帽致敬。他燃着他的八字胡须说，这些俄国佬
把克里姆林宫烧得象点着了的烧酒，“守得真坚决呀！这些沙皇的
卫兵！”

还有被洗劫烧光的巴拉丁那特^④！此外，以国王或共和国的
名义，以犹太教的上帝或以基督教的上帝的名义烧掉的城市在世
界各个角落不是很多吗？

萨扎^⑤的山洞！……佩利西埃^⑥，那个佩利西埃·德·马拉科夫，

① 纽曼细亚，西班牙古城，曾受过罗马人的多年围困，进行过顽强抵抗，终于在公元前133年被罗马人攻陷，受到破坏。——译者注

② 迦太基，公元前七世纪腓尼基人在北非建立的城市，当时是一个强大海军国家的首都，在数度战役中被罗马人所毁。——译者注

③ 萨拉戈萨，西班牙东北部的城市，1808年和1809年被法军围攻时进行过顽强抵抗。——译者注

④ 今名法尔次，德国州名，曾为路易十四残酷蹂躏。——译者注

⑤ 萨扎(Zoatcha)，阿尔及利亚比斯克拉附近的绿洲，1849年这里曾发生过英勇坚持抵抗法国人的围攻。——译者注

⑥ 佩利西埃德·马拉科夫公爵，法国元帅。开始在阿尔及利亚出名，后来在塞瓦斯托波尔出名，曾任上院副议长、驻伦敦大使和驻阿尔及利亚总督。——译者注

他的皮靴后跟难道没有沾上被烧焦的人肉皮嗎？

就我所知，我們还没有把凡尔赛分子关在地窖里活活烧死！

啊！如果我沒有研究过全部历史，沒有研究过我們的先人，我是不会显一显身手，变成纵火者的！

起初是老同学拉罗舍特和我，我們两个人研究，然后是四个人、十个人。大家都同意付之一炬！——全体通过！

他們之中有一个气忿异常。

“当人們在为穷人打仗，当成百个炮手不是衬衫而是胸部被敌人的炮火烧焦的时候，还有一些穷女人来为她們的四件家具求情！……啊！他媽的！我对你們說我在十年前进入政界以前，我也是有錢的人！难道我沒有把一切都扔到火里去嗎？……今天，当决死战的战略需要动用一草一木、一磚一瓦的时候，那些我們为他們而破产、并且将要为他們而牺牲的人，会不会把他們的破衣包从褲襠下扔給我們呢？”

他发出了一陣瘋狂般的笑声！

“啊！我懂得资产阶级的狂怒，”他接着說，同时轉身向着傳來炮声的那一边！“他們在火炬的光亮中看到了不可战胜的武器重放光芒，看到了人們不能毁灭的并且在今后內战的道路上起义者将要前仆后继地拿起来的武器……比起火来，枪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一面結束他的話，一面推开他的步枪，指着象紅帽子似的籠罩着整个城区的血紅色的烟幕。

“中尉，你的意思是說，要把瓦万街燒掉一段嗎？”

“是的，要燒掉凡尔赛的工兵打了墙洞的那两栋房子，因为他們的步兵会在那里突然向我們扑来。你知道是哪两栋房子嗎？……”

右边的那一栋，楼下有一家面包店。”

真奇怪！

我剛才碰到的是揉面師傅的屍體：現在我要處決的是一大堆面粉。

面包之鄉也要遭到燒殺！我要燒的磨好了的麥子是如此之多，即使在我挨餓的那些年，我要吃也吃不了！

“走吧！文脫拉，在這裡你簽個名吧！”

“給你！……必要的話，再燒掉一棟破房子！”

我給了他一張未填地名的批准書。

《起義者》，第三十二章

人民呼聲報

波爾多^①說了：打倒巴黎！

我們呢，我們却要再一次高呼：法蘭西萬歲！巴黎萬歲！並且，我們決定再也不向那個誹謗我們的法蘭西伸出援助之手，因為她認為那是一隻威脅的手。

人們永遠熱愛的、我們經常想起的古老的祖國的心臟，不管怎樣，始終都是在巴黎芒盧日和蒙馬特爾之間跳動着。

此外，某些城市——溫和派害怕的那些城市——為了自由生活可以進行談判並組成共和黨城市的偉大聯盟。

對那些怕這些城市陷於孤立的人，我們要回答說：沒有什麼高不可攀的界綫是勞動所不能逾越，工業所不能超脫，商業所不能

① 指國民議會，那時國民議會在波爾多。——譯者注

打破的。

劳动！拥有吐着黑烟的工厂的高大烟囱的城市，拥有大市场和
和大银行的城市——这样丰饶的城市是决不会死亡的！就是乡下
人也不会杀鸡取卵。

巴黎有它自己的旗帜，它再也污蔑不了，威胁不了，它永远是
聪明的钻探者，成功的发明家，它永远创造美好的图画和伟大的工
具，人们总是要求它把它的图章盖在这件金器或那件纺织品上，盖
在这件玩具或那件武器上，盖在这个杯子或那个盘子上，盖在一件
瓷器的泥坯上或一件袍子的绸料子上！

巴黎将永远是主，永远是王。

巴黎，自由的城市

不再流血了！枪已放下；我们正在任命各区区长并选举法官。
然后开始劳动吧！劳动吧！现在响起的钟声是工作的钟声，不是
战斗的钟声。

《人民呼声报》，1871年3月22日，星期三

三月二十六日

多么难忘的一天啊！

温暖而灿烂的阳光把炮口照成金黄；鲜花送香，旗帜飘扬，革
命的声音平静而美丽得象青青的河水，这种激动，光芒，军乐声，青
铜的反光，希望的火花，光荣的芬芳——所有这些真足以陶醉凯旋

的共和軍，使他們自豪和愉快！

哦，偉大的巴黎啊！

我們已經談到要離開你，要遠離那些被人們認為已經死亡的
郊区，我們是怎樣的胆小鬼呀！

光榮之鄉，幸福之城，革命的營地，請原諒吧！

即使我們要再遭到失敗而且明天就要死亡，我們這一代也算
是有了安慰！我們得到了二十年的失敗和痛苦的報償。

號手，在狂風中拚命地吹吧！鼓手，在曠野上打起勝利的戰鼓
吧！

象我一樣頭髮斑白的同志，擁抱我吧！在街壘後面玩玻璃球
的孩子，過來！讓我也吻吻你。

孩子，3月18日救了你。你本來要象我們一樣在迷霧中成
長，在泥濘中跋涉，在血泊中掙扎，忍飢受辱，經歷無法形容的、不
受敬重的人的苦難！

這一切都不會重演了！

我們為你流過血，流過淚。你將要繼承我們的遺產。痛苦者
的孩子，你將要成為一個自由人。

《人民呼聲報》，1871年3月28日，星期二

這是真的嗎？

正是巴黎才是被告，因為它在搶劫和屠殺并以爛醉的郊区工
人的腳後跟踐踏了法制。

梯也爾先生這樣說，外省人也這樣相信。

《人民呼声报》认为自己有责任丝毫不维护它认为不公正的事情，丝毫不肯定它认为不正确和不真实的事情。它知道，在极端焦虑和进行决战的时刻，冷静和热情是同样重要的。

尽管枪声、炮声喧天，我们也能从容地鉴别局势。

《人民呼声报》没有辱骂过任何人，没有诽谤过任何人，没有歪曲过任何事实，没有在任何时候说过谎，说话从不含糊：它不参加一时忿怒所引起的争端，它不讲究方法，它追求的目的只是忠于社会思想的胜利，并且要至死热心从事无产阶级事业，在它发出忿怒之声的时候，它有权利要求别人倾听。

它今天就发出了这样的忿怒之声。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凡尔赛犯下了任何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正直的公民也不能为它开脱的罪行。原谅这些罪行的人只有无耻之徒。

根据可靠的消息，凡尔赛违犯人权，枪杀了杜瓦尔^①。正象《比利时独立报》所证实的，“他们杀害了他，还有八十一个被枪杀的受害者倒在他的尸体上！”

巴黎知道这件事。

可是，巴黎却不知道他们象杀害杜瓦尔一样无耻地杀害了弗路朗斯^②。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弗路朗斯在夏土的一家饭店里，失去了同他的部队的联络，身边只有两三个自己人，他在那里不知等待着什么，也许是等冲散的

① 维克多-艾米尔·杜瓦尔 — 见第97页注①。

② 古斯达夫·弗路朗斯 — 见第97页注②。

队伍重新集合，也许是等待来接应的一支英雄队伍。

他正在那里等待。

据说有一个消防队的队长，那是一个腊肠商人，他认出了他，并且告发了他。

宪兵来了。那个饭店被包围了。

弗路朗斯试图躲过这些杀人的凶手；他为了进行战斗希望能活下去！可是，宪兵用刺刀到处搜索，把他找到了；他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然后被带到门口，那个告发他的叛徒认出了他。

弗路朗斯被俘了，他不能自卫了，他被解除了武装，成了一个战败者。

他们抓住他的两臂。

一个醉熏熏的宪兵举起了马刀，劈开了弗路朗斯的脑盖。

弗路朗斯倒下了！

.....

第二天，报纸上说弗路朗斯用手枪向敌人射击，因为他先杀了人，所以别人才杀他。

撒谎！

这次的谋杀事件是在一家旅店里进行的。

不久前他们要店主在记录上签字，证明弗路朗斯开过枪，以便为那个用马刀杀人的罪犯开脱。

店主是一个朴实正直的人，他拒绝签字，他知道什么是谋杀事件。

店主被捕了，今天他还被关在监里。

这不是真的吗？

第二天早晨，他們又來恫吓店主的老婆，她也拒絕做這件謀殺案的幫兇。

這不是真的嗎？

公社的三個社員——一個上尉、一個中尉和一個上士——被俘擄了，憲兵為了槍殺他們，把他們三個人一起拉到野外，這不也是真的嗎？

上尉解開了制服上衣，挺起了他的胸膛。

“你們可以殺我！”他說，“我不想求饒。我以人道的名義，請求你們讓我的上士活下去，他有一個老婆和五個孩子。來吧，殺我好，但是要饒了他！”

憲兵們大笑起來。

他跪下來了：

“請你們饒了這家的家長吧！”他又喊道。

憲兵把他們三個都殺了。

這不是真的嗎？

《人民呼聲報》，1871年4月19日，星期三

古斯塔夫·馬洛托

(1849—1875)

詩人和記者。曾于 1868 年任《街報》的助理編輯。同一時期作過瓦萊斯的秘書。在公社時期任《巴黎郊區報》和社會革命黨的機關報《山報》、《社會治安報》的總編輯。凡爾賽法庭根據他極力反對教會的文章判處他死刑(!)。後來他的律師萊翁·比果先生為他發表了一本由維克多·雨果作序的《一個被判處死刑的人的口供》，他被改判終身苦役。他被流放在努烏時死于肺結核病。年紀只有二十六歲。

這裡我所選的文章主要不是根據內容而是根據非常可以代表人們稱為公社風格的形式：拗口的句子，短短的段落，由於思想總是走在事實前面，感到上氣不接下氣。人們當然會聯想到瓦萊斯和韓波。

時間到了；大局已定。

鸚鵡在叫老鷹，法夫爾^①在同威廉^②一起搗鬼。

長矛騎兵的馬刺扎在馬肋上，北風給我們帶來了殺聲。

今天，應該選擇自己的旗幟了。

我們的旗幟是紅色的，是的，是紅色的，而且是用我們的鮮血

① 見第 95 頁注②。——譯者注

② 指德皇威廉第一。——譯者注

染紅的。

拉馬丁責難我們的旗幟從來沒有在馬爾斯教場^①上飄揚過，這是瞎說。

在拉·法耶脫^②打射紅旗的時候，人民堅定地跟着這個旗幟；而在南錫，紅旗又被布耶^③的子彈打穿了洞。

在阿維尼翁^④，頑固的教徒使它沾滿了鮮血，在聖-美里修道院和在特朗斯諾南街、在吉約蒂埃爾和盧昂，它也會迎風招展。

六月^⑤會把這個旗幟插在街壘頂上。

它並不是如人們所說的象徵着反抗，而是象徵着勝利。

正是前進中的人民舉起了這面旗幟。

.....

男人們走在前面，背上揹着袋子，槍里上了子彈；婦女們跟在後面，用短裙裹着新生的嬰兒，擱在肩上。他們要自己解放自己；他們過够了牛馬般的生活；拉薩爾^⑥要坐上宴席。

是誰釘好的桌子？是誰織好的台布？是誰夜間在麵包爐的火光照耀之下揉面做麵包？

① 馬爾斯教場，巴黎一塊很大的空地，位於軍校北門和塞納河左岸之間。這個地方是用作軍事演習和部隊檢閱的。——譯者注

② 拉·法耶脫，法國政治家，擁護君主立憲制。曾參加北美獨立戰爭。1789年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初期，屬於第三等級。1789-92年極力鎮壓人民運動。在革命更加高漲和普奧聯軍侵入法國時，他背叛了祖國，投靠武裝干涉者。——譯者注

③ 布耶(1737-1800年)，法國將軍，在1789年任阿爾薩斯和法蘭斯孔太的省長，在1791年為路易十六世準備了逃亡。——譯者注

④ 法國東南部沃克呂茲省行政中心，埃羅訥河。1309-77年為教皇所居，有十一世紀的大教堂，十四世紀的教皇宮殿。——中譯本編者注

⑤ 1792年6月。第一次群眾武裝起義。——譯者注

⑥ 拉薩爾，典出《聖經·新約》，即窮人的代表。——譯者注

《巴黎郊区报》，3月26日

公社驻扎在市政厅了。我们要守卫着它，背上背着背囊，号筒吊在嘴边，步枪顶上子弹，……昨天颁布的法令太好了；应该立刻再颁布一些。要政教分离、

要免费的义务教育。

赶紧给我把所有那些被风吹起襤褸衣衫的贫穷人家的子弟一齐送进学校——这个戴着内河水兵帽子的顽童，那个系着围裙、戴着金龟子似的风帽的小姑娘都给我送到学校里去。

悬赏征求那些无耻的人的首级吧！

……社会革命万岁！

《山报》，社会革命党机关报，1871年4月2日

……威廉以上帝的名义——钢盔——钢盔地喝去了我们最纯洁的血液；教皇的士兵炮轰了太尔纳大街；我们要消灭这个上帝！

狗不只是光看着那些主教，它要咬他们了；我们的枪弹不再打教士们的披肩了；等到我们枪毙达尔布瓦大主教的那一天，谁也不会开口咒骂我们的……我们抓住达尔布瓦做人质，如果他们决意不交还我们的布朗基，我们就一定要达尔布瓦的命……“让法庭的制裁开始吧！”丹敦^①在九月大屠杀之后说，“那时人民的制裁就可以停止了……”

《山报》，社会革命党机关报，1871年4月20日

① 丹敦，十八世纪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律师，在组织对外国武装干涉的防御上表现了高度的毅力和勇敢。随着革命的发展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他和他的附和者实质上变成了反革命党派，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译者注

奥古斯特·罗热尔

(1820 - 1896)

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教师和记者。曾在龙格^①的《左岸报》上发表《拉比也奴斯的謬言》攻击帝国，这本小册子很快就出了名，翻印了许多版。费里克斯·皮阿^②的《复仇者报》和米利叶尔^③的《战斗报》的编辑。4月16日由第六区选为公社委

① 沙尔·龙格(1839 - 1903年)，教师和记者。4月16日由第十六区选为公社委员，第一国际、劳动委员会和军事法院裁判审查委员会的委员。从3月底到5月12日为《巴黎公社报》的编辑。少数派。曾受缺席审判，被判处死刑。曾娶马克思的一个女儿为妻。

② 费里克斯·皮阿(1810 - 1889年)，作家、记者。从前的人民代表(1848—1849年)。从1871年2月3日起领导《复仇者报》。3月26日由第十区选为公社委员。执行委员会委员(3月29日)，财政委员会委员(4月21日)，社会治安委员会委员(5月1日)。他曾投票赞成建立这个委员会。曾受缺席审判，被判处死刑。

马克思在一封信里非常正确地把他们叫作“革命的冤鬼”。他由于虚荣心分裂了公社和公社所分出来的各种机构。他还因为一再辞职而又立刻复职成为笑柄。不断发表根本不符合任何决议的一些过激的演说，而且都是使用过时的93年的字眼。由于他的言行，每当凡尔赛诽谤巴黎的时候，那就等于是说每一天他都使凡尔赛有了最恶毒的武器。

③ 让-巴蒂斯特·米利叶尔(1817 - 1871年)，记者，自1870年起即为罗什福尔的《马赛曲报》编辑。在1871年2月8日的选举中被选为巴黎议员。他不久即在费里克斯·皮阿的《复仇者报》上发表了茹尔·法夫尔(他当时是“国防政府”副主席兼外交部长)的警察局档案，这个档案证明法夫尔伪造过、更换过身份证，以便侵占一笔很大的遗产。米利叶尔的生命从2月8日起受到了威胁。

在巴黎被围后，他是在议会上唯一维护无产者的人。他是唯一要求准许手工业者和工人延期支付房租的人。当然，这个建议遭到了拒绝。在“妥协派”中，他也差不多是唯一的留在巴黎和倾向巴黎的人(参看他编辑《公社报》时所发表的文章)。西塞将军下令逮捕了他，3月24日在伟人祠的石阶上英勇就义。(参考加尔三的口供，原书237页和228页。)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然而又是一个共和党人，是个少有的人物。

員，拒絕接受他的委任——愚蠢的議會客套和旧习——因为他沒有得到八分之一的选票(参考我引述的維約姆的一段文章)。曾在街垒上进行战斗。流血周以后避难于奥地利。

* * *

最后，人民以自己的英勇行动回答了他們的統治者的懼怯，以自己的光荣回答了他們的无耻。在統治者每次投降之后，人民都报之以英勇的起义：在色当投降之后，人民发动了9月4日的起义，在蒙特勒图战役之后；他們发动了1月22日的起义；在波尔多會議之后，他們报之以3月18日的革命。人民用革命的洪流冲洗了政府中的垃圾；他們对这块被內奸玷污甚于被外敌玷污的祖国的神圣土地加以冲洗和消毒。人民把过去骯髒的垃圾、君主制的血腥殘物都用脚一个一个地踢开了，踢开了波拿巴之后又踢开特罗胥^①，踢开了維努瓦之后又踢开茹尔·法夫尔^②，踢开了蠢人又踢开教士，踢开了帕拉迪訥^③又踢开議會，踢开了議會又踢开梯也

① 茹尔·特罗胥(1815—1896年)，將軍。七月王朝和帝国时期在克里米亚、意大利和阿尔及利亚(这时就已經如此了!)立功。9月4日被任命为所謂国防政府的主席。教会派和君主主义者。他最怕国民自卫軍，为此他組織了布列塔尼別动队来对付国民自卫軍，并为这个唯一的目的尽量在出击中牺牲这支自卫軍。他从未为叛逆受到审判!

② 茹尔·法夫尔(1809—1880年)，律師和政客。在七月王朝期間为共和党资产阶级辯护而出名。在帝国时期(1863年)为立法議會議員。所謂的国防政府的委員。担任外交部长后立即与俾斯麦进行談判。巴黎投降的策划人之一。公社的死对头。他后悔沒有撤了国民自卫軍的械，以致造成了3月18日的事件(“我求上帝和世人的寬恕!”)。他曾向普魯士軍乞援来对付巴黎。他力图把避难国外的公社社員引渡过来。由于他的私生活十分无耻，梯也尔不得不解除他的职务。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

③ 多雷勒·德·帕拉迪訥(1804—1877年)，帝国的將軍。卢瓦尔軍队战败的負責者。1870年10月被甘必大革职。(9月1日)由梯也尔任命为国民自卫軍的將領。企图清除国民自卫軍中的“坏分子”。国民自卫軍中央委员会反駁說：多雷勒的任何命令都不予以执行。3月18日証明了沒有任何人响应他的号召。留在巴黎的几个政府委員于3月18日晚上免除了他的职务，并以朗格路瓦来代替他。

尔。巴黎公社的革命啊，让我们向你致敬，让我们向你祝福！好好照料你那可怜的病人^①吧！要给他用有效的药，由于你，他会恢复过来的。巴黎公社啊，给我们制定优良的法律吧！正是你关心用社会的正义来使我们健康起来，忠实地保卫劳动人民的共和国是你的光荣！

《战斗报》，1871年3月30日

① 病人指法国。——译者注

俄利維埃·潘

記者。《解放報，自由人之報》（4月2日—25日）的助理編輯。總編輯為巴斯卡爾·格魯塞。曾被流放在新喀里多尼亞島，同羅什福爾一道從那里逃走。

這里的文章選自4月6日——頒布人質法令那天的報紙。凡爾賽方面剛殺害了杜瓦爾^①、弗路朗斯^②和其他許多人。巴黎公社要進行自衛是十分正確的。但所差的是公社從來沒有執行過這項法令，這就使凡爾賽分子肆無忌憚地又開始了屠殺。

如果說巴黎也槍斃了某些探子、秘密警察的間諜、神甫，那是當“正規”軍已經進城，並且屠殺了成千男女老幼的流血周的時候。

凡爾賽分子殺害了共和黨的被俘人員，並且凶殘地毀傷屍體。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巴黎已經四門緊閉。

誰也逃不出去。

① 維克多·艾米爾·杜瓦爾（1841年—1871年4月4日）翻砂工人，第一國際的會員。9月4日以後，任國民自衛軍第十三軍團團長。3月18日占領警察局，4月3日和4月4日戰役中統帥着公社社員的左翼。被維努瓦槍殺。

② 古斯塔夫·弗路朗斯（1838年—1871年4月3日）1863年任法蘭西高等學校的教授。帝國時期多次被判刑。曾任羅什福爾的《馬賽曲報》和布朗基的《祖國在危急中報》的編輯。加里波的老戰士。被第二十區選為公社委員。4月3日凡爾賽發動進攻時，和貝熱列率領公社社員的右翼。在留埃爾被俘，被憲兵隊長殺戮。

我們手里还有人质。

让公社頒布一項法令，让公社的人也行动起来。

只要凡尔赛分子砍下一个爱国者的头顱，我們也要砍下一个波拿巴分子、奥尔良派分子或正統派分子的头顱来抵偿。

来，干吧！凡尔赛要我們这样嘛。

实行恐怖政策吧！

《解放报，自由人之报》，1871年4月6日

阿尔都尔·阿尔努

(1833—1895)

作家，以馬太的笔名著有小說多部。茹尔·瓦萊斯的朋友。帝国时期为罗什福尔的《馬賽曲报》的編輯。9月4日以后为市政厅图书馆副馆长。1871年3月26日由第四区选为公社委員。(4月21日)任粮食委员会委員,(5月4日)由該委员会調到教育委员会。曾投票反对成立社会治安委员会。曾在少数派的宣言上签名。曾受缺席审判,被判处死刑。避难于瑞士。1853年(这里原文的年代有錯誤,應該是1879年——中譯本編者)在布魯塞尔出版了《巴黎公社的人民和議会史》。

我所选的文章头几段是为了說明公社对劳动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誠,最后一段是为了略微說明一下“少数派”和“多数派”之間的激烈爭吵。

* * *

我看到，穷人們是何等驚訝而感激地知道真有人关心他們、他們破天荒第一次得到了政府人員的实际支持〔……〕。不幸的人已經如此习惯把法令看成是跟他們敌对的东西，他們并这样坚信在他們反对特权階級的斗争中他們是、而且总是錯的〔……〕，他們已經这样地过于惯常受无情的压榨了〔……〕，所以当他們听說事情变了样的时候，起初簡直莫名其妙。

我不知經歷了多少次这样的談話：

某个妇女要求同公社委員談話。她恐惧不安地走进来，穿着她最干净的衣服，而且往往是在居丧。她等到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才說明来意。

“公民，”她这才开口，“我真地可以不交积欠的房租就搬走我的家具嗎？”

“完全可以，女公民。你没有看过公社公布的法令嗎？”

“看是看过，不过，我怕领会得不对。”

“你交得起这些房租嗎？”

“我怎么交得起呢？我已經八个月沒有工作了。就靠我丈夫的津貼来維持生活，他在某营当国民自卫軍（結过婚的人有两法郎零二十五生丁的津貼）。我用这点錢要养活三个孩子呀。能够典当的东西都送到当鋪里去了。”

（有时候可怜的女人是个寡妇，丈夫在前哨陣地战死了；另外有些时候來訪者的丈夫只是被俘或是負了伤，情况大同小异。）

“你的房东是什么人？”

“某人。某人。”

（在这时听說的經常是某个富有的銀行家、商人或是在該区以巨額财产出名的企业家的名字。）

“好吧，女公民，你願意什么时候搬就什么时候搬，不用管别的。”

“没人扣留我什么嗎？”

“沒有。”

“我可以搬走我的家具、换洗的衣衫、我孩子們的衣服、我的縫紉机等等东西嗎？”

“你什么都可以拿走。”

“可是房东不同意呀。他的心可狠着哩。去年就有一个穷女人，她的丈夫已经在救济院呆了好几个月，她的东西就被扣押了。”

“去年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时的法律是保护他的。今天的法律是主持公道的……有难应该大家同当，〔……〕从道义上讲，不准许最阔的人剥夺最穷的人，不准许他逼得穷人流落街头、无家可归，不准许他霸占你们的全部劳动果实来解决他一时的不便。就是你们不给他房租，他还有他的房子在，因此对他毫无损失。如果他拦阻你不叫你走，你就到区公署来，区公署会给你必要的支持。”

可怜的女人经常以非常动人的方式表示了她的惊奇和感激之后，往往含着眼泪离去。

〔……〕在这样的时刻，或类似这样的时刻，自己能够代表政府，向受苦的人伸出一只坚强而忠诚的手，把受压迫的人扶起来，让一缕阳光照进失望的一无所有的人们的最低阶层，并且能对他说，“起来吧，兄弟，你的位子给你预备好了，”这是令人感到多么幸福的事啊！

.....

应该说公道话，在公社短暂的执政期间，虽然没有比它更清廉的政府，虽然在钱的问题上没有比它更谨慎的，虽然它没有动用存在巴黎的无数财产——巴黎的最无情的敌人的财产，却没有一个成年人、一个儿童、一个老人挨饿受冻、流离失所。

谁也不能用更少的钱做出更多的事来。

.....

公社第四区的市政委员会是由十二个委员组成的，他们的名字和相貌我记得十分清楚，这十二个公民两个月的时间从来没有计较过疲劳或时间，一直坚守自己的岗位，整日都在区公署办公，轮流在那里值夜，〔……〕市政委员会每周在晚上和公社委员们开一次会，以便把完成的工作做一个正确总结，说明本区各个机构的情况，讨论本区应当改革和改善的事项。

在这样的会议上，有一次市政委员会的委员们要求一项优待——他们要求的唯一优待——准许他们每人轮流有二十四小时的休假，他们提出这个要求是根据这样的考虑：

他们说他们每个人都属于本区的某一个营，他们由于担任文职而免除了兵役。但是，他们每个人都要到前哨阵地同当晚在火线上的各营在一起度过二十四小时，以便鼓舞各营的士气，分担他们的劳累和危险，亲眼看一看战士们是否有了他们需要的东西，听取一下他们的申诉和他们的要求，然后把这些传达给我们……

这项建议自然被采纳了，如果这个建议普遍、定期实行，并且再早一些实行的话，毫无疑问它一定会产生非常良好的效果。

.....

（国民自卫军的中校吉耶塔）原来是一个工人，是一个艺术工人，一个出类拔萃的工人，〔……〕这样的工人是巴黎工业界的光荣和幸运，他是家具图案画匠，〔……〕他大概有二十八岁……3月18日那天他来到了第四区区公署，积极参加了公社选举的筹备工作。在公社时期，他成了团队的副团长。在这两个月中，他虽然体弱多病，每天却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坚持二十四小时，只是偶尔当他的妻子到区公署来看他的短短几分钟才和妻子见面。他每天

都不脫衣服地在一個被人丟在辦公室角落里的破爛草褥子上過夜。他總是剛一聽到號聲就頭一個起來，一天總是忙個不停，毫不顧惜自己身體的過度勞累，他騎馬帶領本區各營的軍隊到自己的戰鬥崗位上去，毫不顧及自己的體力，或者更正確地說，毫不顧及自己的生命，這種忘我的精神真是前所未有……

.....

令人遺憾的是，不少公社委員不懂得某些任務是他們力不勝任的，因而沒有拒絕他們由於無知和缺乏經驗所做不到的職務。但是，起初接受這個委任，後來在凡爾賽軍開始向巴黎進攻時卻又放棄職守，這等於在人心中散布了疑懼，做出了很壞的榜樣，成為那些一見局勢過於危險就想規避困難的人的方便借口。

朗克和路瓦佐-潘松兩位公民的辭職還產生了另一種嚴重的後果：他們一離職，立刻拖走了一部分資產階級共和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革命的資產階級共和派，這一部分資產階級本來可能是我們對付凡爾賽的誹謗和反動派的血腥屠殺的堅強盾牌。

所以，人民又一次在面臨驚人的困難和不共戴天的仇敵的時候，陷於孤立或幾乎陷於孤立了，和1848年6月的孤立情況一樣。

.....

在這個時刻，談不上政治問題了，只有、而且也只能有軍事問題。

既然被凡爾賽軍包圍了，就必須擊退凡爾賽軍〔……〕按大多數人的看法，我們縱然可以通過最令人欽佩的決議，採取最革命的措施，却並不因而使這支隊伍（凡爾賽軍）減少一個人，他們的爆炸彈〔……〕還同樣給我們的隊伍帶來死亡。

这种看法是我們中間很多人的意見，这些人主張公社不再每天开会进行那些徒劳无益的辯論和討論，公社只應該有一个唯一的目标：打退那些包围公社的軍隊。

《巴黎公社的人民和議會史》，布魯塞爾，1879年版。

阿尔伯·泰斯

(1839—1881)

金属雕刻工人。第一国际的忠实委员。(1870年6月)曾被判处徒刑两个月。于3月26日由第12区选为公社委员。(3月29日)为劳动委员会委员。他是派驻邮政局的代表。为了最快地恢复梯也尔政府退出巴黎时(4月5日)特意破坏的邮政工作,他化费了很大的精力。曾投票反对成立社会治安委员会。曾在“少数派”宣言上签过名。流血周期間曾战斗在街垒上。曾受缺席审判,被判处死刑。避难英国,以金属雕刻业为生。

* * *

清晨三时,我走过大厅和院子,职员们开始聚集在那里,准备第一次分发信件。各个大厅和院子里张贴的手写通告都命令他们停止工作,并以解除职务作威胁,命令他们前往凡尔赛。我扯下了通告,开始劝说职员留在自己工作岗位上。起初他们犹豫不决,后来有一些人聚集在我的周围。

八点钟的时候,又来了另一些职员,到九点钟其余的人也来了。他们一群一群地聚集在一个大院子里谈话和争论,一部分人走了。我看到多数人可能也要走,于是关上門,并令武装卫兵靠近門。然后我通过各个人群,一面和他们辩论,一面进行威胁,最后命令大家回到办公室去。这时我的一个亲爱的助手——邮政总局的一个职员、社会主义者公民庫龙来到这里,我有他的朋友给他的

一封介紹信。他先猶豫了一會兒。他有家室，工作又很出色，肯定不久就要被提升了，留下來眼看就有失去一個有利的職位之危險。但是，他只猶豫了幾秒鐘。他大力幫助我，而且答應將忠誠地幫助我直到最後一天。他這種忠誠所得到的報償就是被革職。他不只是幫助我，還介紹我與前郵政總局的一個職員公民馬桑認識，不久這個人成了我的助手。他們兩個在我連最簡單的情況都不懂的管理工作上，給我提供了頭等有用的材料。

所有的分局局長和副局長都離開了自己的崗位，只剩一個人，他也立刻聲明自己有病。庫龍和馬桑找到了幾個朋友，那些人都是一等科員，早就擔任科長們所做的一切工作了。外省的一位郵局老局長莫維埃公民立刻被任命為巴黎郵政工作的領導人。

除了兩個分局外，所有的郵政分局都關門了。最需要的資料盜走了，金庫已劫掠一空。公社的一位代表在本區好幾個知名人士（其中包括後來成為議員的布列雷先生）參加下所作的記錄查明了這一點。沒有郵票：因為這些郵票被隱藏了或是被拿走了。車輛都開往凡爾賽去了。除了勤務員和郵遞員外，十分之九以上的工作人員都不見了……

幾天以前，有一些標有“沒有命令，不得開拆”字樣的公文郵包，都寄到外省郵政局長和郵局主任那兒去了，其中有一些郵包却被我們扣留了。

這樣看來，朗邦先生所作的正式保證除了拖延時間使郵政工作不能恢復以外，沒有其他目的。

馬桑、庫龍和另一些非常熱心的人當着街區警察委員的面叫鉗工打開了郵政分局的門，並安排了自願從事這種業務的人來工

作，照料他們學習。兩天沒有送出信件，引起了一些不滿，我不得不通過布告來說明真相。雖然各種各樣的細節造成種種困難，但馬桑和庫龍還是經過兩晝夜的努力而恢復了信件的分類和分送工作。

作為助手被任用的所有的公民，在考核他們的能力期限未滿前，每天暫領五個法郎。

在頭幾天里，一個接收寄往索市^①郵件的郵政官員在還沒有得到〔凡爾賽〕的準確指示時，接受了從巴黎寄往外省的信袋，但是後來被全面封鎖了。把郵件寄往外省已成為每天鬥爭的對象。人們把信件送到被普魯士人占領的聖-丹尼（他們縱容憲兵威脅我們的代辦處）去寄發，人們派出了秘密人員把信件投入周圍十哩內的郵政分局信箱。巴黎市內的信件只蓋有日期的郵戳。由我們的秘密人員寄到外省的信件，則貼通行的郵票，這就可以和其他信件分不出來。凡爾賽發現了我們這種方法以後，就改變了郵票上的點線圖案。於是便不在巴黎蓋戳寄發有一定重要性的信件，而到凡爾賽和聖-丹尼的郵局去買郵票，這樣減少了我們的收入，但是可以保證信件的傳送。

向外省分發信件的部門還能工作，收信部門則完全不起作用。由各省寄來的信件都積壓在凡爾賽。有一些企業主設立了代辦處，人們要以很大的報酬才可以在那兒得到他們從凡爾賽運來的信件。這些人剝削居民，但是我們沒有他們也不行。我們只好閉眼不管。我們只是減少一點他們的利潤，每封信要收他們本市的郵費，並且不許他們增加已經發表的定價。

① 巴黎南部十公里的小城。——譯者注

凡尔賽對我們恢復郵政所採取的破壞行動被我們兩個警惕的監察員挫敗了許多次。然而，我們未能阻止一切引誘企圖的實現……

泰斯和利沙加雷通訊的摘要，利沙加雷在《1871年公社史》中引述過。

茹尔·貝尔热

(工兵)

这篇令人激动的文件是我在一本内容十分贫乏的反动的书籍《公社的生和死》中找到的。该书的作者法夫尔在前面加了这句按语：“它(茹尔·貝尔热的信)并不是乏味的，可惜字写得实在难认，使人不易读懂！”法夫尔在结束语中说：“有多少穷鬼这样心热如火，达到白热化啊！”可恶的工头剝削穷光蛋。人們了解这一点。

* * *

給父亲的信

1871年4月11日

您听到人們制造的关于巴黎的謠言一定很不放心吧。我告訴您，巴黎十分安靜，决不象那些反动报纸在你們乡間說的那樣。我們当然要为被凡尔賽的无耻之徒、夏利特^①和卡泰里諾^②的朱安党人、教皇黑兵、特罗胥的布列塔尼人所杀害的許多共和党人的死感到悲痛；虽然布列塔尼从前有过偉大的人物，可是現在被叫做布列塔尼人却是可耻的，因为那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地方。由于教士們成

① 夏利特·德·拉·貢特里男爵(1832-1911)，正統保皇的布列塔尼貴族，“教皇的朱阿夫部队”首領，教皇管轄下的領土的保卫者。

② 昂利·德·卡泰里諾(生于1813年)于1870年曾主动为“国防政府”效劳，以后又帮助梯也尔鎮压巴黎公社。

天用上帝喂他們，他們都成了傻子。啊！如果那个上帝的恶棍倒台了的話，那对法国該是多么好的事啊！……亲爱的父亲，这个星期我一直在死亡的边缘上。明天八点钟我們就要从巴黎出发到伊西炮台去。我是很高兴到那里去的。該死的宪兵和警察，該死的凡尔赛城！因为所有同巴黎人打仗的人都是无耻之徒、盜賊和杀人凶手；然而，法国人自相殘杀，确是令人十分痛心的。我的兄弟很可能在凡尔赛，但是，这并不能妨碍我高兴地往那里进攻，因为正义在公社这边。昨天，我們埋葬了布尔广上校，他在三点半钟曾对国民自卫軍說过：“拿出勇气来，让我把我的生命献給公社吧！”三点四十分，他便在諾伊桥的街垒上牺牲了。他留下了两个孩子。他只活了三十六岁。我們在他的墓前以当时在場的他的两个孩子的名义宣誓說：“公民，我們要为你报仇！打倒凡尔赛政府！枪毙杀人的凶手！”拥护公社的商人的共和联盟已經組成，共济会的會員說：凡尔赛政府淨是由一些出卖过祖国而且还想出卖共和国的卖国賊組成的。共济会的傳单上把他們叫作杀人凶手、无耻之徒和卖国賊。巴黎的要求就是：成为一个自由的城市，在周圍二十五里改以內不得駐軍；由动員起来的国民自卫軍保护着的城市在发生战争时会提供兵員的。啊，亲爱的父亲，有家的男子抛下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和我們一起打仗来了，我看見妇女們也拿着武器，参加我們的队伍射击，并且高呼：“公社万岁！”

在我給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眼睛里充滿了热泪。現在十一点了。我要睡下了，在我的房間里可以看到大炮每分钟至少发射十发炮彈的火光。这也許是我最后一次給你写信了，不过，就是我死了，你至少也可以說：“我的儿子是为世界共和国牺牲的！”請你

替我拥抱我的姐妹。啊！亲爱的父亲，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抱你呢？
馬尔克-安德烈·法夫尔收在《公社的生和死》中。阿
舍特书店 1939 年版。

《杜歇老爹报》

社长魏尔迈雪^①。在編輯人之中有維約姆。这个日报正如它的名称所指出的那样，是要继续埃貝尔^②的傳統的。它以它的“工人主义”以及无根据的夸张言論給公社带来的是害多利少。終归是一个“軟性”报纸。

然而，它的好处是刊载了許多讀者来信。这些信件中当然有些很可笑，往往很幼稚(參閱第一篇引文)。但是其中也有很重要的(參閱第二篇引文)。

* * *

公民們致杜歇老爹的信

杜歇老爹公民：

我要問一下：

1. 为什么在革命城市的市容上蒙着一层黑紗？难道它們对每天在它們面前經過的軍隊表示不滿嗎？
2. 为什么还让茹尔曼区的那些守門人和其他一些人充当反

① 欧仁·魏尔迈雪(1845—1878年)，記者。曾为反对帝国而斗争。在公社期間，他与洪別尔和維約姆共同创办了《杜歇老爹报》。曾受缺席审判，被判处死刑。避难于倫敦，在倫敦发表了关于內战和凡尔賽軍隊暴行的詩篇《放火者》。但是，不久以后他变得不滿起来，对亡命国外的伙伴进行了一场誹謗攻击，屢次受到他們的糾正。孤零穷困地死在新南凱斯的一个收容所里。

② 埃貝尔(1757—1794年)，法国政治家，巴黎公社代理檢察长，《杜歇老爹报》的編輯。他对巴黎公社起了相当大的影响。——譯者注

动分子，并且让他们自称要在将来对那些没有逃到凡尔赛去而认为应该留在这里把保卫共和国看作自己的义务的爱国者们进行小报复？

3. 为了停止流血，为什么不派人通知凡尔赛，如果议会不在二十四小时内解散，我们晚上就枪毙一半人质，并且不顾任何后果，在下一个二十四小时内枪毙剩下的一半呢？……

4. 为什么公社这样心软？

致友好的敬礼！

罗曼

巴黎克罗桑路十三号杜歇先生办公室交杜歇先生启

1871年4月21日，巴黎

杜歇公民：

您可能想象不到我这次想告诉您的全部事情，现在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到克吕尼大厦去把那些纯金的祭台和橱柜里的金冠全都没收，加上残废军人院大圆顶上的镀金，一起用来铸成二十法郎的漂亮硬币。这就是我要向您建议的事情。

向所有弟兄们致友好的敬礼！

马雷沙尔

5月初

〔……〕我想让你知道一点铁路工作的事。我是在奥尔良铁路上工作了二十年的老职工，我在这里牺牲了我的青春，不分昼夜，每天要有十八个到二十个小时的时间呆在这里，就是为了每天挣

一个半法郎,也就是說:每月掙四十五个法郎〔……〕这怎么能养活一家人呢?我要做十五天的日班和十五天的夜班,即从下午四点半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卸車,不断地运送貨物,毫不停息。象被罰苦役的人一样,只要有一点小过错,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想不到为了什么原因,就被罰掉两个到五个法郎。我向你老实說,这可真够受呀……啊!那些鐵路管理局的头子真不是东西,他們的花紅都有十万法郎,而不幸的下級工人却只是为了填滿他們的大肚子而拚命干活……我們整个冬天都在車站守卫,保护他們的资产。人們总是答应我們不久就給我們武器。直到最后,我們还是沒有武器……如果他們不願給我們武器,这不是我們的过错;我們可是要求过……請您想一想,他們今天竟扣发我們的薪金来支付国民自卫軍的装备……我們委托杜歇老爹公民揭露一下他們的真相。等巴黎公社不再忙着对付凡尔賽的警察爪牙的时候,我們再提請公社注意这件事情。

公民 罗桑(鐵路职工)

《巴黎公社时期写給〈杜歇老爹报〉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出版局1934年巴黎版。

路易絲·米歇爾

(1830—1905)

女教師。小說家和詩人。在帝國時期，經常同反對帝國的團體和委員會來往。9月4日以後，參加了公社成立以前的一切偉大運動。自3月18日至5月21日，參加警備委員會、婦女俱樂部等工作。流血周中，參與了建築布朗什廣場的街壘，並且英勇地向凡爾賽軍進行了戰鬥。被捕後被帶到薩托里，以後又被送到(凡爾賽的)尚捷監獄。

第六軍事法庭判她終身流放，關在一個設防的地區。被解到新喀里多尼亞島以後，一心護理病人和教育兒童。得到大赦後，(1880年11月)返回巴黎。原先是社會主義者，後來逐漸受到助長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感染。她到各地講演。多次被判徒刑，在二十五年中不停地工作，一直到死。

在看路易絲·米歇爾的作品時，神秘主義、感性的愛和彌漫的宗教氣氛的混合有時使人產生強烈的偏促的感覺。可是，這種偏促的感覺不會久留，欽佩和兄弟的情誼很快就驅散了這種感覺。

*

*

*

蒙馬特爾警備委員會有它自己獨特的歷史；我們是這個委員會里還活着的很少幾個人；該委員會在巴黎被圍時是使反動派膽戰心驚的。每天晚上他們從克里尼揚庫街41號分赴巴黎各處，有

时摧毁无耻之徒的俱乐部，有时鼓吹革命，因为被蒙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知道在一个政权快要失败的时候，诺言和公民的生命是多么重要。

在蒙马特尔有两个警备委员会，一个是男人的，一个是妇女的。

我一向是在男人警备委员会，因为这个委员会里有許多俄国革命者。我还保存了一张原来挂在第二大厅墙上的巴黎的老地图；我把它当作纪念品带在身边，来回横渡过大洋。我们早就用墨水涂掉了装饰地图的帝国国徽，怕这个东西沾污了我们的隐蔽场所。

我从未看见过如此真挚、朴实而又如此高尚的性格以及如此完美的人格^①。我不知道这个团体是怎样尽他们的责任的，它没有弱点；只使你感到有一种坚强而又善良的东西。

在女公民方面也同样表现了英勇气概；她们中间的人也很聪明〔……〕

每天晚上，我常常能够参加这两个俱乐部，因为拉沙别尔大街和平法庭大厦里的妇女俱乐部先开会。这样，我们还可以参加培洛大厅男子俱乐部的后半会议，有时甚至是整个会议〔……〕。

我仿佛还听得到点名，我可以叫出所有人的名字。今天只能向幽灵点名了。

蒙马特尔的两个警备委员会不让任何人没有安身之处，没有面包吃。在那里吃饭只要四、五个苏就可吃到一条青鱼，对于那些

^① 见路易丝·米歇尔《回忆录》第1卷第170页。——或《巴黎公社活动家传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47页注。——译者注

需要吃住的人，那里是不吝惜区公署的物资和用革命的手段来征收的。第十八区是使投机分子这类人害怕的机关。只要说一声“蒙马特尔人要下来了！”反动分子马上会吓得躲到自己的洞穴里去，象丧家犬一样扔下自己的货棧不管^①，在巴黎人挨饿的时候，他们货棧里的粮食却堆得都要腐烂了。

我们中间要是谁把一个坏蛋当作善良的公民带来，我们是要开心得大笑的。

警备委员会象所有革命团体一样被敌人剿灭了。留下的人极少：伊波利特·弗……、巴尔……、阿……、维……、路易·马……他们知道自己那时是如何自豪和如何高举着革命旗帜的。

对于他们来说，不管是在暗地里斗争受折磨，或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折磨，那都无关紧要。

管他用什么磨子来磨，只要磨出来的面粉可以做面包就行了！

《回忆录》，第1卷，第14章，第169、170、171页，

F. Lib. Ed^② 1886年巴黎版。

① 参看卢利耶著《巴黎公社活动家传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49页。——译者注

② 这是一个出版社的缩写，全名没有找到，因此这里仍将原文印出。——中译本编者注

伊丽莎白·德米特利耶娃 (托馬諾夫斯卡婭)

原为一个地主的女儿，1870年以前一直住在俄国，以后曾先后旅居英国、瑞士、法国。第一国际俄国支部的委员。参加反对巴枯宁的斗争。同马克思和他的家庭有来往。

公社时期，她来到巴黎，积极参加了公社的斗争（当时才二十岁，非常漂亮）。4月11日她建立了“保卫巴黎和救护伤员妇女同盟”^①。她在五月的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出色，甚至她本人在战斗中负了轻伤，还扶着受了伤的弗兰克尔。

失败以后回到俄国，放弃了革命活动。

* * *

致赫尔曼·荣克^②的信

1871年4月24日

亲爱的先生：

现在已经不可能通过邮局写信了，交通已被截断，一切都落到

① 保卫巴黎和救护伤员妇女同盟成立于1871年4月11日。从4月11日到5月14日，共组织了二十四次群众集会。有好几个由妇女同盟组织起来的妇女支队在公社的队伍中进行了战斗。在5月24日的《巴黎公社报》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记载：“蒙马特尔的一个女公民营今天在保卫她们自己所筑起的街垒时抵住了凡尔赛的火力达四小时之久，一直到国民自卫军的增援部队来到。有些妇女受了重伤。”

② 赫尔曼·荣克(1830-1901年)，瑞士的钟表工人。在1848年德国革命以后迁居伦敦。自1864年起，任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前，一直是马克思的合作者。那次大会以后，和马克思决裂了，于是参加了英国联合会的多数派，反对代表大会的决议。

凡尔赛分子的手里。最近在公社任职的赛莱叶生活得很好，已经从圣丹尼寄了七封信，不过，看来这些信件伦敦方面似乎没有收到。我从加来给你拍了一封电报，从巴黎给你写过一封信，从那以后我虽然尽力探寻、打听，总没有找到去伦敦的人。在巴黎由于这种情况将要失败的时候，你怎么能呆在那里什么不干嘛呢？无论如何也应该鼓动外省帮助我们。巴黎居民正在英勇地战斗着（一部分），人们并没有想到会落到这种被抛弃的地步。然而，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守护着一切阵地。达布罗夫斯基^①打得很好，巴黎确实有着革命的情绪。粮食也并不缺乏。你知道，我是悲观主义者，什么也不会往好里想，所以，我只等着不定最近哪一天死在某个街垒上。我们正在等待着一次总进攻。〔……〕

我病得很厉害，得了支气管炎，发烧。我在竭力工作，我们正在发动巴黎所有的妇女。我在组织群众集会，我们在各市区的小区公署都成立了保卫委员会，另外还成立一个中央委员会，这一切都是为了组织保卫巴黎和救护伤员的妇女同盟。我们开始同政府取得了联系，我想事情会顺利成功的〔……〕如果公社获胜，那么我们的组织就将由政治的变成社会的，并且我们将成立国际支部〔……〕我们没有及时向农民发表宣言^②。我认为这件事根本就没有

① 雅罗斯拉夫·达布罗夫斯基（1838—1871年）是波兰卓越的革命民主党人，部署1863—64年波兰起义的“红”党革命派的领袖，1871年巴黎公社最著名的军事家之一。曾在彼得堡参谋学院受过教育。他主张把俄国和波兰革命民主运动结成紧密的联盟。保卫巴黎公社时，在街垒阵亡。——中译本编者注

② 参看4月10日和19日《公社报》所载的记者安德烈·列奥的文章：《法国和我们在一起》。安德烈·列奥同时也是《致乡村劳动人民》宣言的作者，那篇宣言是用气球发到外省去的。但是巴黎和乡间的一切联系都已被普鲁士和凡尔赛军联合封锁破坏了。

做，虽然×××(原信字迹不清)和我說过这件事。中央委员会沒有立刻授予权力，还出現了一些削弱党小組的爭吵的事情。但是，从那以后，一切都組織得比較坚强了。我认为人們已經做到了一切能够做的事。我不能写得太多了，怕梯也尔先生的眼睛看到这几行字，因为要带这几行字的人是一个从巴塞尔給我带来第一国际消息的瑞士編輯，是否能够平安无事地到达倫敦，还是一个問題[……]①

《公社社員和第一国际的工作人員写給馬克思、恩格斯及其他人的信》。馬恩列出版社 1934 年巴黎版，第 36—37 頁。

① 这封信中加重点的辞句见卢利耶著《巴黎公社活动家传略》中譯本，三联书店 1960 年版，第 332—333 頁。——譯者注

里斯特和茹蓮^①

我认为至少必須引述一位曾亲眼目睹公社社員在特別困难而又往往令人心惊的条件下进行战斗的人的紀述。还应当說伊西炮台的失陷是公社潰敗的开端。

* * *

伊西炮台守卫者的日記

4. 我們吃了不少开花彈了，这种子彈爆炸起来好象有雷管似的。給养車也不来了；軍粮极少，我們最好的七厘米的炮弹快要打完了。天天答应給我們援軍却无影无踪。营里的两位首长去找过罗塞尔^②。罗塞尔对他們的接待十分无礼，并且对他們說，因为他們擅离职守，他有权枪毙他們。他們两人說明了我們的情况以后罗塞尔却回答道，就是拼刺刀也要保住炮台；他引用了卡尔諾^③的作品來說明。不过，他还是答应了增援我們。共济会會員在我們的防禦工事上插上了一面旗。凡尔賽軍把它打倒了。我們的

① 工程师里斯特和指揮官茹蓮，都是第141营的。

② 路易·納当尼埃尔·罗塞尔（1844—1871年），公社委員。1870年任麦次軍团的炮兵軍官。麦次軍团投降时，他逃往比利时，以后回到法国。他反对和德国媾和，因此加入了巴黎公社，先任第十七区軍团的指揮，后任克吕澤烈的參謀长，由于他和中央委员会意見不一致而辞职了。1871年6月7日被梯也尔的警察捕获，交軍事法庭被判死刑。（參閱第229頁关于罗塞尔的介紹。）——中譯本編者注

③ 卡尔諾（1753—1823年），社会治安委员会委員，建立了共和国的十四个軍，制定了作战計劃，人家称呼他“胜利的組織者”。——中譯本編者注

战地医院都住满了；监狱和通向监狱的过道都堆满了尸体；有三百多具。晚上来了一辆战地医院的救护车。我们把伤员尽量堆了上去。从炮台到伊西村的路上，凡尔赛分子把救护车打了許多彈孔。

5. 敌人的炮火一刻不停，把我们的枪眼都打得沒有了；只有前线的大炮始終还在回击。一两点钟，我們收到了十車七厘米的炮彈。罗塞尔来了。他对凡尔赛的工事观察了好久。固守第五号堡垒大炮的敢死队損失了很多人；他們仍然在自己的陣地上坚守着。現在，在監牢里堆的尸体已經有兩米高了。我們所有的防禦工事都被大炮打得千疮百孔，我們从那里撤了出来。凡尔赛軍的战壕离我們的外壕才剩六十米了。他們还在步步前进。我們已經作好了必須做的戒备，以防敌人今夜进攻。所有側翼的大炮都装上了霰彈。我們在战壕的土堤上安置了两挺机枪，以便同时扫射壕沟和斜堤。

6. 富勒里的炮队按时每五分钟向我們发射六炮。刚才有人把一个左膀中彈的随軍的女炊事員送到战地医院去了。四天来，有三个妇女在战火最猛烈的时候搶救伤员。这个随軍的女炊事員要死了，她把她的两个孩子托付給我們。沒有給养了，我們只有吃馬肉。晚上，堡垒已經支持不住了。

7. 我們一直每分钟要挨十发炮彈的袭击。堡垒完全被打开了。除了两三門大炮以外，所有的大炮都毀了。凡尔赛的工事几乎跟我們連上了。我們又陣亡了三十个人。方才有人告訴我們說：維特采牺牲了；据說他背上中了一彈。我們已經到了被包圍的时刻……

利沙加雷在他的《1871年公社史》第20章中引述过。

沙尔·德勒克吕兹

(1809--1871年5月25日)

記者，1848年为諾尔和加来海峡两省的共和国总代表。同年領導《民主社会革命报》。共和国时代曾以違反出版法和參加秘密团体的罪名被判徒刑；帝国时代被解送到圭亚那。回来以后(1868年)，創辦了《觉醒报》。1871年2月8日当选为国民議会議員，对和談的准备提出了抗議，并要求对“国防(馬克思說是‘叛国’)政府”的委員提起控訴。3月26日由第十一区和第十四区选为公社委員。曾任对外聯絡委員會(3月29日)、执行委員會(4月3日)、軍事委員會(4月21日)和社会治安委員會(5月9日)的委員。任駐陸軍部民事代表(5月10日)。沒有參加关于社会治安委員會的投票。由于某些人控告他有叛变行为，他灰了心，便自願地在伏尔泰林蔭路的街垒上叫人打死了。

他是无可非議的誠实人。然而，他的雅各宾主义，他的唯心主义，特别是当他在巴黎失敗的前夕主張仅由“沒有臂章的战士们”組織起来的防卫，給公社带来了很大損失。

* * *

当三色旗已在伊西炮台上升起的时候，你們还在爭論不休。公民們，應該立刻认清形势！我今天早晨看到罗塞尔；他辞职了，他已决定不再任职。他的一切行动受到了中央委員會的阻撓；他已无能为力了。他坚持要求把他送到馬札斯監獄去，他說这是公

社工作者的下場。國民自衛軍因為一時混亂而離開了伊西炮台。今天早晨，凡爾賽軍可能已進入炮台；我們在那里什麼也沒有炸毀，那里也沒有水雷。

叛變行動從四面八方包圍了我們！於是，三色旗在廢墟上升起來了！（全場激動。）

有八十門大炮從蒙特勒圖方面威脅着我們。我向你們大家呼呀。上周發生的那些令人傷心的爭論，我幸亏沒有參加，但它們已在人民中間產生了極大的混亂。你們卻在這樣的時候各執己見，浪費時間！（全場騷動。）公民們，我本來希望巴黎能夠拯救法國，法國能夠拯救歐洲。可是怎樣了呢！今天國民自衛軍不願意再戰鬥下去了！（全場騷動。）你們卻對記錄的問題還爭論不休。（我今天到了陸軍部，看見羅塞爾垂頭喪氣。）^①

《巴黎公社會議記錄》，第2卷：“1871年5月9日會議”，第299—300頁，拉于爾印刷公司1945年版。^②

* * *

你們以為大家都贊同你們在這裡所做的一切嗎？ 嗯，有的公

① 這段文章和俄文版記錄分段不一樣，括弧內的字是俄文版和法文版不一樣的地方。——譯者注

② 這是法國共產黨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參加法國政府時期，由法國進步歷史學家布尔仁教授和國家檔案館的職員昂利歐共同出版的公社會議記錄的第二部分（5月1日到21日）。公社會議記錄的第一部分（3月28日到4月20日）是在1924年出版的，也是由上述兩人主持的。當時赫里歐左翼內閣執政，給此書的出版提供了有利條件。會議記錄的第一部分在出版以前，原稿曾由法國個別的历史學家利用過，例如，作家路易·杜布萊爾在1905年出版的收集在《社會主義歷史叢書》里的《公社》一書中，就曾引錄了頭幾次會議（3月28和29日兩次會議）的記錄原文。——中譯本編者注

社委員不顧一切，堅持抵抗，而且將一直堅持到底^①，如果我們不能勝利，他們將不是在防禦工事里或在其他地方送命的最后的一批人！

韦尔莫烈尔講述，并由阿尔都尔·阿尔努在他的《巴黎公社的人民和議會史》中引述的德勒克呂茲語。1879年布魯塞爾版。

① 重點是我加的。

列奥·弗兰克尔

(1844—1896)

工合同的时候，同条件最好的供货人訂立，也就是同那些定价最低的人訂立。

采用这种办法，計件工資当然还要下降，因为承包人并不会遇到任何风险，他实际上只是用工資交換〔劳动〕。承包定貨时减低价格对他有什么关系呢？有些急于寻找工作的男女工人不是会被迫承受降低計件工資的损失嗎？

公社可以进行調查，因为这很容易办到。如果拿貝尔納和蒙特两人的承包价格作标准：短上衣是三法郎七十五生丁，褲子是二法郎五十生丁，这样一来，承包人支給男女工人的計件工資就使工人无法用每天的收入来維持生活。

至于剝削者們，他們可以不受任何損失而大发其財；在公社支付的訂貨价格和剝削者支付的計件工資之間总有一个差額，足以^①使剝削者能够装满自己的腰包。

9月4日的政府也曾害怕类似这种交易的后果，因而在它統治时期签定的包工合同从来不是以大大降低价格为基础的。

在目前情况下，就产生这样的缺点：既然企业主承制一件短上衣只要三法郎七十五生丁，那末怎么能够去找工人协会花六法郎訂制呢？因为即使工人协会也肯以三法郎七十五生丁（它是不肯的）承制，往往有些企业主还会降为三法郎的；那么，就应该放弃工人协会而去找剝削者嗎？

在这场可耻的竞争中，公社失去了尊严，男女工人眼看着自己的本来不够維持生活的工資日益减少。就发生这样的问题：剝削

① 在《公报》上，“足以”两字被勾掉。

者利用人民大众的贫困来降低工资，而公社則盲目地支持这种恶劣行为。

的确，委托一个中間人，让他从雇佣工人的工资里尅扣收入，是沒有好处而且也是不道德的；这是把劳动集中在剝削者手里来繼續奴役劳动人民；这是资产阶級制度的奴隶主傳統的繼續，资产阶級为了私利，是坚决仇視工人阶級的一切解放事业的。

我們也不能以我們的財政状况为借口，因为正如代表团的报告所明确指出的，如果劳动不能維持家庭的生活，这种家庭就要到慈善团体去請求救济，而慈善团体这方面則要加重国家預算的負担。这是經济学上的一个不可爭辯的真理，工人要向慈善机关請求劳动所不能保証他們得到的东西，唯有剝削者的利益却从中得到保証，如上所証明的那样。

从原則上讲，在我們研究社会劳动时都承认这种說法：在过渡时期，私人承包政府定貨的时候，应该在承包条款里注明劳动力的价格，因为如果不在合同里預先規定劳动力的价格，那末因減价而吃亏的只有劳动力本身。

这件事不能不这样做，而目前的情况是并沒有任何承包条款，什么也沒有；一点也沒有能够保証劳动不受过分剝削的办法；

現在，劳动者都在工事里担当防御任务；他是为了不再受这种剝削而去流血牺牲的；

結論：

劳动与交換委员会要求，凡是能够直接同行会組織訂立合同的定貨，都应交給它們承制。

应当在軍需部、行会組織的工会团体以及劳动与交換委员会

的代表团参加下,通过公断办法确定价格。

.....

我再补充几句 我們不要忘記,3月18日革命完全是由无产階級完成的。如果我們这些尊重社会平等原則的人不能为这个階級做出任何事情,那末,我就认为公社的存在沒有什么意义了。

《巴黎公社会議記錄》：“5月12日會議”：若尔日·布尔仁和加布里埃尔·昂利歐評論版。第2卷，第351頁及以下各頁。巴黎，拉于尔印刷公司1945年版。

如果我們能对社会关系进行根本的改造,3月18日革命就会成为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最有成效的变革,它同时也消除了未来革命的基础,因为在社会方面再沒有什么可要求的了。

为此,我們必須不惜任何代价达到这个目的。在这方面,您认为应该实施的社会改革的一切意見,对我們委员会的委員們來說都是非常宝贵的。

1871年3月30日写給馬克思的信。曾在《法兰西內战》里引述过(譯文見卢利耶著《巴黎公社活动家傳略》第99頁。——譯者注)。

欧仁·瓦尔兰

(1839—1871)

装订工人。第一国际的成员。蒲鲁东主义的左派。在第一国际案件第二次被审判时(1868年),曾受到控诉,并被判刑。1869年参加了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70年6月,第一国际案件第三次被审判时又受到控诉并被判刑。3月26日由第六区、第七区和第十七区选为公社委员。曾任财政委员会委员。和茹尔德一起为驻财政部代表。他没敢触动法兰西银行。曾任粮食委员会委员。曾投票反对成立社会治安委员会,在少数派宣言上签过名。他曾努力拯救被俘人员。流血周期间曾在街垒上英勇战斗。他特别鼓舞了别利维尔林荫路同三界石街之间的抵抗(5月26—27日)。被一个穿普通服装的神甫告发,遭到凡尔赛军队的逮捕,被拉到蒙马特尔高地上,受过私刑拷打以后,于5月28日被枪毙了。但是凡尔赛分子却说:所有的公社社员之中,只有瓦尔兰一个人有“人样”。

瓦尔兰给穆埃弟兄们的信^①

公民们:

公安委员会认为可以逮捕你们的时候,派我来接替你们在军

^① 当时分别担任总军需官和分区军需官,由于受到相当多的人的控告而被撤职。

需部的职务。

各方面对軍需部的控訴很多，所以才采取了这种双重措施。

在我把工作安排妥当以后，我首先关心的事就是調查一下別人对你們控訴的真假，我很快就了解到別人对你們軍需部的告发，其中尤其对你部行政管理当局的告发，有一部分是沒有根据的，而且有絕大部分无论如何不能加在你們身上。因此我曾請求立刻釋放你們。

經凡尔賽政府惨重地破坏了的軍需部由你們重新加以整頓，現在由我領導已經有十五天了，我很高兴能够作出結論：在你們軍需部的工作中我沒有发现一点足以損害你們信譽的地方。

此外，在我做工作报告的时候，我希望对你們在这样一个几乎經常困难重重的軍需职务上所作出的努力，能做出实事求是的汇报。

致以兄弟般的敬礼：

軍需部代表、公社委員 瓦尔兰

《公社会議記錄》，第2卷，第43頁。

特罗埃耳

詩人。布朗基主义者，同时又是第一国际的会员(少有的情况)。巴黎被圍时积极参加了革命起义。公社时期担任設在第五区圣斐沃兰教堂的俱乐部主任。在該俱乐部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是巴黎二十个区的中央委员会的代表。

特罗埃耳譴責了时常被认为錯誤的公社政策，这项政策就是当时在蒲魯东主义者的影响下公社对“头号人质”——法兰西銀行——原封未动。

* * *

給拉烏尔·里果^①的信

79年芽月25日

我的亲爱的年輕朋友：

我們現在处在选举的前夕；洪別尔起初同意被提名为候选人，现在又不同意了。根据他对我說明的理由，我不能为此責备他。

① 拉烏尔·里果(1846—1871年5月)，大学生。布朗基主义者。在帝国时期因为加入秘密組織以及出版《巨大的阴谋，全民投票的传奇剧》(1870年)的小册子而被捕。1871年1月22日同他的朋友薩皮亚——当天被杀害——领导了反对投降政府的示威。3月18日由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任命为駐原警察局管轄区的代表。曾由第八区选为公社委員。曾任社会治安委员会总会委員，后于4月20日任社会治安委员会总会的代表。里果曾負責逮捕凡尔賽分子。后来因为逮捕凡尔賽分子受到批評而辞职。4月26日被任命为公社檢察长。5月24日被凡尔賽分子枪杀于格伊-柳薩克大街。临难高呼：“公社万岁！”拉烏尔·里果对他所担負的职务来说是太年輕了，說話过于激烈，而行动上则不够雷厉风行，不过为人十分誠懇、聰明、英勇。

我沒有時間去同你商量另选一位候选人；我只来得及下命令出布告。我提名克呂澤烈^①的參謀長羅塞爾為候選人〔……〕。我只怕他的部屬關係到處都是，帶袖章的老兵啦、各個俱樂部里的偽君子啦，如布里奧斯諾、蓋雅爾那一伙人。但是，我認為這位軍事代表做出一定的成就，能勝任公社的工作。公社確實大大需要往它的血管里輸入一些大丈夫的血液，因為它現在陷入相當困難的泥坑中。假如我能榮幸地參加公社的話，我要盡力至少淘汰他們三分之二的人，並且要同資產階級一刀兩斷。為此，我認為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占領法蘭西銀行，仿效砍柴挑担的林肯〔……〕獎賞志願兵五千法郎，担負起死者和傷者的家屬贍養，不願前進的槍殺不赦，寄兩億法郎給第一國際作為基金，將當舖中的典當品立刻發還原主〔……〕時局緊迫，革命如同死亡一樣，走的快極了……

親愛的里果，我永遠是你的真誠而忠實的，

特羅埃耳

原信見封杜略著：《公社時期的巴黎教堂》，

丹徒出版社 1873 年巴黎版。

① 克呂澤烈——見第 229 頁注②。

古斯塔夫·勒弗朗賽

(1826—1901)

教師。1850年被撤職。12月2日被流放。3月26日由第四區選為公社委員。3月29日任執行委員會委員。4月3日辭職改任勞動委員會委員。(4月21日)任財政委員會委員。曾投票反對成立社會治安委員會。曾在少數派宣言上簽過名。受到缺席審判，被判死刑。

著有《一個革命者的回憶》(1902年版)——由呂西安·戴卡沃作序——和《關於1871年巴黎公社運動的研究》(流放回來以後，立即在瑞士納沙泰爾出版)。

勒弗朗賽為人光明磊落，對公社赤膽忠心，但是少數派的錯誤在他身上特別顯著。

我們應該記得，(1871年5月9日，凡爾賽軍進城的前兩天)在歌劇院召開會議的議程就有公社委員對第四區的管理情況的辯解。

*

*

*

一位公社委員：我請求轉入當鋪問題的討論。

主席公民：征求會議的意見之後，會議決定暫時停止社會治安委員會問題的討論，轉入當鋪問題的討論。

[……]勒弗朗賽：……我曾同當鋪經理安德烈·科舒公民聯系過，他給我提供的材料如下：假如法令草案規定〔每件贖費〕最高額

为五十法郎的話，只是衣服、被褥、床鋪和劳动工具几項，就約有一百二十万件物品待贖，它們的典押价值为一千二百万法郎，或者还多一些。至于每天最多能发还多少，尽最大努力，也不会超过四千件。有人指出，总共只有三个倉庫，这种情况再加上必要的監督，使人无法超过这个数字。可見，如果每天发还四千件，以一百二十万件計算，也得十个月到一年的時間。如果規定为三十法郎以下的物品，就有价值总数达九百万法郎的物品一百万件，需要時間九个月到十个月。問題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我曾問过，是否可以增加每日的物品发还件数。据回答說，絕對沒有可能；9月4日政府发还典押物品的經驗，就是这方面的証明。同时他們补充說，发还的件数一經規定下来，誰也不願意再行縮減；政府方面曾屢次为了自己的利益設法消除因为每日发放数量太少而产生的堆积現象，結果都沒有成功。我也問过，要是发还贖費为二十法郎以下的物品，情况将会怎么样呢？据回答說：这样，发还典押物品的件数也不会少于九十万。这个現象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典押物品的件数决不与物品的典押費成比例，典押三法郎的物品要比典押五十法郎的物品多得多。大家可以看到，我并不想参加爭論；我只想指出实际的巨大困难，請大家設法解决。

《公社会議記錄》第2卷，第220頁，1871年5月6日會議。

* * *

由于中央委員會3月18日的英勇行动，公社大奏凱歌，一部分公社委員曾认为他們在(1870年)10月31日所維護的理想将会实现。指导他們的原則是这样的：公社應該仅仅是群众意志的执行人，人民的意志正在不断地显示出来，并且每日每时不断表

明：为了革命成功应该做些什么。由于对公社行动有了这样的理解，公社内部便出现了一个少数派，我们并不要求大家立刻对少数派宣布批判，正如我们不要求批判多数派一样。我只是向你们说明一件不愉快的事实，而不宣布任何判断。在某个时候，为了行动集中，巴黎公社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特别团体，一个特殊机构，公社把它叫做社会治安委员会。少数派反对成立这个组织。他们反对的理由有两个：第一，公社的政治行动遵循着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巴黎公社的出发点，那就是说：最高权力属于巴黎的全体选民，公社仅仅是权力的执行者；根据这个原则，公社委员并没有取得这种只属于全体选民的最高权力。第二，少数派认为应该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的确，多数派可能没有很好地记住，1793年的社会治安委员会曾是公社的对头^①，那个社会治安委员会是国民公会的代理人，是公社的死敌，正是它扼杀了公社。我们不应该做调和派，也没有什么可调和的。不过应该记住阿贝尔派所代表的巴黎公社的失败，的确是对法国革命的致命打击，使得革命在热月9日失败了。这就是那个社会治安委员会的不幸后果，而在成立之初，它也是为了保护革命的。少数派根据这种历史教训，不赞成在公社里另设立一个特别权力机构，因为在我們看来，这将有损于公社的最高权力。我希望将来的历史会作出对我们不利的结论，证明是我们错了。然而信念是不能强迫命令的。而我们就是根据这些信念反对建立社会治安委员会。

《公社会議记录》，1871年5月19日会议。

① 1793年国民公会解除了执行委员会对于战争的领导职务，而在4月间另组织了社会治安委员会，丹敦就是这个委员会的领袖。——译者注

沙尔·阿木魯

(1843—1885)

制帽工人。3月26日由第四区选为公社委员。(4月11日)任公社秘书。(4月21日)任对外联络委员会委员。曾投票赞成建立社会治安委员会。多数派，被判处终身劳役。大赦以后，于1885年当选为卢瓦尔省議員。

我在这里所引的讲演片断，是阿木魯对勒弗朗賽的回答。

当然，人們可以責难阿木魯对(17)93年社会治安委员会的印象太深了。但是他不愧为一个极力主張巴黎公社应该永远同群众組織、也就是同俱乐部保持經常联系的人。

* * *

……有人向你們說多数派同少数派之間发生了分裂^①。在公

^① 公社內部的分歧，在5月份以前討論补选报告时，就已出现，5月9日成立民众救亡委员会时，这种分歧更为明显，公社委员就分裂成“多数派”和“少数派”。“多数派”即布朗基和雅各宾派，“少数派”即蒲魯东派。发生这种分裂，并非偶然，首先是由于公社没有一个坚强的統一的政党来领导，其次是参加公社的各派别的立場观点很不一致，正因为这样，即使在“多数派”内部，布朗基和雅各宾派之間在社会主义和其他問題上的意見也是不一致的。

“多数派”和“少数派”的主要分歧点，可以簡略地归結如下：

第一，在专政問題上，“多数派”认为巴黎公社是一种专政，它具有坚固的集权机构，即社会治安委员会。他們认为只有实行这种专政才能挽救革命事业。因此，他們想建立一个集中的国家政权机构。“少数派”则极力主張自治，把任何的集中都看成是专政，即对人民的“暴力”。因此，他們主張建立不明确的、“自治的”社会联合机构。

第二，在对待凡尔賽分子的态度上，“多数派”正确地指出必須对凡尔賽分子实行专政，采取坚决的措施。他們主張采取恐怖手段，实行拘禁人质、查封反革命的报刊、沒

社刚成立的时候，我根本沒想到会有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問題；我认为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即使在某些問題上有分歧意見，在基本問題上我們大家應該是一致的。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观点去理解問題；有些人主張决不应该重蹈 1793 年的复轍，主張我們必須成为社会主义者和哲学家，并且要把說理放在武力之上。至于我个人，从参加斗争那一天起，我就这样想：任何由武力发动的革命，都只能用武力来維持。社会主义原則是以权利和正义为依据的，應該只用說理来解决問題，这固然不錯，但当我們的敌人正在殘杀俘虏的时候，我們有权利大談社会主义原理嗎？

有些同志譴責我常到各个俱乐部去。你們知道不知道任何党派的議會从哪里取得力量的呢？不管是哪个党派的議會，它只有常和各种群众集会取得联系，了解人民的真正要求，才能真正有力量。我感到公社并没有充分实践它向选民所作的諾言，它太心軟了，沒有采取雷厉风行的行动。我在公社里发言不多，但是一說，就是譴責公社的革命性不强。开始我們談到要对凡尔赛的屠杀行为采取坚决的措施。那时凡尔赛分子在殘杀方面收敛了一个时期，

收敌人的财产，等等。“少数派”只要求維持各种“权利”，建立“某种立宪制度”，就滿足了，根本不主张对凡尔赛分子实行专政，他們甚至为梯也尔的报纸爭取绝对的“出版自由”。正因为“多数派”和“少数派”在对待凡尔赛分子的态度上不一致，所以他們在对待当时进行轰轰烈烈的革命的巴黎也有不同的看法。“多数派”认为巴黎應該是領導全国革命和反对凡尔赛的中心，而“少数派”则认为巴黎的解放仅仅是为了成为自治的城市。

第三，在对待当时的主要任务看法上，“多数派”认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凡尔赛的軍事斗争，而“少数派”则认为实行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措施是当时的主要任务。

綜合上述，我們不难看出，“多数派”的主张基本上是正确的，它反映了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和要求。而“少数派”的主张是錯誤的，它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要求。——中譯本編者注

但是公社沒有执行法令，凡尔赛就又开始屠杀了。于是我們就认为必須成立一个社会治安委员会。社会治安委员会是什么？为什么要成立？成立社会治安委员会的目的就是：社会治安委员会負責采取强硬的手段，以便让公社委員們在自己的管区内集会工作。當我們用强硬的手段来回答凡尔赛的时候，你們认为还会有无賴、犯罪分子敢来拉普街炸毁兵工厂嗎？

公社必須采取最果敢坚决的措施，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否則反动派就要胜利。或許有人会对我們說：“你們不怕流血嗎？你們不怕人质被处决嗎？”我要对这些人說：“凡尔赛在抓走我們大批俘虏和謀害他們的时候，它会考虑这些嗎？”我們不要太姑息了；我們要用枪决来对付屠杀行为。（掌声）

我不是听到有人說我們屠杀嗎？当十八个世紀以来一直受着屠杀的人民行动起来的时候，誰敢用这个詞來說他？当人民处决那些十八个世紀以来一直杀害他們的人的时候，你們竟称这种处决为屠杀嗎？去你的吧！（經久不息的掌声）

公民們，我們要让在凡尔赛开会的国民議會看看我們是为权利和正义而战的公民，只要我們中間有誰被杀害了，我們就要用严厉的处决办法来报复。只有这样做才能阻止流血。由于公社沒有这样做，才有五百多名俘虏遭到了杀害。面对着这些事实，你們还打算成立法庭嗎？从巴黎到凡尔赛的路上有法庭嗎？（全場激动）他們剝去了我們国民自卫軍的制服，給他們的警察和市卫队穿上，他們用同样的方式占領了木兰-薩盖。对待炸毁拉普街兵工厂的人，我們應該采取溫和手段嗎？（全場上傳来“不！不！”）

我們是一个革命的民族。从 1793 年和 1794 年以后，我們受

尽了压迫；今天我們解放了，就應該狠狠地下一場，使霧月 18 日的事件不能重演，因为一个民族只有靠自己才能解放自己。我們所以成立社会治安委员会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就是为了让社会治安委员会可以采取最坚决的措施，让各个公社委員可以到戰場上去。但是，我們也同时要求它每星期举行两次會議，以便听取它关于工作执行情况的汇报，检查一下它的行动，必要的話，也可以撤銷它。最近有人对社会治安委员会提出指責說：“你們逮捕自己的人，凡尔賽人却不这样逮捕自己的人。”这正足以說明公社的大公无私。难道歹徒会逮捕他們自己的人嗎？凡尔賽所逮捕的都是好人，洛克罗瓦^①被捕就是最好的証明。然而在人民的議會里，我們发觉一个人失职，我們就逮捕他，那是为了不叫他再犯新的錯誤。这样做有什么罪过嗎？有人埋怨我們随时調換将領；公民們，我們留了特罗胥十个月；請大家設想一下，如果我們当时把他逮捕了，撤換了他，今天还会有普魯士軍米威胁我們嗎？在你們要作出一項决定的时候，必須深思熟慮。公社可能会犯錯誤，它确实也曾犯过錯誤，它沒有充分依靠人民。（鼓掌）它不經常和各个俱乐部联系。我曾在尼古拉教堂俱乐部說过这件事，当罗伯斯庇尔或圣-茹斯特出現在国民公会的时候，他們是非常有力量的，因为他們刚从雅各宾俱乐部^②

① 約瑟夫-菲力浦·洛克罗瓦（真姓为西蒙，1803 - 1891 年），法国的話剧和喜劇家。起初是律師，从 1827 年以后，排演剧本。并著《叶喀特林娜第二》（1831 年）、《过去的一分钟》（1839 年）等許多剧本。1871 年被选为塞納区的代表，极力反对內战，同年 4 月 2 日辞去代表职务，被凡尔賽逮捕，6 月获释。——中譯本編者注

② 雅各宾俱乐部存在于十八世紀末叶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时期，是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組織。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整个法国約有三千个支部。1794 年热月反革命政变以后，均被查封。——譯者注

或科尔德利俱乐部^①出来，同样馬拉也很有力量，因为他所写的，正是他在劳动人民中間所听到的。（鼓掌）

《公社会議记录》，第457頁及以下各頁。1871年5月19日會議（在歌剧院召开的會議）。

^① 科尔德利俱乐部是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时期的政治俱乐部，或称“人权之友社”。該俱乐部的主要目的是把各級政府机关的濫用职权和对于人权的各种損害訴之于輿論。該俱乐部于1790年夏成立，1794年春停止活动。——譯者注

馬克西姆·維約姆

(1844—1920)

《杜歇老爹報》的記者。公社歷史家。著有《我的紅色日記》一書，這本書是一部傑作，並不是從政治觀點看來如此——維約姆天生的氣質就是一個公社社員，但他從來沒有考慮過局勢提出的真正問題——而是因為這本書對那個時代描繪得生動逼真。此外，如果提到文學天才的話（為什麼不可以提到呢？），維約姆是一位偉大的作家。《我的紅色日記》記述了公社社員（幸存的公社社員）直到他們的流放和老年生活，一看這本書，馬上會使人想起福樓拜的《情感教育》^①。

*

*

*

我的紅色日記

3月18日

……通向高地的街道全都被占領了。

“但是還有一些紅褲兵呢，”日勒用小望遠鏡注視着烏東街說，“紅褲兵都把槍口朝下了……唉，我們可不會糟糕到這種地步的……還有同我們一起喝酒的隊伍吶……上面到底出了什麼

^① 古斯塔夫·福樓拜(1821-1880年)，法國杰出的現實主義作家，他的作品繼承着法國批判的現實主義傳統。1867年他寫了兩卷集的長篇小說《包法利夫人》，1869年又寫了《情感教育》。在這兩部作品中暴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假面具和虛偽性，以及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破產。——中譯本編者注

事啦！”

.....

我們立刻就知道了，上面的大炮在五点钟被夺走，很快又夺回来了。当我们看见八零炮和机关枪通过克里希广场的时候，高地早就被我们夺回来了。这些在乌东街口同我们的国民自卫军称兄道弟的兵士，就是第八十八营和一百三十七营的上兵，是北方省军队的士兵，是驻在卢森堡宫的士兵的伙伴。

我们看到的那些大炮是唯一被拖走的大炮。至于从高地弄下来的大炮，到了勒皮克路就被扣住了。男人割断了拉炮的牲口的绳套，女人拉住炮手的胳膊……

“炮手先生们，把我们的炮留下来，这是我们的……”

这时炮手们就把炮留下了，和高地上那些士兵一样。

我和日勒还碰到了索尔纳，我们三个人走进了勒皮克大街的一家酒店，酒店老板在那一天简直可以说是参加了一次盛典。他们早晨在他的门前截住了从高地上拖下来的一门大炮。他们象对一尊神象一样，给这门大炮饰上鲜花，扎上彩绸。他们在这座青铜大炮上举杯共饮。只有这门大炮才是祖国的祭坛。

酒店柜台前，有十多个国民自卫军的战士正在畅饮，他们的眼里閃出胜利的光辉，兴高采烈，满面春风：

“啊！老兄，老兄，”其中一个满面红光、眼里噙着眼泪的战士对他旁边的一位战士说，“啊！老兄，你看。今天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日子！”

第五卷：《起义的城市》、《枪口朝下》、《我一生最美好的日子》等节，半月日记。

*

*

*

“中尉！中尉！”

我不用回头就知道，在克罗瓦桑大街当中用这样稚气娇憨的声音喊我的，准是那位漂亮而勇敢的昂丽爱特女公民，她是我們二百四十八营雷热尔的儿子指揮的那一个連的女服务員。

“嘿，”当她亲热地拉住我的胳膊的时候，我对她說，“我正要問你，你到这里干什么来了？难道你离开了我們那一营嗎？……”

“离开我們那一营！哼！永远不会。我来巴黎，是前天从凡夫炮台回来，运回可怜的第五营上尉的尸首来的，你知道，就是那个斯托布。凡尔赛軍在四号夜里把我們这位勇敢的斯托布打死了。我們把他葬在芒帕尔納。我們的小指揮官还对我們发表了一篇很好的讲演。我可听着直哆嗦。”

“那么你这样还要到哪儿去呀，为什么在回去以前不休息一下呢？”

“休息？我需要休息嗎？自从星期二晚上起，我們就住到拉丁区来了。我是来看我的男人的……”

“啊！你有了男人啦？”我笑着对她說。

“难道我不是經常至少有一个嗎？”漂亮的少女回答說，“我当然有一个男人，現在我就要到包容区去看他。”

她挺起胸来，使她那釘着发亮的鈕扣的漂亮上衣放出异采。她又說：

“他是同我們在一块儿的，是我們一个营里的參謀。我还没有告訴你，我們今天晚上要一同回凡夫去，那里情况紧急……你哪一天到那里去看看我們吧。”

我們向着包容走去，从蒙瓦列連战场上运来的尸首都集中在

那里。那一天要为三十个公社社员举行庄严的葬礼。在一条大街的拐角处，有一伙人正在看一张新贴出来的白色布告。那是公社请大家参加葬仪的訃闻，上面写着：

“公民们！巴黎公社请你们参加被共和国的敌人所杀害的弟兄们的葬礼。请大家两点钟到包容医院集合。葬礼将在贝尔-拉雪兹公墓举行。”

时间还不到中午。我跟昂丽爱特分了手，并且约她到医院再会。

“我希望你今天能撤下你的参谋，同我们一道送葬到贝尔-拉雪兹公墓去”。

漂亮的少女仿佛非常反感。我怎么能想到她会不尽公社军中女服务员和女公民的职责呢！

“你难道不晓得我已经三十一岁了！”她在离开我以前大声喊了这么一句。

象昂丽爱特——我们不知道她别的名字——这样的女人真是稀有的人物，她跟好多年轻漂亮的女人一样，奋不顾身地投入战斗，象男人一样勇敢，甚至赛过男人，好比母狮子，她们象穿过布利埃老爹的小树林一样从容不迫地出入枪林弹雨之中。她们不顾机关枪的扫射，脸上带着难以形容的亲切的微笑，去给伤员倒酒，或者给那些临死的伤员送上一个最后的友爱的亲吻。

可怜的少女！当敌人在战场上俘掳到一个受伤的或被包围的姊妹时，你看凡尔赛的贵妇人是如何地幸灾乐祸！

在这样的俘虏走过阿尔姆广场的时候，她们怒吼道：“你们看那个臭婊子！”

她們用阳伞打她，往她臉上吐痰。当人們用枪托把她推到又黑又髒的奥朗热里地下室的时候，她往往已經不象人样了。

第三卷：《我們办杜歇老爹报的时候》、《美丽的
女服务员昂丽爱特》两节。

* * *

4月24日，我和洪别尔^①决定到馬大姆路同我們的老朋友罗热尔一块过一个晚上。恰巧这一天《杜歇老爹报》发表了对他和皮阿的极大的憤慨。皮阿和罗热尔刚刚向公社提出辞职。罗热尔本来是第六区的选民把他选进了市政厅的，但他沒有接受他的委任状。他的当选只得到了二千二百九十二票。在他看来这个票数是不够的。因为1849年的法令規定必須得有八分之一选民的投票才能当选，罗热尔并沒有得到八分之一的票数。他并不认为自己已經当选。

我們已經同我們的朋友談过这个問題。我們极力劝他不要管这些。公社需要有才干的人。《拉比也奴斯的諍言》的作者不能为了是否合法的問題就逃避为实现我們大家的希望而斗争的光荣。

罗热尔并沒有被我們說服。他走了。在他辞职的当天我們又遇到了他。

“你要小心，《杜歇老爹报》上見！”我們笑着对他說。

我接着又补充了一句：

“我就要写稿。”

^① 阿尔丰斯·洪别尔，法国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家，1846年生于巴黎。起初是制药厂的职员，在帝国末期成为反对派报纸的记者。公社时期和《杜歇老爹报》合作，公社失败后被凡尔赛军事法庭判处强制劳役。大赦后，回到巴黎，被选为市議員。1893年以社会主义者激进派的身分被巴黎第十五区选为代表。——中譯本編者注

我写了一篇文章。

《杜歇老爹报》对于那些不把放弃公社委员职务当作一回事、并且坐视爱国者继续受苦的人们表示极大的愤慨，极力建议公社通过一切可能的办法要求释放被凡尔赛匪徒拘留的布朗基公民。

标题已经说得相当清楚。再看文章吧！

“正当危险一天比一天严重的时候，你们要辞去公社委员的职务，你们要使政权无人掌管；

“正当万恶的凡尔赛匪徒为了扼杀革命，不惜使威廉^①的腰包装得满满的，以便有权有力来进一步袭击我们的时候；

“正当我们听到的每一声炮响，只要不是预报革命的胜利就是宣告爱国者再次受到屠杀的时候；

“正在这个人民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和严重时刻；

“公民们，你们要背叛革命，不支持革命吗？

“你们是人民的靠山吗？

“……公民们，爱国者别无办法，只有一件事可做：如果他们胜利了，就忘记你们，如果他们失败了，就咒骂你们！”

我们推开了马大姆路的一家茶室的门。罗热尔往常总是在这里，总是坐在为他保留的角落里，坐在一张白色大理石小桌子前看报，这一次我们却没有瞧见他。

“罗热尔先生不来了，”女店主对我们说，“他叫我把这个交给你们。”

① 指德皇威廉第一。——译者注

于是，那位太太递给我们一个捆得好好的沉甸甸的小包。我打开小包，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二十块五法郎的银币……

“完了，”我当时对洪别尔说，“罗热尔老爹真对我们生气了。现在可以这样说，如果他不是给我今天早晨的文章惹火的话，他决不会这样做的。”

这二十块五法郎的银币（当时金币和钞票是很少见的），是我们在十五天以前，为了他竞选公社委员作宣传费特别送给他的。他当然知道，这笔款子并不会使我们的经济发生困难（《杜歇老爹报》每天都会给我们每人一笔数目相当大的款子）……是的，这真叫人不高兴……

我们两个人很难过地走开了。

肯定我们又失掉了一个朋友，一个伟大的朋友，一位导师。

我又回忆起了那本《不朽的诤言》^①出版时的情况。在我眼前又浮现了在矿业学院上分析课时传递那本小册子的情景。紧挨着我的——那时是1863年——有一个外国留学生，波兰人，他还穿着一件皮制的短上衣，里面衬着白羊毛皮，这是他在起义时穿的。我们的教授哈通·德·拉·古皮利埃尔先生一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积分的时候，就看见小册子飞传起来。最后小册子终于回到了我的手里，我很珍视地把它藏进我的口袋。这本小册子前一天已被下令没收。以后只有出重价才买得到。

我只在失败之后，在凡尔赛军进城的第二天，才又见到了罗热尔。那是5月22日，星期一。洪别尔和我决定停止发行《杜歇老

① 《不朽的诤言》即《拉比也歇斯的诤言》。参阅关于罗热尔的介绍一节（本书第94页）。

爹报》。我們跑到《复仇者报》社里去。罗热尔正在那里。他在草拟武装起来的号召，第二天就刊登出来了，有他和他的同事的签名。他一看到我們，馬上就站起来，走到我們跟前，我們相互長時間地、默默地握手……

第二卷：《我們办杜歇老爹报的时候》、《罗热尔》。

* * *

1871年5月16日，星期二。魏尔迈雪和我在报館旁边的一家小酒店里用过早点，这是我同皮阿常去的一家酒店，位置在克罗瓦桑街的狭窄的街口。

“我們到万多姆广场去吧，”我对魏尔迈雪說，“普罗托一定会在部里的包廂里給我們让出一个角落的。”

我們刚走上蒙馬特尔街，就遇到了庫尔伯^①。我們两个都認識他。噢！在拉沃尔公寓，在瑞士啤酒店、在安德莱啤酒店里度过的快乐的晚上啊！医学院大街的瑞士啤酒店早就关门了。奥特福叶街的安德莱啤酒店也不再存在了。赛邦街的拉沃尔公寓最后也不見了。誰再給我們带来那熱鬧的食客比埃尔·杜邦和庫尔伯，听他們用嘹亮的声音唱《松树》和《公牛》的歌曲，讓我們年青人鼓掌叫好呢？

庫尔伯穿着他那非常寬大的靛藍色的礼服向着我們走来。

“你到万多姆广场去嗎？”魏尔迈雪对他說。

庫尔伯沒有吭声。我們觉得他的臉色显得有些忧郁不安。突

^① 古斯塔夫·庫尔伯(1819-1877)，著名画家。4月6日由第六区选为公社委員。教育委員會委員。少数派。被判处六个月徒刑，并被罰出資重建他下令“拆毀”的万多姆紀念柱。庫尔伯逃亡瑞士，并且死在那里。

然，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捲大小不等、五顏六色的信件。他把我們拉到街上的一个僻靜角落，并且把他手里拿着的一封信遞給我們看：

“你們來讀……你們來讀这一封信吧：……”

我一看見庫尔伯叫我們看的那封信，就忍不住要笑……

“你还笑？你，小鬼……”庫尔伯十分严肃地責备我說。

啊！我咬住嘴唇才沒有放声大笑出来。我看到我身边的魏尔迈雪的翹鼻子都笑得发紅了。最后，我也憋不住了，我們两个就都大笑起来。

象我們这样生活在斗争的日子里，誰都能收到庫尔伯叫我們看的那种匿名信。愚蠢的发信人，或者不如干脆說是无理取鬧的坏蛋威胁庫尔伯說：如果他要推倒万多姆紀念柱的話，就要用全世界的炸药来对付他。

“‘我的老皇帝’倒下的那一天，”坏蛋写着諸如此类的話：“可恶的凶手，那也就是你的小命結束的日子，”等等。

庫尔伯給我們看了一大包这样的信。在一封信里威胁他說，在他夜里一个人回家的时候，要用短刀扎死他。在另一封信里威胁他說，在他过桥的时候，要把他扔到塞納河里去——他住在河左岸。第三封信警告他，要在他吃飯的时候給他下毒药，等等。那些署名都是稀奇古怪的；有两把交叉的匕首，有“拿破侖一世的老兵”，“有圣海倫拿島^①的劫后余生”，他們发誓要在这位可怜的伟大艺术家身上为奥斯特利茨^②的战胜者报仇。

① 一个英属小島，流放拿破侖一世的地方。——譯者注

② 地名，在捷克斯洛伐克，1805年拿破侖一世在此战胜奧、俄两国。——譯者注

我們尽力安慰庫尔伯，叫他放心。

“你要我們給你派一个‘社歌老爹报社’的警卫护送你嗎？”我們对他說，“这都是些勇敢坚决，不大在乎你那些老兵的勇士……”

庫尔伯最后也同我們一起笑了起来。当我們到达歌剧院广场的时候，他看来也差不多完全放心了。

第五卷：《起义的城市》、《奥斯特利茨的餘孽》两节。

* * *

今天，阿克索路的花园是綠树成蔭，花开滿枝，跟意大利的城市公墓相仿，当时在那个悲惨的日子，却是滿目凄凉，一片毁灭的景象。当我們走出这座花园，大門还没有关上的时候，我回过头去向那堵墙看了最后一眼。

我的記憶里似乎又出现了堆积如山的被枪杀的人們：有穿軍服的，有穿教士黑袍的，血肉模糊的面孔和砍掉的胳膊腿。我不禁感到一陣心酸，万分悲痛。同时我仿佛觉得其他的死者——我們的亲人——也站起来了，臭名远揚的軍事法庭处死的人，卢森堡宮处死的人，罗包营房的、圣雅克广场的、薩托里的死者，他們排着长长的行列，成百上千地躺在这堵墙下，充塞了这座花园，堆积成一座我几乎望不見頂的可怕的大山，在这座尸山的下面完全掩沒了1871年5月26日的五十个牺牲者（公社的人质）。

第二卷：《关于公社人质死亡的一点真实情况》、《阿克索路》两节。

* * *

对高迪約軍靴的仇恨，不只是沙尔·努伊台先生一个人証实

的。

高迪約軍靴，指的就是國民自衛軍。

國民自衛軍在巴黎城下的戰鬥里表現得很英勇。古斯達夫·蘭伯和昂利·芮格諾勒在布臧瓦爾光榮地犧牲了。他們兩個都是國民自衛軍的戰士。凡爾賽軍隊——一部分軍隊——却並不因此而減少那些毫無道理的、對國民自衛軍的盡情污蔑。

我們的朋友艾米爾·紀福耳是在巴黎巷戰之後被俘的，曾被送到凡爾賽去，據他對我說，在將他送到軍法處以前，審訊過他一個多星期的那位上校最感興趣的就是不斷地詢問他在國民自衛軍那一段的情況。

“嘿，走着瞧吧，布臧瓦爾的軍人！^①”上校譏諷地對他說。

被俘的人只好忍氣吞聲。而那位上校則洋洋得意地說：

“啊！布臧瓦爾的軍人，你們完蛋了！再也沒有你們的好日子了，哼！”

凡爾賽軍一進巴黎就打算發泄他們對他們所厭惡的國民自衛軍的痛恨。

怎麼認出國民自衛軍呢？只有傻瓜還穿着軍服。但是那些穿過軍服、穿過長統靴的窮兵士，他們還保留了在這支被詛咒的軍隊呆過的痕迹，他們是很容易被捕的。他們雖然沒有軍服了，但至少還穿着軍靴——使他們暴露身分的高迪約長統靴（這個名稱是由於軍服製造商名叫阿列克西斯·高迪約的緣故）。

① 巴黎附近的城寨，1871年1月19日法軍和德軍激戰的地方，也是昂利·芮格諾勒和古斯達夫·蘭伯犧牲之處。“布臧瓦爾的軍人”在這裡成爲一種帶有諷刺的稱呼，“布臧瓦爾”的原來含意爲因衛國而光榮犧牲。——中譯本編者注

凡是穿这种軍靴的都被逮捕起来了。不管是公社的还是巴黎被围困时的国民自卫軍。

关于这个问题，我从一位老朋友弗朗西斯·普里韦那里听到这样一件骇人听闻的事实。

5月29日，星期一早晨，战斗已经停止二十四小时了，弗朗西斯·普里韦沿着夏罗纳街茫然地走着，想寻找一个藏身之处。忽然，他遇到了一群人。他站住了。

在一个煤炭行前面，有十二个被捕的人排成两行，在那里等着。他们没有一个穿軍服的，全都穿着破旧的短大衣，穿着衣边都破了的短衫或工作服。

离煤炭行不远的地方，有一些士兵手里托着枪，被捕的人前面站着 一个年青的軍官，手里拿着一根小棒。

普里韦尽量往前凑近。这根小棒是一根擦枪的通条。

“来！”那个年青的軍官吆喝说，“所有穿高迪约长統靴的人都到前面来！”

前面，指的是煤炭行前面。

谁也不动、一动。

那个軍官又一次重复他的命令，因为还是没有一个人离开行列，他自己便走到被捕的人群前面，用擦枪的通条狠狠地抽打那些不幸者的肩膀。

“穿高迪约軍靴的，到墙那边去！”

士兵把这些不幸的人架到了煤炭行的对面，用枪顶着他们的身子把他们枪毙了。

没有一声叫饒，没有一声叫喊。

第一卷:《卢森堡军事法庭的一天》,《穿军靴的,
到墙那边去!》两节。

伊波利特·利沙加雷

(1838—1901)

新聞記者。研究公社的史學家。著名的《1871年公社史》和《街壘後的五月流血周》的作者。如果人們願意了解被“共和黨人”的書籍所篡改掩飾的這一重大事件，這兩本書是應當參考的首要作品。

1860年他一到巴黎立即對帝國展開了攻擊。曾經幾次被判徒刑。1870年第一季度被監禁在聖彼拉口監獄。被任命為國防委員，被派遣到塔爾納省和塔爾納-加龍省。是加里波的呼聲的傳播者，他計劃建立一支義勇軍；但是他的計劃失敗了。4月4日創辦《行動報》，在報上他要求取締反對公社的報紙。在5月17日到24日之間，他又發行了《人民論壇報》，宣傳抵抗到底。參加過街壘戰。當他到達倫敦的時候，法國大使館立即要求逮捕他，但是遭到英國政府的拒絕。他繼續堅持為偉大的“事業”鬥爭。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那時除了弗蘭克爾以外，誰又能算是馬克思主義者呢？儘管如此，他對實際問題却有獨到的正確看法。他很快就明白必須占領法蘭西銀行。

我所以選擇《1871年公社史》中論陰謀這一章，是因為人們平常很少談到它。不要忘記，公社的第一個錯誤，首先就是允許利沙加雷在某處稱之為“叛國者的星云”的那些人隨便行動和進行陰謀活動。巴黎是從內部被破壞的。

至于凡尔赛左派^①，显然它应该负最主要的责任。这样说有些新鲜，是不是？

* * *

反对公社的阴谋

公社孕育产生了一批制造阴谋、出卖城門、接洽反叛的活动。卑鄙的投机分子，看到警察的影子就跑的卡杜达耳^②之流，他们的力量全靠警局的无能和委员会的麻痺大意。他们发表过很多材料，他们彼此诋毁互相揭发，幸而我們可以通过一些私人的材料和可供揭露真相的流放条件来深入了解他们的伎俩。

从4月1日起，他们就勾搭凡尔赛各部，提議为他们开放城門和綁架公社委員。慢慢地他们被分別組織起来了。科尔宾上校參謀負責組織原先奉命留在巴黎的国民自卫軍。一个反动营长、圣西尔軍事学校的老教官沙庞迪埃这次毛遂自荐，得到任用，他还推荐了几个同謀的人：批发酒商杜魯舒、德麦和加利瑪尔。他们所接到的指示是招募潜伏营，以便在下总攻击令之后，当所有的公社軍队都进入防御工事的时候，就占领城内的战略据点。一个海軍上尉，名字叫多瑪連，是布列塔尼团的团长，他說他手中掌握了几千志願兵，并且提出只要用这几千志願兵就可以襲取蒙馬特尔、市政厅、万多姆广场和軍需处。于是他同沙庞迪埃勾搭在一起了。

这些阴谋战士非常活跃，他们在合法的啤酒店周围出人意外

① 指当时在凡尔赛，在巴黎隐蔽活动的凡尔赛派和收买的各种反革命分子。——中譯本編者注

② 卡杜达耳(1771·1804年)，朱安党头子，制造阴谋，反对第一次执政府。——譯者注

地招集了大批人馬，不久就达到了六千人和一百五十名配有釘大炮火門工具的炮手。这些不怕死的人只等信号；不过要滿足他們的要求，一定要有錢，沙庞迪埃和多瑪連通过杜魯舒的活动，从国庫里弄到了几十万法郎。

4月底，他們遇到了一個劇烈的競爭者。那就是勒·迈尔·德·包逢，他从前是海軍軍官，做过克恩的代理总督。包逢认为招募資產階級分子是可笑的想法，建議用狡猾的間諜来引起背叛，瓦解組織，以癱瘓抵抗力量。他的計劃正合梯也尔先生的心意，很受欢迎，于是，包逢得到了委任。他又物色了两个死心塌地的助手，一个是銀行職員拉罗克，另一个是从前碩尔舍团的旧軍官^①拉斯尼埃。

凡尔赛政府还有其他密探：阿隆松，在战争时期曾經当过义勇队上校，后来被他的部下赶跑了，他还曾同中央委员会商談过商吉的釋放問題；弗倫戚尼，后来以欺詐的罪名从英国引渡回来；巴拉尔·德·蒙托，他大胆地来到陸軍部，靠了他的厚顏无耻，竟当上了第七团的团长；賽利尼神甫，不曉得是哪一個艦队的隨軍神甫，居然得到了几个神甫的支持和茹尔·西蒙的担保。最后，还有一些自命动机純良的陰謀家，那些为革命所不齿的將軍：如留尔耶、杜·彼松和加尼埃·达宾。这些誠实的共和党人不能眼看公社破坏共和国。他們接受凡尔赛的錢，只是为了挽救巴黎、挽救共和党以及市政厅里的人員。他們只是想推翻公社，噢！然而决不是卖国！^②

布里埃爾·德·圣-拉节負責整理各方面来的情报，而后来曾因

^① 碩尔舍·維克多(1804—1893年)，法国政治家。他以反对奴隶制度和宣传共和政体著称。在公社初期他曾力图使凡尔赛和巴黎和解，但无結果。——譯者注

^② 这里說的是反面話。——譯者注

詐騙被判三年徒刑的梯也尔先生的秘书特龙山-杜梅尔桑不断往来于巴黎和凡尔赛之間，带来收买的費用，并且監視这些往往互不相識的陰謀分子的秘密行动。

因为陰謀分子互不認識，冲突事件不断发生。他們互相揭发。布里埃尔·德·圣-拉节写道：“謹請內政部长先生对勒·迈尔·德·包逢特別予以監視。我非常怀疑他是一个波拿巴分子。他所領到的錢大部分用来还自己的債。”另一方面，有个报告却說：“我看多瑪連、沙庞迪埃和布里埃尔·德·圣-拉节三位先生，都很可疑。他們常常去彼得酒店，他們不注意偉大的解放事业，反而仿效庞大古埃^①。据說他們是奥尔良分子。”

在所有陰謀分子中最活跃的人物，要算是包逢了，他竟同昂利·普吕多姆上校的參謀部，同維諾领导的軍事学校，并同被炮兵司令居叶把軍械弄得一团糟的陸軍部都建立了联系。他的特务拉斯尼埃和拉罗克操纵着繆萊，这个人在騙得中央委员会的支持后，做了第十七团团长，他使这支軍隊的一部分无法調动了。陸軍部派給他們支配的炮兵軍官皮果耶上尉画出了街壘平面图，所以他們当中的一个名叫巴賽的在5月8日这样写道：“沒有敷設地雷；軍隊可以奏着軍乐进入巴黎。各个机关里混乱异常。”有时他們使国民自卫軍的前任軍官相信中央委员会或公社判了他們死刑，以便把他們招募到自己的队伍里；有时他們巧妙地騙取情报。有好多人身居公社要职。一位曾任公社委員的烏里斯·巴兰被押解到临时重罪审判庭的时候，亲眼看到这样的場面：“有两三个被告，他

① 讲究大吃大喝的人。法国作家拉布雷作品中的人物。——譯者注

們的罪名都不輕——其中一個做過警察局長，另一個做過勒伊區的軍械庫主任——他們在安安靜靜地聽別人控告他們的起訴書以後，若無其事地從衣袋里取出一張證件，交到軍法官手里，同時在他們的耳邊悄悄說幾句話，然後互相敬過軍禮，就逍遙自在地走開了。”

有些公社職員的不謹慎，也便利了凡爾賽的間諜活動。有些參謀部的軍官以及有些機關的首長們為了顯示自己的重要，就在滿是男女間諜的咖啡館里和林蔭路上高談闊論。接替拉烏爾·里果做警察局長的庫爾奈，雖然比較嚴格一些，但並沒有把治安委員會搞好。有一個留爾耶曾經被捕兩次，但每次都能逃脫，並且逢人便講一定要消滅公社。特龍山-杜梅爾桑二十年來一直是盡人皆知的內政部的偵探，而他在林蔭道上幾乎在檢閱自己的人馬。負責構築蒙馬特爾防禦工事的包工人日復一日地找新借口拖延開工。布萊亞教堂安然無事。承包拆毀雪恨紀念碑的工程竟一直拖延到凡爾賽軍進城的時候。只是在偶然的情況下才發現了三色臂章陰謀^①，也只是由於達布羅夫斯基的忠誠，才發覺了維賽的陰謀。

《1871年公社史》第二十二章：《反對公社的陰謀》。

馬賽耳·里維埃樂圖書公司 1947年版。

① “三色臂章陰謀”是凡爾賽分子在巴黎組織的陰謀之一，目的在於破壞公社，幫助凡爾賽軍隊侵入巴黎，血腥鎮壓公社社員。商人拉尼耶（後來由費烈下令逮捕）為此大量製造作為標志的臂章。一個縫臂章的女工沒有懷疑臂章的真正用途，還以為是公社的定貨，天真地到市政廳去領工資，這才偶然地被獲了陰謀。——譯者注

梯也尔先生对外省的策略 左派出卖了巴黎

誰是反对巴黎的主謀？——凡尔赛左派分子^①。

3月19日，梯也尔先生还有什么可以統治法国的力量呢？他既无軍隊，又无大炮，也沒有了大城市。大城市有武器，城市里的工人在行动着。如果小資产階級使外省采取首都同样的革命行动，并且随着革命运动效法它的巴黎姐妹城市的話，那么梯也尔先生連一个正規团的兵力都拿不出来和它对抗。俾斯麦曾經提出要亲自代替梯也尔先生，这样一来一切都会完了。为了繼續存在，为了鎮定外省并且阻止外省扣留那些将使巴黎屈服的大炮，这位資产階級领导人仅有的力量是什么呢？一块招牌和一小撮人。招牌：共和国；一小撮人：共和党的傳統領導人物。

尽管头脑迟鈍的乡村人士反对共和国的名称，不同意把它放在他們的宣言里，詭計多端的梯也尔先生，却开口閉口共和国，并且歪曲国民議会的表決以共和国的名义为行动口号。在起义剛爆发的时候，外省的官吏都接到了同样的命令。“我們要保卫共和国反对乱党”。^②

这当然不能不算一回事。不过，乡村的投票和梯也尔先生的过去都是和这些共和国的主張相矛盾的，当年国防政府的英雄們也未能提出充分的保証。梯也尔感觉到这一点，因此他乞援于那些

① 重点是我加的。

② 重点是我加的。

被流放过的、带过臂章的最忠诚的人。他们的声望在外省民主人士的眼里还是完整无损的。梯也尔把他们拉过来，对他们说，他们掌握着共和国的命运，并尽量迎合他们老年人的虚荣心，大捧特捧一番，结果把他们完全籠络住了，甚至拿他们做了擋箭牌，他竟发出电报说，他们热烈地接受了3月21日所发表的声明。当外省的小资产阶级的共和党人见到了有声望的路易·勃朗、勇敢的碩尔舍和最著名的激进派老战士們辱罵中央委员会的时候，他们本身既沒有从巴黎方面接到任何綱領性的指示或者見到任何能够提出新論点的使者，于是他们就改变了方向，让工人燃起的火把熄灭了。

同上书，第二十三章：《梯也尔先生对外省的策略》、
《左派出卖了巴黎》两节。

让-巴蒂斯特·克雷芒

(1836—1903)

新聞記者，歌曲家。《人民呼聲報》的編輯。自1864年起，時常同第一國際的創始人來往。由第十八區選為公社委員。曾任公共福利委員會、教育委員會等的委員。駐兵工廠的代表。在流血周曾參加過街壘戰。蒙馬特爾失守後，退入別利維爾。曾受缺席審判，被判死刑。避居英國。1881年，為(蓋特的)法國工黨^①宣傳代表。曾去阿登省支持罷工，並在那里住了多年，經常參與工人和工團的鬥爭。從1895年到他逝世前，在巴黎進行鬥爭。與若列斯是朋友。

我這裡選了幾句，說明克雷芒為什麼把他在1866年帝國時代所作的著名歌曲《櫻桃熟了的時候》在1885年呈獻給一位野戰醫院的女護士，因為她正是三界石街壘的女護士。此外，這首歌曲最後補充的疊句會使人想起流血周來。歌曲的頭幾句是這樣的：

我永遠熱愛櫻桃熟了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
在我心裡留下一個沒有愈合的傷口！……

^① 法國工黨是1879年在馬賽召開的第三次勞工代表大會上成立的，工黨黨綱的制定，是在馬克思直接領導下進行的。——中譯本編者注

路 易 絲

所有的人都走了，只有公社委員还留在那里，他們认为这是他們的責任。最后，他們也离开了封丹諾卢瓦街，沿着一条我記不起名字的街道向三界石街走去，这时已經有穿着节日服装的人群到三界石街来看街垒了。時間大約是午后一点钟左右。

事后我才知道，几乎所有在这最后一个街垒进行抵抗的人都被街道的居民收容起来了。他們以后是否被捕，我不知道；但無論如何，5月28日和29日大批枪杀的人中沒有他們的份。我們的旗手和一位同我們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分钟的英勇的野战医院的女护士也沒有被屠杀，关于这位女护上，我只知道她的名字是路易絲。

埃利塞·萊克留

(1837--1916)

著名的地理学家，《世界地理》一书的作者。他兄弟四人，一个是地理学家奥纳西姆·萊克留；一个是外科医生保尔·萊克留；另外一个为国立图书馆的管理员厄里·萊克留，《公社逐日記》一书的作者。

4月初，被凡尔赛匪徒逮捕，他被押在布勒斯特附近的奎勒恩地牢里，在牢里他教了一百五十一名犯人读书写字。

被判处长期流放。由于欧洲地理学会的请求而被释放。

下面的引文使我们特别回忆起(!)纳粹集中营对待流放犯的情况。

*

*

*

(一)你是知道薩托里集中营^①的。空气不足和睡眠不足简直使我疯了八个小时。这且不谈。

(二)当然，你也听说过载运牲畜的车皮，就是用那样的车皮把我们送到布勒斯特的。那时我们是四十个人，人挨人地挤在一个车厢里。胳膊、脑袋和大腿，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这个装人肉货物的车皮封得严严的，我们只能从木板缝里呼吸一点空气。有人在一个角落里放了一堆饼干；但是，因为我们躺在上面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不一会儿就把那些饼干碾成了粉末。二十四小时之内没

^① 在凡尔赛附近，是关押政治犯的监狱。——译者注

有任何其他食物，沒有飲料；只是車到達洛里昂的時候，才發給我們一塊拳头大小的面包。可是在整整三十一个小时的旅程中，我們誰也沒有能够下車換換空氣。病人的糞便和我們的餅干混在一起，成了爛泥；我們中間有好几个人都發瘋了：為了得到一點空氣和擠一點地方，甚至打起架來；有許多人發昏、發狂，簡直就象野獸……

埃利塞·萊克留致利沙加雷書的節錄，曾發表于利沙加雷的《1871年公社史》的附錄中。

茹尔·盖特^①

(1845—1922)

《农村法院的紅皮书》，内容几乎完全是引述凡尔赛分子所犯下的屠杀罪行，永远是指控凡尔赛最有力的证据。

* * *

大 屠 杀

“……甚至到了这种程度。有一个男人走过来。假如有人說：这是一个公社的人；那就立刻把他枪毙。一个女人穿过大街，随便有人說：她一定是某营里的女护士；也就立刻把她枪毙。

“除了为个人的私仇和卑鄙的报复以外，有多少人为了表现积极而告发了他們并不認識的人啊……”

6月9日《人权报》，巴黎七日通訊。巴黎共和权利联盟的一个成員的一封信。

* * *

“他們是快活的，因為他們是勇敢的人。叫人懊喪、叫人傷心的也正是這點！這些不幸的人真是英雄！街壘後面有多少奮不顧

① 茹尔·盖特，法国社会主义者，工党創始人之一，第二国际中派領袖之一。曾大力宣传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同工人階級中的小資產階級影响作斗争。但同时也犯了許多理論上及策略上的錯誤，尤其是不能正确地理解工人階級政党的作用。在資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盖特滚进了机会主义的泥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他就公开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場。——譯者注

身的壮举。在圣马丁门的出入口有一个人手里拿一面红旗；他站在一堆石头上：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勇士，那时弹如雨下，他若无其事地背靠着一个大桶。‘喂！懒家伙！’一位战友这样喊他。‘不，’他答应说，‘我这样靠着，为的是死了也不倒下去。’他们就是这样……”

卡都勒·孟戴斯：《巴黎公社七十三天》，
第235页。

* * *

“营房的大门打开，俘虏们进去后立刻又关上了。

“一分钟还不到，我还没有走上四五步，就有一排可怕的枪声震动了我的耳鼓。他们枪杀了二十八名起义者。突然听到这种可怕的枪声，使我胆战心惊。但是更叫我恐怖的，是在那一排枪声之后，又听到了断断续续的单发枪声，那一定是为了最后结果那些还没打死的牺牲者的。

“我万分惊恐地跑开了……”

《比利时红星报》，特别通讯。

* * *

“昨天我到贝尔-拉雪兹公墓去，从拉-罗凯特监狱提出来的一百四十八名公社社员刚在那里被枪杀了；但是，他们对这么多的大屠杀开始感到厌倦；或许我们不会再看见大规模的枪决了。”

《侏尔美尔报》，巴黎通讯，6月1日。

* * *

“在圣雅克塔焚尸场上，火已经熄了，除了在夏特来剧场的军事法庭验明正身以外，再没有其他审讯，有时甚至连验明正身的手

續都沒有，只由一个伍长带四个士兵，成批地打碎犯人的头顱。

《里昂进步日报》，6月12日，六日通訊。

*

*

*

但是，为了原諒梯也尔先生的沒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或許有人會說，这只是一些个别事件，殘酷屠杀的直接凶手只是一些軍官，應該由他們負責；政府在这方面沒有什麼責任，至于胜利的資產階級的責任就更小了。

謬論！又是謬論！

这一次又一次的屠杀完全是在5月胜利者的計劃之內的，当时駐巴黎的美国公使华希伯恩先生就曾于5月26日对他的一位同胞李茲先生說：

“凡是属于公社的人或是对公社表示同情的人都在被杀之列。”

[……]不需要什麼說明了，是不是？

《农村法院的紅皮書》(为紀念沙尔·德勒克呂茲而作)。《沒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历史》所用的參考資料。日內瓦，布朗沙尔印刷公司1871年版。

阿尔都尔·韓波

(1854—1891)

也許是法国最偉大的詩人。他在写完《天启集》和《地獄中的一个季节》之后，不再写詩，动身到非洲去，从非洲回来之后，就病倒在馬賽一个医院里，并在医院里逝世。克勞代說他曾表示“悔过”，那不是事实。

据說他在十七岁的时候，在公社时期，曾到巴黎去过几天，但这并没有根据。相反，有根据的却是他下面的詩，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只知“向美表示敬意”。

* * *

巴黎的狂飲 或 巴黎的再生

呀，懦夫，这就是巴黎！下車吧！
太阳以它强烈的肺叶吸淨
曾在一個夜晚充塞了野蛮人的大道。
这就是位于西方的神圣的城！

哦！人們預防着烽火再起，
瞧，这里是高楼大厦，林蔭道和小堤，

蔚藍色的天空今天放射着光芒，
可是在那天晚上却是炮火連天：

把死气沉沉的宮殿藏进狗窩里吧！
恐怖的往日已照亮了你們的眼睛。
瞧，火紅色头发的人群正在乱舞，
狂欢吧，憔悴的模样未免使人发笑！

一群发情的母狗正在吃药消炎，
金屋的喊声在叫喚你們。快走！
吃吧！在抽搐的狂欢之夜，
它已傳到了街上。喂！可怜的醉鬼，

喝吧！当强烈的醉人的光芒，
照耀着你周围燦烂輝煌，
你能对杯垂着涎，不声不响，
两眼茫茫，張望着发白的远方？

.....
你們这些骯髒的心，吓人的口，
臭气熏天的嘴，加油干吧，加油！
为了麻木无耻的人，桌上有酒.....
胜利者呵，你們肚子里面真丑！

.....
梅毒患者和瘋子，国王，傀儡和小丑，

什么东西能使巴黎变成淫妇，
是你们的灵魂和躯体，还是你们的毒素和破衣？
她会一下抖掉你们，吵吵闹闹的臭东西！

当你们被摔倒在地、哭哭啼啼，
腹痛、腰酸、还要讨回嫖钱的时候，
红唇娼妇会挺着战斗的胸脯，
扭扭拳头，哪管你们昏迷不省！

当你气愤得双脚直跺，
巴黎！当你受到了多少刀伤，
当你躺下，而在明亮的眼眸里
尚有赭色之春的情意，

呀，苦痛的城，呀，形同半死的城，
你把脸和胸膛朝向未来，
懂淡经营把千万重门打开，
阴沉的过去也许使这城得福免灾：

你的身体，受到莫大的苦难而更有吸力，
你重新见到悲惨的生活！
你觉得血管里青灰色的蛆好象潮水一般，
你觉得冰冷的手指在你鲜明的爱情上乱摸！

这也并不坏。蛆，青灰色的蛆
妨碍不了你进步的呼吸，
斯脱理克斯人弄瞎不了加里亚城女人^①的眼睛
使青色的台阶落下金星般的泪珠。

虽然看见你遍身生蛆而感到可怕；
虽然从没有青青的自然中
把一座城市变成这臭的脓，
诗人向你說：“你的美何等光辉灿烂！”

暴风雨使你有崇高的诗意；
支援你的是力量的浩浩荡荡；
你的事业在沸腾，死亡在号叫，被选中了的城！
你要在深沉的号声中，集合你的步伐。

.....
——社会，一切又已安定：——只有醉鬼
在惋惜妓院生活一去不复回：
狂热的煤气灯，在发红的墙上，
对着苍白的天，发出惨淡的光！

1871年5月

① 加里亚城为波斯的联盟，被希腊征服后，男的尽遭杀戮，女的成为奴隶。当时
建筑家就以加里亚城女人的形象创制人形柱，让她们在风吹雨打中，永远负着苦难的重
量。——中译本编者注

让娜·瑪丽的手

让娜·瑪丽有坚强的手，
夏天晒黑的手，
又象死人的一样惨白的手，
——是不是贞德^①的手？

.....

这双手沒有卖过橘柑，
也不是在神坛脚下晒褐：
这双手也沒有洗过
不开眼的小孩的尿布。

这双手不是表姊妹的手，
也不是在发出工厂气味的森林里
被柏油熏醉了的太阳
晒紅了寬闊前額的女工的手。

这是弯着背脊的人的手，
这是从未为非作恶的手，
比机器还要可靠，

① 贞德(1412—1431年)，法国女英雄，农民的女儿，自幼篤信宗教。英軍围奥尔良时，只有十九岁，請求政府让她率領义军六千人往援，十四日而围解。后被英軍所俘，将她焚死。——中譯本編者注

比馬匹还有力量。

如熊熊烈火的波动，
抖擻起全付精神，
她們血肉之軀高唱“馬賽曲”，
永远不念祈禱經！

这也許要把你們的頸項扼紧，
坏心的女人，这也許要把你們的手揉碎，
尊貴的女人，揉碎你們的
搽滿脂粉的卑鄙的手。

这双手热情放光輝，
能使迷途的羔羊把头回！
烈火般的太阳給她的香手指
戴上一顆紅寶石！

人民的事业使这双手变得枯黄，
如同干癟的乳房！
而她的手背却象神圣的宝座，
所有的起义战士都以吻它为荣！

这双手掌着青銅的机枪，
在充滿了爱意的光輝的太阳下，

显得惨白而灵巧，
在起义的巴黎纵横奔驰：

.....

欧仁·鲍狄埃

(1816—1887)

工业制图員。詩人。歌曲作家。1830年革命期間写了第一首歌曲：《自由万岁》。参加了1848年6月起义。几乎在街垒上牺牲。那时他还是傅立叶主义者。1851年12月2日以后，领导一个布匹图案画車間，因而有机会組織同行的职工，把他們团結到一个工会里来，参加了第一国际。3月26日由第十一区选为公社委員。曾任公共福利委員會委員(4月21日)。虽然反对雅各宾主义，却投票贊成建立社会治安委員會。曾参加街垒战。受过缺席审判，被判死刑。逃亡英国，后来又到美国。在参加美国工人运动的同时，一直和旧日的公社社員保持联系。回到巴黎以后不久，因瘫痪症去世。

他在1871年6月写了《国际歌》的歌詞。

* * *

白色恐怖

贈艾米尔·馬沙尔

“保守派的先生們，
你們是偉大的‘秩序党’，
讓我們来审訊，別再耽誤！
九头蛇还能咬人。”

我們占領了巴黎，用机关枪
來逞英豪，足足有八天功夫，
他們向人群射击，扭的扭，倒的倒，
但是怎样开場的就怎样收場。

替我枪毙这些家伙！

枪毙这些家伙！

看老天爷的面上，枪毙这些家伙！

.....

多么卑怯呀，这些罪魁，

他們已逃至边境。

这都是些龟奴，

扒手小偷，

彈奏的乞丐和粪夫。

在这些劊子手身上搜到多少錢財！

米利叶尔卷逃了二千万。

德勒克吕茲本来是苦役犯。

替我枪毙这些家伙！

枪毙这些家伙！

看老天爷的面上，枪毙这些家伙！

.....

嬰兒未出娘胎

已經成了放火犯。^①

① 这儿鮑狄埃影射的是凡尔赛分子捏造的“女纵火犯”的鬼話，据他們說，在五月事件中，可怕的“女纵火犯”要把整个巴黎放火烧光。

为了消灭这些孽种，
任何手段不嫌太凶。

举个例子：在蒙马特尔，有一个女人，
因为丈夫被打死了，她哭着扑过来咬人；
虽然她怀孕在身，人们还是抓住这位大娘：
是她逼得人打了两枪。

替我枪毙这些家伙！

枪毙这些家伙！

看老天爷的面上，枪毙这些家伙！

这首歌曲 1885 年曾在《社会问题》杂志上发表，
在 1951 年法国联合出版社出版的《巴黎公社诗
选》中引述过。

泰奧菲尔·費烈

(1845—1871年11月28日)

會計員。由十八区选为公社委員。初为代理檢察官，后为駐治安委員會代表。在5月的日子里曾参加街垒战。6月被捕，在軍事法庭上以及在薩托里集中营的刑架上表现得极为英勇。就义时才二十七岁。

很少人記得在3月18日护守巴黎大炮时被人杀害的国民自卫軍战士屠尔平，費烈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很少人最初就要求进攻凡尔赛，他又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

路易絲·米歇尔对他有着极为誠摯的友誼，凡尔赛則对他抱着刻骨的仇恨。

我把費烈在凡尔赛法庭上的声明引述在这里，它有力地表明了野蛮无理的是哪一方面，革命者和詩人又属于哪一方面。費烈声明的結尾很有莎士比亚那种震动人心的气派。

*

*

*

……可耻的巴黎投降和签定和約以后，共和国就处在危險中。继帝国之后的人們滾倒在污泥和血泊之中……（这时第三軍事法庭庭长麦尔連上校打断了他的話，大声叫道：“滾倒在污泥和血泊之中！……这里我要打断你的話。你們的政府难道不是也在同样的情况之下嗎？”）他們却抓住政权不放，他們虽然受到公众鄙視，却在暗地里准备政变；他們坚决拒絕巴黎选举它自己的市議會……

(这时加沃少校插嘴說：“沒有这回事！”接着麦尔連上校也說：“費烈，你說的是假話。繼續說下去吧，但在你第三次說謊的時候，我还要打斷你的話的。”)……公正的、說實話的報紙被封閉了，優秀的愛國者被判处死刑……(这时加沃少校又插嘴說：“被告不能繼續这种演說。我要請求依法辦事。”)……保皇党企图分割法国的殘破河山；终于在3月18日夜晚，认为万事俱备，时机已到，企图解除国民自卫軍的武装，并且大批逮捕共和党人……(这时麦尔連上校又拦阻他說：“算了吧，你坐下，叫你的辯护律師发言吧。”但指定的律師要求让費烈把他声明的最后几句讀完。麦尔連上校只好同意)……我是巴黎公社的委員，現在落在征服者的手里。他們要我的头，讓他們拿去吧！我决不会忍辱貪生。我已經自由地生活过，也要自由地死去。我只想再說一句話：命运是变化无常的；我让后世来紀念我，来为我复仇。(这时麦尔連庭长又插嘴說：“紀念这样一个杀人犯！”)

費烈在凡尔賽第三軍事法庭上的声明。引自利沙加雷的《1871年公社史》。

茹尔·阿利克斯

(1818—1903)

3月26日由第八区选为公社委员。是驻第八区区公署的代表。5月6日因为私揭封条被公社中的温和派分子逮捕。但是立即被释放了。曾投票赞成建立社会治安委员会。多数派。曾受缺席审判，被判死刑。

玛丽·费烈是泰奥菲尔·费烈的妹妹。在凡尔赛匪徒进入巴黎搜寻她哥哥的时候，玛丽·费烈宁可被他们投入监狱，也不肯说出他哥哥在什么地方。

* * *

玛丽·费烈

历史会把对泰奥菲尔·费烈的纪念和他妹妹玛丽的伟大和崇高的忠诚联系起来的，我们在这里对她圣洁而伟大的一生表示敬意〔……〕

玛丽·费烈，我们向你致敬！尽管你千方百计不求扬名，我们还将永远怀念着你，我们这些被判死刑、被驱逐出境和被流放的人，在这里给你送殓〔……〕

荣誉归于你，玛丽·费烈，我们要效法你，不是再做烈士，而是要取得胜利。

共和国万岁！革命万岁！

玛丽·费烈葬礼上的悼词，1882年6月28日。



凡 尔 賽

槍斃嗎？也許；但是肯定要使用叉子、棍子、馬刀和刺刀。我們布列塔尼的別動隊和巴黎的志願兵只要一想到這件事就樂得手舞足蹈。

打普魯士人時只用說：“前進呀！”

但是，要打巴黎公社社員時，應該說：

“打獵呀！”

1871年1月3日《費加羅報》。

人們正式要求將全體公社委員、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其他同類機構的人員，將所有無恥地配合過勝利暴動的新聞記者，所有形迹可疑的波蘭人、所有怪誕不經的瓦拉几亞人……統統當眾槍斃。

1871年5月16日《費加羅報》。

爱特蒙·德·龔古尔

(1822—1894)

他是茹尔·龔古尔的哥哥和合作者，“现实主义”小說家。他和茹尔·龔古尔合著《吉米尼·拉赛特》等小說。他写了一本日記，里面每頁都充滿了对巴黎公社的仇恨和誤解。但是，仍有一处，他也不得不承认“是人民自己在进行自己的战争，自己在主动打仗”。

* * *

3月28日，星期二 报纸认为目前发生的事件只是一个地方分权的问题。而结果是工人群众夺取法国并专横地奴役贵族、资产阶级和农民。政权从有产者手中转移到无产者手中，从对于社会安全有利害关系的人手中转移到完全不顾秩序、稳定和安全的人手中。

总之，也许在世間事物变化的偉大規律中，象我在《思想和感覺》中所說的，工人对現代社会來說，同野蛮民族对古代社会一样，是毁灭和瓦解的暴乱分子。

.....

4月2日，星期日 大約在十点钟的时候，庫尔別武阿方向响起了炮声。好，內战开始了！說实在的，事态到了这步田地，比那些伪装的暗斗还要好些……炮声停息了……凡尔赛打敗了嗎？……哎呀！只要凡尔赛遭到一点小小的失敗，它就算完了！有一个米深

望我的人告訴我說，根據他在人群中聽到的話，恐怕是一次失敗。

我立刻動身到巴黎去。我細心觀察人們的表情，因為它好比是革命事態發展的晴雨表。從他們的表情上我看到人們有一種含而不露的滿意、有一種暗藏着的歡樂。最後，一份報紙使我知道別利維爾人^①打敗了。

我有一個非常傾向於公社的朋友，他認為目前發生的事件說明我們到了“一個新時代”。我個人對於那些人所領導的新時代早已厭煩了，連我的朋友也可能不同意跟他們站崗放哨呢。

我聽見一個年輕的別利維爾人對他的同伴嘆息說：“呆在連隊里真沒意思，只是拚命大吃大喝！”

.....

4月4日，星期二 我醒來時十分不痛快，四野一片靜寂。難道凡爾賽要敗了嗎？莫非我們要由巴黎公社的人來任意處置了嗎？幸運的是我立刻又聽到了機關槍聲。

.....

4月12日，星期三 今天早上醒來時，我望了望伊西炮台，我以為它已經被攻下來了，可是那里卻還插着紅旗。莫非說，凡爾賽的軍隊已經被擊退了？

為什麼普魯士人沒有遇到過這樣頑強的抵抗呢？因為祖國的觀念正在消滅；因為就是在受到侵略和遭到慘敗的日子里，“各國人民皆兄弟”的觀念還是深入人心的。因為不分民族的國際主義思想已經滲入群眾中了。

為什麼這樣頑強抵抗呢？因為在這次戰爭中，是人民自己在

① 指巴黎公社方面的人。——譯者注

进行自己的战争，自己在主动打仗，不是在军阀的逼迫下打仗。这种战争吸引了他们并使他们感到兴趣。因此，什么都不能使他们厌倦，什么也不能使他们丧失勇气，什么也不能使他们后退。随便人们要求他们做什么，他们就能做到什么——甚至能够要求他们成为英雄。

在香榭丽舍大馬路上，經常落下許多炮彈，有的甚至打到阿莫路的高地上，在廣場的石碑周圍，站着許多好奇的人，时刻有信差騎着快馬跑过，他伏在馬上，完全象馬戏团里的猴子。

在万多姆廣場的街壑里，穿着骯髒的紫色軍用大衣的人走米走去，有的还在枪尖上挂着小鍋。这些人看样子仿佛是故意要出乖露丑似的。

軍粮所里时刻搬出大桶的酒来，一个公共馬車夫从軍粮所前走过的时候，給我讲起了惊人的浪費現象：軍官們为自己的士兵要求两份口粮；別利維尔的妇女們天天用圍裙包走四、五个面包。

.....

5月5日，星期五 这些在趾高气揚的流氓手下生活的人民所表现的軟弱无能和冷漠的样子叫我十分憤慨。我看到他們繼續过昏天黑地的生活是不能不生气的；看到这伙乱七八糟的男女，看到上下顛倒，人神不分，怎能不气愤填膺呢！不，在这年很热的八月間，巴黎簡直只剩下一个軀壳了。啊！現在的巴黎人呀，別人可以在他們怀里强奸他們的妻子……还可以對他們作更坏的事，从他們口袋里搶走他們的錢袋，而他們將仍是现在那样，我从未見过的最怯懦的人。

今天晚上，在施舍的地方，公社社員当众表示鄙夷施舍。他們

輕蔑地从理論上不要慈善机关的救济。有一个人声称，社会应该使每个人都有收入，理由是下面的格言：“我活着，因此就应该存在！”而大家重复唱着：“我們再也不要有钱的人了！”

.....

5月9日，星期二 国民自卫军：国民自卫军：崭新的红旗：盛装的女服务员：后面背着背包、前面挂着绷带箱的巡回女护士：一大批军队聚集在路易十五广场上了，有一陣，我以为这群乌合之众的士兵要开到城防堡垒中去。其实，这只不过是军队检閱，其中有許多頑童，看了实在叫人厌烦，叫人反感。

.....

5月15日，星期一 一直在期待着攻城，得到总是迟迟不来的解救。

你們想象不到在这种无业游民的暴政下，在这些混充军人的恶棍匪徒中間，生活是多么痛苦。

.....

5月28日，星期日 ……突然，我看到人群开始跑起来，好象在骚动的日子受到冲击的人群一样。騎兵出现了，样子很凶，手中捏着馬刀，把馬勒得直立起来，馬一倒退，使走在馬路中間的人都挤到两边的人行道上去。在騎兵中間，走着一群人，最前面的一个长着黑胡子，脑門上扎着一块手帕。我看到另外有一个人好象走不动了，他旁边的两个人搀着他。这些人的面孔特别蒼白，目光无神，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听见一个女人一边逃跑一边喊：“我怎么这样倒楣，跑到这里来了！”我旁边有一个安静的市民在一、二、三、四地数着，……他

們一共是二十六个人。押解队催促这些人快跑，一直跑到罗波兵营，一进兵营，大門就又猛又急地关上了。

当时，我还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可是，我心中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不安。那个刚刚数完了人数的市民对他旁边的人說：

“用不着多久，你就会听见声响了。”

“什么声响？”

“嘿，要枪毙他們呀！”

几乎跟說話的同时，圍墙里的激烈的枪声就爆发了，这是机关枪有节奏的連发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达达达的杀人枪声——中間隔了好长一会儿——然后是第六次，接着又是两次相連的急促的枪响。

这声音仿佛永远不会完似的。后来，终于不响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兵营的两扇营門打开，发出啾啾难听的声音，接着还有一声枪响，随后是最后的一枪，人們的呼吸又感到紧张。据说那是警察开枪結果那些中枪未死的人。

这时，一群好象喝醉了酒的士兵从刑場的門里出来了，他們枪上的刺刀有的还带着血。两辆紧紧关着車門的貨車进入院子之后，从車上走出了一个小神甫，片刻之間，人們沿着兵营外边的圍墙可以看見他那瘦小的挟着雨伞的身軀和迈着艰难步伐的两腿。

6月1日，星期四……在道賽咖啡館里，有一个騎兵上校坐在我們旁边吃晚飯，他談到了昨夜的一次抄查，还談到在日納維里叶半島枪毙了許多人。

今天晚上秋风大起，人們刚从墙上撕下来的巴黎公社的布告象雕零的落叶似的在馬路上被秋风赶得沙沙作响，人們听到嶄新

的三色旗迎风飄揚的叭叭聲。

《羅古爾兄弟日記》第2集，第1卷（1870—1871）。沙爾班特耶圖書公司1890年巴黎版。

保尔·封杜略

历史家。著有《公社时期的巴黎教堂》，这是一部凡尔赛派对巴黎公社充满仇恨的书，但是有参考价值。

我所以选引关于封闭伟人祠圣日内维尔教堂的一页，是因为我希望读者注意一件我认为很重要的事。留在巴黎的凡尔赛分子，尤其是神甫们，不断地进行特务活动。他们把巴黎公社社员们的名字记下来，以便将来有一天告发他们。然而，第三段总算是很新奇的。

*

*

*

伟人祠圣日内维尔教堂

他们在3月31日到伟人祠圣日内维尔教堂来了，把施舍箱倒空，登记了几件值钱的物件，并封了门。但是，这些莽夫所干的事只能算做完了一半。

教堂外面那个象征人民得救的铁十字架，是高高耸立在教堂正面的人字墙上的。两个人自告奋勇地作了一项爱国的工作；他们爬到正面的人字墙上，把十字架的横臂锯掉，然后在直柱上挂上了一面红旗。

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两个好心的工人的姓名。一个是名叫杜布依的铁匠，他在5月26日在卢森堡被枪决了，另一个名叫尚伯卢，受过单独监禁后被释放，在围城期间，他在交易所附近开过赌局。

他在襲击諾伊桥时受了伤，死在馬尔斯教場的野战医院里。

不仅如此，第五区的代表們又在偉人祠上插了第二面紅旗，紅旗一升起，队伍立刻举枪致敬，同时在偉人祠广场、埃費尔广场以及芒卢日区区公署的大炮同时鳴放礼炮庆祝这件事的胜利。

这便是封閉圣日内維尔教堂的經過(教堂于3月30日封閉)。

《公社时期的巴黎教堂》(1873年版)

馬克西姆·杜·康

(1822—1894)

作家。鮑特萊爾^①的老朋友(鮑特萊爾曾把他的名詩《旅行》獻給杜康),他也是福樓拜的老朋友,后来又同福樓拜鬧翻了。1848年6月間,当过国民自卫軍,受过伤,得过卡芬雅克^②授予的勳章。他也是历史家,曾在1878—1879年間出版了一部四卷的作品:《巴黎的动乱》。他在这部作品中,对5月的日子裡的战敗者,肆意发泄了自己的仇恨。

在巴黎公社期間,他为凡尔賽的主子們做了类似特务的活动。

我所选引的文章,虽然非常簡短,总能使我們認識馬克西姆·杜康是个小小的似是而非的議論家(例如他說:“巴黎公社是外省人造成的!”),这些議論是从前的、尤其是今天的資产階級所热爱的。在这方面,我們應該承认,馬克西姆·杜康是个先驅。

*

*

*

巴黎的动乱

……繁華的首都是危險的,它以令人向往的華麗吸引着人,并

① 沙尔·鮑特萊爾(1821—1867年),法国詩人、頹廢派的先驅。主要作品有:《惡之花》(1857年),他在这部詩集中把不成形的、丑惡的、畸形的东西都加以美化。还著有《短篇散文詩集》(1868年)。——中譯本編者注

② 卡芬雅克(1802—1857年),法国將軍,屠杀巴黎无产階級的劊子手。1848年任陸軍部長时,用鮮血淹沒了1848年六月起义。卡芬雅克的名字成为摧殘革命运动的劊子手的通称。——中譯本編者注

且使人留在那里。法国的头太大了,象一切患脑积水症的人一样,很容易有瘋狂激烈的发作。巴黎公社就是一种这样的发作。純粹的巴黎人,象上一世紀所說的在巴黎土生土长的人,参加这种可耻暴行的是为数很少的。所有外省的渣滓都在巴黎发酵了,象特兰凱、德勒尔、克雷芒、杜朗这样的鞋匠,象魏尔迈雪、維西奈、韦尔莫烈尔、皮阿、格魯塞、庫尔奈、阿尔努、布呂奈尔那样的記者,象瓦萊斯、烏尔班、龙格等那样的間諜,……象爱德那样的药鋪伙計〔……〕象只热烈那样的馬夫,全都是些庸碌无能、爱好虛荣、嫉妒別人的人〔……〕巴黎如果不能实现他們的梦想,就該灭亡。巴黎連他們的大名都不知道,为了惩罚这个罪过,巴黎就会被燒掉。

.....

巴黎是外地人的杂耍場,外省无聊的小丑都到这里来大談其社会主义的騙人鬼話,耍革命的把戏。如果人們不接他們的意見鼓掌,他們就判观众死刑,并且放火把戏院燒掉。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看到这样的事情,但願上帝永远不叫我們再看見这样的事!

第二卷:《巴黎公社的插曲》,阿舍特书店
1879年版。

* * *

如果說叛乱是可惡的、越軌的,那鎮压就更可怕了。賽勒伯爵^①說过:“在主要帶有政治原因的集体犯罪和集体惩罚中,受害者的人数往往不可避免地要超过罪有应得者的人数。”战争期間和战后草率处决的情况又再一次証实了这个不幸的真理。在那种情况

① 奧利維埃·德·賽勒(1539 - 1619年),法国的农学家,著名的农业劇院的創始人。他曾把桑树的栽培方法传授到法国。——中譯本編者注

下,使人明显地感觉到不是凭正义、而是凭愤怒来处理案件。暴动的主要领袖带着早就准备好了的假身分証,拿着通过征收而“节约”下来的钱,都逃出了国境,找到了可靠的隐身之处,那些餓得没办法,参加了他們所譴責的活动的穷人……却死去了……

第一卷:《巴黎公社时期的监狱》,阿舍特书店
1878年版。

古斯塔夫·德·莫利納里

新聞記者。《辯論報》的編輯。臭名遠揚的反動分子；但是，他著的《巴黎被圍時期的紅色俱樂部》並不是乏味的書。不管莫利納里怎樣存心誹謗，有時對會議還是做出了確切的報導……

* * *

莫里哀大廳俱樂部 (4月27日星期五的會議)

一個國民自衛軍負責人埋怨說，万多姆廣場有命令叫他那一營去諾伊，却不發給他們彈藥，據說要到麥奧門才發。當這一營人帶着指揮官昂利簽署的命令到達麥奧門時，卻又說沒有彈藥了。因此他們只好再折回來。那位發言人說，他和他的弟兄們絕對不是“什麼也不想幹的人”，他們很想去作戰。（發出各種不同的嘈雜聲）。公民勒……跑向講台，他說：這位公民的埋怨是不對的，（有歡呼聲，也有不滿意的聲音）肯定說，他錯了，不在万多姆廣場發彈藥做得非常對。公民們，你們知道，要是在巴黎發彈藥會發生什麼事情呢？那樣一來，如果他們是個反動營，就會用彈藥來對我們，里外夾攻（對了，他說的有理）；我們必須比任何時候都更加警惕反動派的陰謀，同時也不要忘記，在我們面前逃跑的反動分子十分無恥，會從我們背後來襲擊我們。現在，你們也許還會問我：為什麼在麥奧門也沒發彈藥呢？那可能是另外一個營比方才發言的

那位公民所屬的營更勇敢一些，走得更快一些，先到了那兒，把彈藥拿走了(各種騷動)。公民們，我們要監督公社，但是，不要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它。我再說一遍，公社不在巴黎分發彈藥是對的，這是一個謹慎的措施，不該指責它，應該贊成它(掌聲)。

《紅色俱樂部》。《巴黎公社時期的紅色俱樂部》。

加尼叶兄弟出版社 1871 年版。

泰奥菲尔·戈蒂叶

(1811—1872)

不太重要的诗人，不过在他那个时代却很有名。他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論的台柱，在《欧尔那尼》剧本^①上演的論战中，他是站在雨果那一面的穿“紅坎肩的人”之一。鲍特萊尔把自己的《恶之花》詩集献给了这位“法国文学的魔术师”。

我記得他給《琺瑯和雕玉》詩集所写的序言有这样几句：

正象歌德^②在魏瑪坐在自己的沙发上，

不問世間的事情；

正象哈費茨^③閑来采摘玫瑰花；

我不管暴风驟雨扣打紧閉的窗戶，

埋头写我的《琺瑯和雕玉》。

然而，过了几年，紅坎肩沒有人穿了，紅旗在市政厅飄揚了两个月，一切都改变了。而戈蒂叶却敞開自己在凡尔賽的窗戶，观望被俘的巴黎公社社員从窗前經過，被押送到薩托里集中营去

① 《欧尔那尼》一剧是雨果在1830年写成的。其内容是描写一位西班牙的气质高贵的反叛者欧尔那尼和国王进行决斗的情形。这部充滿反抗精神的剧本在1830年7月革命发生以前出现在舞台上，就象爭取自由的伟大号召一样，轰动了整个社会。——中譯本編者注

② 約翰·伏尔弗于格·歌德(1749—1832年)是德国伟大詩人和思想家。曾以自己的作品极力反对落后的封建統治和王公的橫暴，可是后来他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情緒逐漸消退，轉而适应那时德国的现实，1775年他到了魏瑪公国，担任卡尔·奥古斯特的部长。——中譯本編者注

③ 哈費茨系杰出的波斯抒情詩人。——譯者注

(的确,“超然”的艺术尺度把巴黎公社的社员们变成更伟大了)。

*

*

*

在他们周围,警卫队围成一圈,和他们一样热得难受,警卫在纹丝不动的马上几乎坐不住了,便伏在鞍头上……他们身上蒙着如此厚的一层灰尘,甚至没法辨别他们身上军服的颜色,只有又尖又长、上面没有旗帜、靠住大腿挂着的铁矛,说明他们是属于什么兵种。一切特征都消失了。他们已经不再是兵士,而是一个不分国籍、不分时代的战士,可以说是罗马人或桑布勒人,是希腊人或麦迪亚人……

……当然,这是一些残酷的罪魁祸首、杀人放火的凶犯,肯定不会令人感到兴趣,但是,处在这种畜牲情况之下,也会使人怜悯。有些同情的人就送来了几桶凉水。

于是,大伙儿乱哄哄地跑过来了,互相碰撞、彼此推挤,手和脚一齐爬过去,一直把脑袋伸进木桶,不顾连连打在身上的棍棒,就大口大口地喝起来,他们的动作简直和畜牲一样,看不出一点人样来。

……看到这种景象,真以为自己不是在大王宫前,不是在凡尔赛的阿尔姆广场上,而是在法萨卢^①战场上。

《巴黎被围时的情景》:《现代的野蛮人》一章。

① 法萨卢,古希腊城市,恺撒在此战胜罗马将军庞培。——译者注

亞力山大·小仲馬

(1824—1893)

· 大仲馬的儿子。作家。他初期的小說沒有多大意思，后来又写了一些剧本，同样毫无意义。由于他剧本中巧妙地穿插了一些放肆的色情和傳道說教的陈詞濫調，这些剧本迎合了资产階級人士的心理。

在 1871 年，他瘋狂地攻击“巴黎的群氓”，比起阿尔丰斯·都德、巴尔貝·多勒維里、卡杜勒·孟戴斯、爱特蒙·德·龔古尔^①等人来也是有过之无不及的。

首先引述的是小仲馬辱罵了当代最偉大的一位画家，这位画家的罪名仅仅是和公社有联系。

其次是在数千被枪杀的妇女的尸体面前他所写的小小“感想”。

* * *

人們称之为古斯达夫·庫尔伯的这个家伙是什么样的蝸牛和孔雀的荒唐結合？什么样的古怪族种？是从什么样的臭皮囊里生出来的怪物呢？

.....

为了尊重妇女，我們不想談她們里面的女性（巴黎公社的女社

^① 全都是“名”作家，才华各不相同，但在用骯髒的言語詆毀巴黎公社方面，却是不相上下的。

員),她們只有死后才有几分象个女人。

《公共福利报》, 1871年6月8日。

法朗西斯克·薩尔塞

(1827—1899)

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教师。記者。凡尔赛派的《三色旗周报》的撰稿人。平庸、自負和阴險的戏剧評論家。

他辱罵巴黎公社，瘋狂贊揚“流血周”的大屠杀。他不会說德語，有时因此感到很遺憾。

* * *

“……这就是 X 城吧？”我問他。

“呀^①。”

你决想不到这个“呀”字是怎样說出来的，其中包含多么深的意义。这个“呀”字似乎含有比德国啤酒杯还深的意义：是的，可怜的法国人，我們终于到了，不必再怕什么；再也沒有人向你索公民証，再也沒有人把你送进監獄。你可以自由往来、随便談話。你餓了可以吃，渴了可以喝。你再也听不到炮声。也不会再有人强迫你向自己的同胞开炮。你再也不会被迫閱讀費里克斯·皮阿的猥褻的散文、茹尔·瓦萊斯的花言巧語或庸俗喜剧家罗什福尔血淋淋的諷刺傳单了。你是在自由的国家，“呀”，你是在一个充滿友誼的地方，“呀”，你是在巴伐利亚人的刺刀保护之下了，“呀”，“呀”。

在这个“呀”字里包含有和藹、同情、善意，同时还有力量和紀律的感觉，这使我放心，使我高兴，不像我以前所曾……

① “是”(德語)。——譯者注

……(于是),我不能不一再重复这个“呀”字,并竭力想把語音念准。他把烟斗从嘴里拿了出來:“啊!法国人从(总)是考(高)考兴兴的,”他說。“呀,呀!”于是,我們两个人面对面大笑起来。

我向你保証,这都是些好人,人家却誹謗他們,一星期以前謠傳他們要开拔了,那真会令人黯然神伤……

《三色旗周报》, 1871年5月20日。

* * *

即使我們必須用血泊来淹沒这次暴动,即使我們必須燒毀城市来埋葬这次暴动,我們也决不能妥协。虽然断头台将要取消,必須只为筑街垒的人保留下来。

同上。

* * *

有一些冷靜而有見識的人,他們的話我是毫不怀疑的,他們却以一种杂有恐怖的惊异心情向我述說了他們亲眼得見的景象,使我深思不解。

一些年輕的妇女,相貌美丽,身穿綢衣,拿着手枪走到大街上来,在人群中射击,心高气傲,眼里充滿仇恨,她們說:“你們馬上枪毙我吧!”其中有一个,因为有人从她家窗口开枪射击,就在屋內把她逮捕,要把她綁到凡尔賽去受审,她却大声喊道:“算了,就在这儿枪毙我吧,不要麻煩我走一趟了!”

* * *

人們看到,所有被狂怒的士兵匆匆枪杀的妇女临死都在破口大罵,視死如归,象为一种天职而牺牲的殉道者。

《高卢人报》, 1871年5月13日。

吉 甫

(1842—1932)

她的真名是西碧勒·德·利克蒂·德·米拉波，馬台尔伯爵夫人，是十九世紀末十分出名的女作家，作有《廉价的婚姻》（暢銷書），是拥护波旁王朝的正統派。

在“流血周”的末期，她“大胆”来到了巴黎，来到了“解放的”城区，正象第一段引文所說的那樣，城里的小商人（正是这些小商人发出了几千封告发信，以便取得当局对他们的好感）确实很亲切地欢迎了她。

* * *

我在謝弗尔街发现了我一向沒注意到的 一家小飯館，在这家小飯館里，人們給我拿来了很美味的肉餡的烤餅，一块煎得很好的小牛排，以及这家飯館拿手的水果餡餅。但是我要水果，却得不到。

“啊，夫人！……”老板不嫌麻煩，特地过来对我說：“您想想，前天还在离这儿两步远的地方打仗呢。……就是現在，仗也沒有打完……”

我到車站的时候还希望听到炮声，但是，不管我怎样注意听了半天，还是一片靜寂。我問道：

“巴黎还在打仗嗎？”

“听說还在打……”

“那么……要是开炮的话……我们该听得见呀……但是我们什么也没听见……”

“您可真福气好，我就是在不开炮的时候也听见炮声，”女账房对我說。

接着，她攥紧拳头指着門口又說：

“啊！穷鬼！賤貨！”

“听你这样說話，我真高兴，”我說，“因为我到巴黎两小时了，一直只跟公社的人打交道，我还以为……”

“因为您是一位貴妇人，他們会让您看的……不然，他們就太不成話了，……現在不会再有什么危險，他們已經打敗了……您到过市政厅那边嗎？”

“沒有……那边有什么事？”

“听說那边堆滿了燒焦的尸体……”

我站起来准备动身，忽然有几个醉汉在謝弗尔街唱起歌来，老板亲切地問我：

“您不害怕嗎？……要不要人送一送？”

“謝謝您，我过街就到了……我就住在巴魯耶尔街……”

他仔細打量了我一陣說：

“巴魯耶尔街！是巴魯耶尔街五号嗎？……您就是那位在打仗以前天天早晨騎馬出来的年輕夫人……罗歇先生的夫人嗎……”

“正是！”

“我早就該认出您来……啊！我很久以前就認識您的公公和他家的少爷小姐！……老爷要大喝一頓的时候，总是到我們这里来买好菜的……可是您，我只是在您騎馬的时候看到过……这回您明

白了吧？……府上都好嗎？”

“很好。”

“夫人是不是还要待几天？……为了不叫您来回跑路麻烦，把飯給您送到府上去吧？”

.....

中午，恢复了鎮靜和高興的麥齊愛爾先生來了，他帶着十分快活的神氣對我說：

“一切都很順利！……巴黎要不是今晚解放，明天一定解放。明天，凡爾賽有群眾祈禱大會……那一定很壯觀！……一定要上那兒去看看……我們要到星期一才走……這是梯也爾先生的一次勝利！……”

我說：“啊！別再說了，我對梯也爾先生的勝利毫無興趣，他的品性、他先後在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都使我非常反感。”但是，與我相反，盲目相信他的麥齊愛爾先生却萬分熱心。他向我解釋說：

“你去看看吧！……你再也認不出是凡爾賽了！……城里擠滿了人……我真是運氣好才給您在雷賽弗瓦訂到了一個房間……”

《第三共和國時代的快樂童年》，卡耳曼·勒維出版社 1931 年版。

梯也尔先生

(1797—1877)

綽号“小松鼠”。律師、新聞記者、历史家和政治家。复辟时期是自由党人，篡窃了1830年人民的胜利果实，拥护路易-菲力浦登上王位。組織鎮压正統派人和貝里公爵夫人等(1831年)。尤其是鎮压了共和党人的起义(里昂、巴黎、特兰斯倫納街大屠杀，1834年)。他支持路易·波拿巴为共和国总统候选人。1863年，他是立法团議員，参加自由党。1871年他是国民議會議員，被国民議會任命为首席执政。定都凡尔賽，(3月18日)企图从巴黎人民手中夺取大炮，挑起內战。在大多数君主主义者、帝国时代的將軍和俾斯麦的支持下，凡尔賽左派又不开口反对，他炮击了巴黎。在“流血周”下令大肆屠杀。在他(5月28日)致各省省长的电文中竟大胆写道：“現在，巴黎公社社員已被击退并被压縮在法国軍隊和不准他們通过的普魯士軍隊之間，他們(巴黎公社社員)要受到懲罰了，他們不投降就只有等死。”

国民議會任命他为共和国总统，1873年5月在君主主义者联盟面前被迫辞职。

骯髒无耻的人物，他敌視任何形式的进步。

* * *

我們在凡尔賽过了十五天，什么事情都沒有做。这是我一生最不好过的日子。巴黎流行着这样一种說法：“凡尔賽完蛋了。只

要我們一到，士兵就会举枪投降。”我确信不至于如此；不过，只要向我們进攻的敌人有七、八万人，我也不敢担保說我的軍隊是可靠的，因为軍隊会由于数量相差悬殊而发生动摇。所以，我下令把軍隊集中起来，不准別人和它接近。我們的主力駐扎在薩托里，已經得到命令，不許和任何人接近，并且得到指示，任何企图接近軍隊的人，格杀勿論。在涅伊方面，我命令据守蒙瓦列連的勇敢战士：只要一見大批敌人，立刻进行无情的射击。

与此同时，我已正式下令，要好好对待我們的士兵。我增加了他們的口粮、特别是大家都知道的数量不足的肉食。我深信这样給他們吃得好好的，让他們駐扎在軍營里，叫軍官和他們在一起，部队的力量很快就会恢复，并且将会有很好的表現。

在第一次圍城以后，部队軍容不整，衣衫破烂，样子确实难看。我相信这种軍營里的混乱情况經過积极和持久的整飭，很快就会好轉。我的希望一点也沒有落空，几天之后，全軍就面貌一新，使人人感到惊讶了。

但是，从巴黎拯救出来的軍隊，只使他們振作起来还不够，必須使他們的名額增加到十二万或十三万人，尤其是要給他們配备圍攻城市的大批武器。我常常采用的、并且总是成功的下命令的方式，不是依靠书面的，而是直接口头下命令。每天上午，我把所有的軍官都召集到跟前来，当着全体軍官的面交代应作的一切，于是，每个人都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如果需要大炮，只要他們說明哪里有大炮，就立刻着手解决非常困难的运输問題。如果發現困难，就馬上設法解决它。

由于这种处理方法，我联系了各部軍隊，免除了遙遙无期的书

面請示和批復，我要求命令直接下達，以便確知大家是否都很同意并清清楚楚領會命令的精神，上午所交代的任務下午就執行。當我確知各項命令正在執行，我就可以說，在幾個星期內就達到了建立起一支十三萬人的軍隊的目的。第二天早晨，我再開始象頭一天一樣工作：如果我不能肯定命令可以執行，就不下達任何命令，并且，我密切注意着執行命令的情況，直到它完成為止。

諸位，就是因為這樣，人們從四面八方投奔到我這裡來了，在很短的時間內，我們就有了五萬人。這時候，我還沒有把握可能奪取巴黎，但是相信凡爾賽有受到瘋狂群眾的襲擊的危險。那時，我心里想：“讓他們來吧，他們會得到很好的對付的！”

普遍的意見是不應該再耽誤時間了，但是，人們也懂得進行過早的嘗試是會有危險的，因為萬一在巴黎城下發生了不幸，沒有一點依靠是不行的。

.....

國民議會很願意給我全權。我向十五人委員會說明了要等待有利時機的理由，該委員會結果贊成了我的意見。

但是，必須提一下，普魯士人很不高興。關於巴黎公社，有人說我和普魯士政府之間發生了許多問題，還說普魯士政府對巴黎公社頗有好感，這都不是事實。關於這個問題，我僅僅和俾斯麥先生交換過幾個不很愉快的公文。

巴黎公社一面冒稱不妥協的愛國主義，同時又希望得到普魯士人同情，這才散布了它和普魯士將軍們之間有友好關係的謠言。有些不明智的作家竟對柏林內閣做出不友好的、甚至是完全誹謗性的推斷。俾斯麥先生是很明理的，他否認了這些謠言，埋怨我們

为什么不自己來辟謠，他的埋怨是錯誤的，他公开提議援助我們反对公社，显然，这种援助也是我們不能接受的。他亲自催促我們消灭公社，他的急躁情緒和某些議員的急躁情緒，都想以他們的想法來代替我們的想法，但是他們并不了解形勢和其中的困难。

虽然有这些爭執，虽然条約限制我們駐扎巴黎的軍隊只許有四万人，俾斯麦先生仍旧同意我們增加軍隊的人數，起先是十万人，以后增加到十三万人。他亲自給我們創造一些条件，把曾經由于某些爭執而停止遣返的战俘，遣回給我們。

.....

我在星期日夜間參加我軍入城式以后，又回到了凡尔賽，我想起了由蒙托冬師的一个旅看守的、集中在涅伊桥的二百多門大炮。拉德米洛將軍^①对麥克-馬洪元帥^②說：他需要这个旅：就把这个旅給他派去了，然而他沒有留一部分軍隊在涅伊桥看守重武器。我思想上感到不安：万一叛乱分子逃出巴黎，他們可能夺取这些大炮，并且也許可能孤注一擲地向凡尔賽进攻，把凡尔賽焚毀。而这时，在凡尔賽，我們只剩下一些宪兵和警察，那就是說，最多不过两、三千人。恰巧，普魯士人給我們遣返的一千五百个战俘来到了。我們发給他們枪支，就叫他們在费尔遜將軍指揮之下把守涅伊桥。于是，拉德米洛將軍得以使用蒙托冬的第二旅，夺取了別利

① 路易·德·拉德米洛(1808—1898年)，法国將軍，1859年在意大利的統一战争中的索非利諾战役中得名。——中譯本編者注

② 麥克-馬洪(1808—1893年)，法国反动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帝制派，1870—71年普法战争时期，他所統率的軍隊在色当战役中可耻地投降。曾任反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凡尔賽軍隊的总司令。1873—79年任法国總統。由于共和运动的增长他才被迫辞职。——中譯本編者注

維尔高地，从而結束了战斗。我們感到十分痛苦，作出了惨重的牺牲；屠杀人质是这些恐怖景象中最令人悲痛の罪行。他們曾向我們提出要用几个人质来換回阴谋分子布朗基。我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交換；这些不幸的牺牲者被凶手們杀害了。但是，我們终于摆脱了这种可怕の境况。

諸位，这就是我所能向大家报告的情况，而且我敢保證，其中沒有半点虛假。

«3月18日的起义»。〔凡尔賽〕調查委员会收集的証人供詞摘要，經過維勒塔爾分类、研究和节录。巴黎，沙庞迪埃出版社1872年版。

普列克侯爵

自3月23日星期四起，任法兰西銀行經理。卢朗先生的后任，拥护凡尔赛的党徒，梯也尔政府的忠实奴才。他出色地保护了法兰西銀行，使銀行不受公社的任何侵犯。当然，这是因为他找到了貝雷先生这样一位理想的同謀者^①。

* * *

我們到达的第二天，那就是說3月28日，公社宣布成立了。这一天中央委员会應該移交政权，可是头一天晚上它要求我們支付五十万法郎的款子。我立刻派出納主任到中央委员会去說明，如果这笔款子是應該記在国家賬上的，那我无权付出，如果是以巴黎市的名义提出的要求，那还需要經過审查，我还要召开銀行董事会。

和每次一样，得到的回答是这是为国民自卫軍、妇女和兒童使用的款子。我在这里好好說明一次，免得以后再說，以便証实我們那时要利用軍事方面的一切可能性，来尽量給这些要求制造困难。当天，当然冒着很大風險，我把三十二个銅模运到城外，以便万一公社占据了銀行时，使它无法印刷紙币。

28日这一天，我們的一位董事皮叶-維勒伯爵得到警告，說他

^① 沙尔·貝雷(1795-1878年)，銀行家兼公共工程企业家。为1848年制宪議会的人民代表。蒲魯东派。由第六区选为公社委員。任駐法兰西銀行代表，他令人痛心地支待了銀行的利益。普列克侯爵不因公社的失敗有所担心，衷心感激貝雷，一直伴送他到瑞士边境。

将被逮捕。他的年龄和健康情况不允许他遭受这种意外，所以他不得不逃走，使我们缺少了一位勇敢而足智多谋的同事。

庭长先生说：“他到比利时后不久就死去了。”

普列克侯爵说：“第二天就是我跟公社委员贝雷开始来往的日子。”

贝雷先生同我都是西部省份的人，在普鲁士军队围城期间，我们已经有过一些不太好的，甚至是粗暴的接触，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彼此谅解了。

贝雷先生来了。我把他的原话向大家忠实地报告一下，因为我认为我们之间的最初接触非常重要，如果大家确切地了解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思想互相接近的，我们是怎样相互了解的，那也许是大家感到兴趣的事。贝雷先生习惯于用他的党的术语来谈话，经过通报之后，他进入我的办公室，对我说：“公民，现在公社各营的军需官都到了财政部，看到金库都封着；可是军饷方面的需要必须满足，根据人们的思想情况来看，银行很有被抢的危险，我很担心，因为我的劝阻也没有用。”

“好，贝雷先生，你走进院子的时候，一定看到了武装人员，我冷静地对你说，一旦我们受到攻击，我们会起而自卫，因为我信赖那些你刚才见到的武装人员的忠诚。”

“但是，为了避免流血，假如公社任命一位经理来怎么样？”

“任命一位经理？不行，我永远不会答应：在这里我就是银行的经理；在银行里只有我有权力，只有使用武力才能剥夺我这种权力。如果你对我说派一位委员代表来，象过去在股份有限公司里有过的那样，那我们可以商量；条件是：这位代表由你担任，并且你的

任务也只限于了解我同凡尔赛的关系，以及我同巴黎市的关系，至于你把巴黎市叫做公社，那你完全可以随便；这样我们可以彼此心照不宣。如果你要求我超过这个范围，例如要求我只用一份流水帐，那你永远也办不到。流水帐的秘密是銀行的业务责任。但是，貝雷先生，——（我想这些话是我当时灵机一动想出来的）——我给你提出的任务是相当重要的。請协助我保护这个銀行；这是你的祖国的财富，这是法国的财富^①”

我已經到了拚命力爭的地步。如果我交涉不成功，銀行至少要落到公社手里；但是我从对方的一声不响中看出，我已經触动了他的荣誉感^②。不过我也不能說这都是我的功劳，我要补充一句，我认为我正迎合了貝雷的心理。如果我慢待了他，如果我只是简单干脆地叫他怎样来就怎样回去，結果可能就会完全不同。公社在流血占领銀行之后，必然会委派貝雷来作經理；而且还可能任命两个副經理，这样，我和銀行的整个管理几乎同时被排斥；而且可以肯定，如果中央委员会知道銀行里儲存的财富，你們就得蒙受史无前例的灾禍。

.....

在这期間，公社頒布了一項法令：解散特种連队，并把它們編入营队。因为那个时期在編制以外的，只有一个法兰西銀行营，我毫不怀疑这个法令的目的就是准备解散法兰西銀行营。但是法兰西銀行的档案里还保存着一份 1792 年的法令，这项法令責成大企业机构的職員在祖国危急的时候，要把他們的工作場所看成战斗

① 重点是我加的。

② 同上。

崗位。這項法令成了我反對解散我們營的護身符，因為公社曾經千方百計試圖解散法蘭西銀行營。

我用 1792 年的法令來對付那些為此目的來找我的人，使他們低頭認輸，我們拖了幾個小時，以後，由於事態的發展，他們再也沒有想起我們了。

一切企圖取消我們營的記錄都載在貝爾納少校的作證書中。

關於我們所經歷的一切曲折變化，作證書里有非常詳盡有趣的記載。假如你們認為有必要知道的話，我可以把這份材料交給你們。

庭長先生說：“一點不錯。”

普列克侯爵說：“大家可以看出這個老人需要多大的勇氣和智謀才能挫敗他們解散並破壞我們唯一的武裝力量的種種企圖，有時一道法令征集所有二十歲到四十歲的人到外面去服役，有時只要求在區公署以內服役，我們答應去，但是從來沒有去過；有時要求我們交出速發武器，我們也答應給，但是一點也不交出去。

4 月 6 日，貝雷通知我說，根據拉烏爾·里果的公訴狀，我要受到逮捕。貝雷真心誠意地要我注意我個人的安全，並且非常天真地對我說，儘管他是公社委員，如果我一旦被捕，他也沒有能力使我獲得釋放。那正是在公布“關於人質的法令”和逮捕巴黎大主教以後的第二天或第三天。

.....

自從我在 4 月 6 日得知我要被捕，貝雷多次對我說：有些人急于逮捕我，我只好偶爾到銀行去看看，而且時間也不固定。5 月 11 日，我對這種流浪的生活感到厭倦了，就又回到了我的寓所。12

日早晨，銀行被一營公社軍隊、共和國的復仇者和加里波的的一個支隊包圍了。在銀行完全被包圍以前一瞬間，我剛好來得及躲藏起來。

我派人去請貝雷，在他來到以前，一位名叫勒·穆許的警察局長要到院子里來搜查。

警察局長要求搜查，他說銀行里儲藏着武器。

貝雷來了，我應該公正地說，他的確有力地運用了他的職權，抗拒一切搜查，結果，終於使軍隊撤回去了。

《3月18日起義》。〔凡爾賽〕調查委員會收集的証人供詞摘要，經過維勒塔爾分類、研究和節錄。
巴黎沙庇迪埃出版社 1872 年版。

加 尔 三

(上尉參謀)

公社时期凡尔赛方面的上尉參謀。公社战败后負責搜集有关起义的情报。他把“政治报告”轉給麦克-馬洪元帅。卑鄙的畜生。

公社各級領導人的被捕和死亡

我曾負責搜集有关暴动的情报；我曾把政治报告轉給元帅。

庭长先生：“你亲自审問过許多暴动分子嗎？”

加尔三：“是的，我审問过占领巴黎时在塞納河左岸逮捕的全部公社头目。”

庭长先生：“这些头目是誰？”

加尔三：“我們逮捕了大弦琴的彈奏者比約雷；是在軍事学院里把他枪毙的。

“第三天在卢森堡宮逮捕了米利叫尔，接着又逮捕了封丹⁽¹⁾。

(1) 封丹生于1814年，法国的社会活动家、剧作家，曾給各种报纸撰稿，写过許多剧本。——中譯本編者注

茹尔德^①、卡瓦利埃^②，后来逮捕了另外一个比约雷^③，他是公社的真正头目，另外还有吕叶、罗塞尔和乌尔班。”

弗洛塔尔先生：“他们都被枪毙了吗？”

加尔三：“没有，只枪毙了米利叶尔、托尼·莫瓦兰^④和比约雷。

.....

米利叶尔是在上午十点钟左右，在一所房子里被逮捕的，我想那是他的家。他曾对逮捕他的法警和士兵作过某种抵抗；他用手枪打了一枪，才给这两个非常气愤的人带走；人群气得直哆嗦，简直要把他撕碎。

米利叶尔被带来了，当时我们在卢森堡宫旁边的土尔农饭店里同将军一起吃午餐。我们听到了一阵嘈杂的喧嚷声，立刻出来。有人对我说：“这就是米利叶尔。”我作了严密的防范，怕人群自行采取报复的手段。他没有进入卢森堡宫，被拘留在门口。我问他：“你就是米利叶尔么？”他说：“是，但是你不知道我还是议员吗？”我说：“这很可能，不过我认为你已经丧失了议员的资格。再说，在我们这里也正有一位议员，甘松纳斯先生，他一定会认得你的。”

① 弗朗斯瓦·茹尔德(1843—1893年)，公社委员。1871年3月18日参加中央委员会，3月28日在第五区被选为公社委员。4月21日任驻财政部代表。5月30日被捕，被判处流放徒刑，1877年获赦。——中译本编者注

② 卡瓦利埃(1841—1878年)，记者。1870年9月4日以后，以秘书的身分跟随甘必大居住于外省。1871年3月参加了巴黎公社，被任命为公共交通工程的总工程师。公社失败后，被判处流放徒刑。——中译本编者注

③ 比约雷生于1841年，法国的画家和政治活动家。巴黎被围时期，成为人民集会的积极演讲家之一。在第十四区被选为公社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在治安委员会中曾接替德勒克吕兹军事代表的职务。5月21日被凡尔赛分子逮捕，被判处流放徒刑。——中译本编者注

④ 托尼·莫瓦兰(1832—1871年)，医生。1871年因参加公社运动，被凡尔赛分子枪杀。——中译本编者注

当时我对米利叶尔说过，将军有命令要枪毙他。他反问我一句：“为什么？”

我答复他说：“我只知道你的名字，我曾读过你所写的使我愤怒的文章；你是人们要用脚踩住的毒蛇。你仇视社会。”他打断了我的话，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神气对我说：“噢！对，我恨这个社会，我恨它！”我又说：“好吧，这个社会要把你从它怀里提出来；枪毙你。”他说：“这是草率的判决，这是野蛮，这是残暴。”我又说：“你所做出来的暴行难道不算残暴吗？一切都不说，只要你承认你是米利叶尔，就够了。”

将军下令要在伟人祠枪毙他，行刑时要他跪下求社会宽恕他所犯的罪行。但他拒绝跪着枪毙。我对他说：“这是命令，你必须跪着枪毙，否则不行。”他有点象在演戏；他敞开了他的上衣，向执刑者拍着他的胸脯。我立刻对他说：“好啊！你要上台演戏了，你想叫人称道你是怎样死的；你老老实实地死吧，还是老实好些。”他说：“为了我自己，为了我的事业，我爱怎样做就要怎样做。”我说：“好；你给我跪下。”他又对我说：“我决不下跪，除非你叫两个人按着我。”我就叫人把他按下去，执行枪决。他大嚷了一声：“人类万岁！”他还要喊别的口号，已经中枪倒地，死了。

《3月18日起义》。〔凡尔赛〕调查委员会收集的证人供词摘要，经过维勒塔尔分类、研究和节录。巴黎沙庞迪埃出版社1872年版。

阿尔伯·德·孟伯爵

(1841—1914)

政治家兼演說家，倡导“社会化”的天主教。从青年时代一直到死，曾为种种形式的反动势力服务。

公社时期，是一个最愚蠢、最无耻地誹謗公社的人。

* * *

暴动分子的心理状况

德·孟伯爵：“关于暴动分子的思想状况，最明显的就是工人阶级的刻骨仇恨，因为暴动部队绝大部分都是工人组成的；而在资产阶级方面，主要的是消极，其中混杂着敌视政府和国民议会的情绪，这种消极和敌意从各方面的言论和报导中都看得出来。”

庭长先生：“这是占领巴黎以前的情况啊。”

德·孟伯爵：“这是在巴黎被围时，我们能够观察到的情况。等到我们进了巴黎以后（我还要着重指出这两点，因为这是主要之点），我认为暴动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资产阶级的消极，另一个是工人阶级对于社会的刻骨仇恨。我们进巴黎的时候，资产阶级所表现的消极真是触目惊心。我们本来以为在我们进巴黎的时候，资产阶级会把我们当做解放者来欢迎的。谁知事实相反，我们所受到的是一种该责备的冷淡接待，至少在绝大部分的市区是这样；毫不热情。

自从占领巴黎以后，我和商人们有过不少的谈话，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冷淡是由于深刻敌视政府的情绪而产生的，这种敌视情绪的主要根源是出于关于期票的法令。至于工人阶级，他们的仇恨是很大的，可以使委员会看清：自称共产主义者、共济主义者、个人主义者，以及其他或多或少带有人道主义者名称的一切工人团体，它们抱有怎样的感情。他们坚决的意志是绝对不愿劳动。我认为只有这一点才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们在送命时还是如此毫不在乎，这并不是说他们的抵抗已经够坚决了，而是说在枪决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很傲慢，这种傲慢不能归之于他们的精神力量，而只能说他们宁可丧命也不愿再过劳动的生活^①。

这就是我在占领巴黎期间所观察到的两件事。后来因为职务关系我同警察局发生了关系；我曾同雇用工人的老板谈过话，从而对暴乱的原因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不过这些看法都很一般化，恐怕不是委员会感兴趣的。”

庭长先生：“请您说下去，先生，请把您所知道的都告诉我们吧。”

德·孟伯爵：“如果进一步研究暴动的原因，根据我事后的观察所能看出的（因为在暴动的酝酿时期我并不在巴黎），我要向你说明，我得到的信念是：不要把暴动看成是本来可以使用武力控制的这种或那种政治局势的结果。我认为，由于我们所处的情况，必然会有今天的爆发。这种意见是以我每天听到人们谈的话为依据的，当然，这不一定是工人的话，而是从事工人工作的人说的话。这些意见是我到处从右倾和左倾人士那里搜集来的，主要是在给暴

^① 重点是我加的。

动分子治病的医院里听到的……这些人今天已經完全冷靜了，而他們彼此所談的，只是他們希望将来有再度嘗試的机会。

显然，这次暴动有好多原因，这些原因并不单单是由我們当时所处的情况造成的。这些决定性的原因，在这里用不着贅述。

我不談全民武装的問題，国民自卫軍保留武器的問題以及3月18日进攻失敗的問題，因为我不能从軍事上来作出評价。这些原因是人所共知的。但是，这次暴动有它更深远的原因；依我看来，资产阶级的消极比平民的激烈情緒更为危險，这也是我要特別強調的一点。此外，就是工人那种极其根深柢固的仇恨，这种仇恨漸漸被各种社会主义学說激发起来了，这些社会主义是以什么“劳动人民解放啦”、“打倒資本啦”、“打倒資本家啦”等口号表达出来的，尽管这些口号很空洞，然而它們却吸引着整个工人阶级，因为他們认为在解放劳动人民这句口号里，包含着富有成果的革命。

今天和过去一样，每个工厂里都有一些聪明超群的工人，他們想要出人头地，但或者是由于資本家的錯誤，或者是由于他們的幻想太高，結果沒有实现。而就是这些人掌握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又把这种思想印在他們的伙伴心里。听到这些聪明的工人如何輕蔑地談論那些不太聪明的工人的时候，是很令人吃惊的。我同那些工人談話以后，他們使我对工人的印象极为恶劣，这种印象是我从来没有过的。他們一致认为工人是无知和愚蠢的人^①。

也許是政府沒有用足够的力量來鎮压社会主义学說，也許是政府听任这种学說发展，結果等于助长了这种学說，社会主义的学

① 总之，工人的领导者最大的錯誤就是輕視工人阶级(1)。

說慢慢地取得進展了。今天，各個階級之間存在着鴻溝，只有通過時間，通過對工人階級進行更好的思想教育和其他種種方法才能把鴻溝填平。我絕對不相信單純使用武力就能達到這個目的。”

《3月18日起義》。〔凡爾賽〕調查委員會收集的証人供詞摘要，經過維勒塔爾分類，研究和節錄。巴黎沙龐迪埃出版社1872年版。

維努瓦將軍

(1800—1880)

早年在天主教修道院中做过修士，以后是王家卫队的軍官(1823年)。曾远征到阿尔及利亚(总是在阿尔及利亚)、克里米亚和意大利。帝国上議院議員(1865)。包圍巴黎的一个將領。他曾鎮压过1871年1月22日的示威运动。参加过3月18日对蒙馬特尔高地的进攻。他盘踞蒙瓦列連炮台，于4月3日命令枪毙杜瓦尔。曾指揮軍队向庫尔別武阿和涅伊桥进攻。进入巴黎后他立刻向市中心区市政厅方向推进，然后开往巴士底獄。杀人放火的凶手。法国荣誉軍团的大法官。

我所引述的文章是值得讀的，因为这些文章揭露了——这些陰謀无論如何揭发也不算多——法国和普魯士政府之間明目張胆、处心积虑地鎮压第一个工人階級政府的陰謀。

* * *

停战和公社

从3月19日到4月2日十五天中，双方都在整頓即将进行战斗的軍队。首先必須增加軍队的兵員，但是这一点必需取得普魯士方面的同意。关于这个问题的公开談判得到了圓滿的結果。德国參謀部在把这件事奏明威廉皇帝以后，同意我們必須从公社手中夺回巴黎的軍队可以从四万增加至八万人。不久以后又增加了

两万人,而当我們再度进入首都时,凡尔赛的军队已經超过了十万人。这支队伍主要是依靠德国遣返給我們的战俘建立起来的;最先遣回軍官,这样就使我們立刻有了新的干部,然后再补充陆續回来的士兵就行了。

.....

根据德軍总司令薩克斯亲王和麦克-馬洪元帅之間的口头約定,普魯士軍隊把他們的前哨稍稍往前推进,以便使企图退出巴黎的任何武装部队无路可走。

.....

这次襲击进行得非常順利,成功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們事先的期望〔.....〕公社軍隊沒有考虑到他們的側翼,當我們沿着防御工事对他們展开猛烈襲击的时候,他們毫无防备,惊慌失措.....〔并且〕.....普魯士軍的防綫.....拦阻了他們的退路。

《停战和公社》。普隆图书公司 1872 年版。舒里先生在《梯也尔和俾斯麦反对公社》中所引述的。
《共产主义手冊》,1958 年 5 月号。

凡尔赛左派 妥協分子和冒險分子

我們破碎了的心向你們的心
發出呼吁。

《巴黎各區區長及助理以及塞
納省代表致國民自衛軍和全體
公民的呼吁書》。

如果巴黎做得對，難道我們
就不願意在巴黎嗎？

路易·勃朗和他的凡爾賽的“民
主人士”朋友們。

路 易·勃 朗

(1811—1882)

政論家、历史家、又是政治活动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代表，一切进步运动中徒有虛名而实际上是起破坏作用的人”。从1848年起就开始欺騙工人，当时他还是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員。1848年8月間逃往英国，在帝国时代一直留在那里。被选为凡尔賽国民議会的議員后，公开反对巴黎公社。他是最卑鄙地詆毀巴黎公社的人中的一个。

1876年当选为下院代表，1879年曾支持“部分”大赦(1)，1881年再度当选为下院代表。卒年七十一岁，享尽荣誉。

这里的第一段引文的确值得引述。这是“社会民主主义人士”、表里不一的人和带着假面具的产資階級的看家犬的典型調言。

后面的报告摘要，我认为說明了从前以及現在的資产階級最明显的虛伪。“再說，同誰打交道呢？”这句话还不能对我们有所启发嗎？問題已經是要找一个“有力量的对方”了。而那时已經在重复可怜的老調：“瞧，外敌当前，公民内部怎能自相殘杀呢？”仿佛每次爆发工人起义，或者有爆发工人起义的危險时，所謂“国家”党都沒有向侵入領土的外敌求援，来鎮压工人起义似的：

*

*

*

啊！内战呀！可怕的斗争！大炮在怒吼！杀呀，死呀，那些

在国民議會里宁願牺牲性命也要和平解决这个流血問題的人，竟被迫不能作出任何行动，发出任何呐喊，也不能說任何話了！……

利沙加雷在《1871年公社史》第二十三章《左派的叛变》中的引文。

我們訪問了极左派的議員，如巴貝斯的伙伴和朋友馬丁-貝爾納、路易·勃朗以及碩尔舍等。

路易·勃朗給了我們一些最明确的指示。他對我們說：再作和談的努力是无用的；双方的仇恨太深了。再說，在巴黎同誰打交道呢？有三种不同的敌对的势力正在巴黎爭权。

首先是公社，它是由很少的选民选出来的，它的絕大多数成員是无名之輩，他們在能力上，甚至有时在人格上——至少对某些人說来——都是可以怀疑的。

其次是公社任命的社会治安委员会，但不久就同公社决裂了，因为它竟想以专制的手段来領導公社。

第三是中央委员会，它是在巴黎被圍时成立的，主要成員都是国际的代理人，他們只关心世界主义的利益，很少关心巴黎或法国的利益^①。正是这个中央委员会掌握着大炮和軍械，一句話，几乎掌握着一切实力。

除此以外，还有波拿巴分子和普魯士人，他們对这三种势力所起的或多或少的影响是明显的。

^① 我們知道中央委员会是怎样成立的：起初一个国际的會員都没有，后来至多也不过只有两三个。——利沙加雷注

巴黎的暴动……从动机和它最初的目的来说是合法的；他们要求巴黎市的参政权。但是，中央委员会的干涉和它企图统治共和国所有其他公社的野心，就使原来的本质完全变了。总之，如果公社获得胜利，就会面临着普鲁士的军队随时进入巴黎，因此这种暴动是完全应该受到谴责的，而且应该受到所有真正的共和党人的谴责。因此巴黎的区长们，国民议会中的左派和极左派毫不迟疑，表示坚决反对这次暴动，因为普鲁士军就在附近，还有其他情况，可以使这次暴动变为有罪的。

摘自派往凡尔赛政府访问梯也尔和极左派议员的都罗塞市参议会代表向该参议会提出的报告，
《1871年巴黎公社史》(附录)。

路易·納当尼埃尔·罗塞尔

(1844--1871)

綜合技术学校和麦茨职业学校的毕业生。由巴贊元帅^①下令逮捕,逃出后投奔到甘必大門下,甘必大給他一个軍职。被任命为上校。1871年3月18日出于爱国心,但也由于他的冒險性格,辞去了他的职务。协助过中央委员会,然后协助公社,公社于4月30日委任他代替克呂澤烈为駐陸軍部代表。尽管他发表过一些冠冕堂皇的声明,但是表现得与克呂澤烈^②同样无能。曾被控卖国,并于5月10日被逮捕。串通他的看守人把他放走。在“流血周”期間,他的战友們正在街垒上拚命的时候,他却躲在一旁写討好凡尔赛的备忘录。尽管有許多有势力的人出面斡旋,他还是被第二軍事法庭判处死刑。枪决于薩托里,但在临死前他还坚持要同一个凡尔赛的軍官握手——这是阶级意識和教育的必然結果!同他一起被枪决的还有軍士布尔茹阿和泰奥菲

① 巴贊(1811—1888年),法国元帅。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出了名”。曾一度在墨西哥担任总司令。1870—1871年負責保卫麦茨。他背叛了祖国。只试图过一些微不足道的突围战,就困守城中,束手待毙。同俾斯麦进行了见不得人的談判,然后就交出了麦茨。1873年被判死刑。但是他逃脫了(当然!),逃亡到西班牙。

② 古斯塔夫·克呂澤烈(1823—1900年),軍事和政治冒險家。1848年他曾以別动队中尉的身分和巴黎工人作过战。1859年,(阿尔比斯山区战役)为加里波利的軍副官。美国南北战争时,在麦克·克累倫的参谋部任职。曾为取得美国国籍进行活动。回法国后,曾得到瓦尔兰的信任(1867年)。他同巴枯宁一起筹划了里昂暴动。公社委任他为駐陸軍部的代表(1871年4月8日)。4月30日被公社逮捕。經审讯后在5月21日釋放。凡尔赛以缺席裁判,判他死刑。

搜索了小巷。士兵們和来到大街上的妇女和居民談話：昨天人們都带着軍人的某些标志，甚至連孩子也一样，不是戴一頂警察的便帽，就是穿一件騎兵的上衣，或者穿一条裹腿的褲子，脚上都穿着軍鞋，褲子上还裹着白色的脚絆。可是今天却完全不同了，“穿便服成为时髦了”；絲毫沒有战士的样子。(凡賽尔的)士兵和藹可亲，滿怀信心；同昨天的国民自卫軍形成了鮮明的对比，相形之下使人更加喜欢他們；他們沒有穿着軍服的国民自卫軍那种破烂骯髒的样子；他們的腰带系得非常整齐，他們的軍大衣罩在軍裝上也决不会使人感到象一床难看的不舒服的垫褥。

大約是九点钟的时候，軍隊开到了。国旗插在一个街垒上，在看膩了單調的紅旗之后，三色的国旗确实使人心里愉快，不过这三色国旗即将被杀戮和連血紅的旗帜都不能掩盖的更可怕的濫杀而玷污了。軍隊开过去了；后面是法国軍官：他們的綁腿上沾滿了灰尘或泥土，虽然他們很累，但軍服都穿得很瀟洒，討人喜欢。看过了公社的穷軍官在柜台前同軍士一道痛飲，看过穷鬼装成士兵，把制服弄得破烂不堪奇形怪状：褲子纏着大腿，軍刀搭拉着，腰带吊在肥大得不合身的軍外衣上面，骯髒的軍帽扣在骯髒的脑袋上，醉眼惺忪，胡言乱語，看过这些以后再看法国軍官，确实感到愉快。

这些妄想把国家从刺刀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坏蛋就是这般模样，他們用来代替刺刀制度的却只能是狂醉^①制度。不論我們摆脱了这些人以后怎样高兴，但是对于接替他們的人，总該說句公道

^① 原文是拉丁文(*delirium tremens*)，即醉酒后的发狂，在医学上叫震战性譫妄。——譯者注

的話。

* * *

他們誰也沒有作好准备。公社的公僕沒有一个研究过自己在这个大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沒念过书，沒有知識，沒有勇气，沒有經得起考驗的胆量。这些工人階級的平民妄想占有世界，却对世界毫无了解。即使一个歹徒想要搶一家人家，他首先也要繞着那所房子轉几遍，他一定要研究一下門窗和門鎖，他一定要知道各个柜子放在什么地方，怎样把它們撬开。公社連做賊也是新手，非杀人不能搶东西，結果犯下了不必要的罪之后，还是不知道怎样办，他不知道藏东西的地方和开锁的方法。

我喜欢这一比喻，我认为这一个比喻很恰当。巴黎在这些野蛮人的手里，好象是一个有暗鎖的保險柜。房子打开了，人民从窗戶攀着肩头爬入，公社眼看着装满社会財富的保險箱，竟抓耳撓腮，束手无策，只好搶走一些銅币算了。但是，公社在临走的时候却放了一把火，借以泄憤。

《遺稿》。拉肖出版社 1871 年巴黎版。

昂利·罗什福尔

(1830—1913)

通俗喜剧作家，小說家。“赫赫有名的”新聞記者。开始做《噼啪报》的記者，后来轉到《費加罗报》，最后在《明灯报》当記者，由于他在报上經常攻击帝国而受到緝捕。逃亡到布魯塞尔。1869年当选为議員。返回巴黎后，创办《馬賽曲报》。在維克多·努瓦^①被杀害后，罗什福尔被关进圣彼拉日監獄里。3月18日后，他曾坚决向国民議會展开斗争，但因与公社“意見不合”，终于在5月19日离开巴黎(事出偶然)。他在莫城給人认出来了，因而被捕，并被判处終身流放，关在一个碉堡里。在雷島的圣馬丁城长期流放后，又被解到新喀里多尼亚島(1873年8月)。以后同几个伙伴一同逃走，其中有駐財政部代表茹尔德。第二年7月在倫敦复刊《明灯报》，后来侨居日內瓦，并为許多报纸撰稿。在1880年——大赦令后——回到巴黎。他又创办《不可調和报》。8年后，成为布朗热党的主要领导人(1)。

我在这里引用的第一段文章非常有代表性，它說明罗什福尔至少是以令人不愉快的、滿不在乎的口吻談到公社所遇到的困难問題的。第二段引文更进了一步：这位冒險家暴露了反动

① 1870年1月，共和党的青年記者維克多·努瓦被法皇的异母弟、声名狼藉的比埃尔·波拿巴亲王杀害。巴黎所有的民主人士都騷动起来。1月12日努瓦出殯，送葬的群众有二十万人之多。葬后，工人曾企图冲入市中心，罗什福尔劝說示威群众放弃这一計劃，因为政府已經有了充分的軍事准备。——譯者注

分子的眞面目。

* * *

我从我的题为《責任》的文章中摘出下面几段：

“我們希望能夠說謊，但是我們並不說謊。我們的国民自卫軍在勇气有余、經驗不足的軍官的指揮下，从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陣地上被赶跑了，他們所有的进攻几乎都失敗了。杜瓦尔將軍和昂利將軍都跟着他們所率領的一部分軍隊一起做了俘虏，遭到无情的枪杀。我們最最亲爱的朋友弗路朗斯，他从来沒有象老奸巨滑的杜克罗那样宣布：不成功便成仁，但他也並沒有成功，运回来的是他的尸体。近三天来，最优秀和最有作用的爱国者在組成梯也尔百人卫队的皮特里的警察枪下牺牲了，如果說我們战士的英雄主义巩固了共和国的話，那也不能否认这种英雄主义使共和国丧失了它的精华。事实就是如此。

“哼！我們應該这样說，而且我們將永远这样說：所有这种种失敗都應該归咎于軍事行动上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輕率。国民自卫軍在巴黎城內有深沟高垒，持枪等待着敌人的进攻，敌人也沒有进攻；那为什么还一定要进攻凡尔賽呢？〔……〕造成这些血腥罪行的战略家，抱着什么希望呢？〔……〕

“退一步說，即使我們的朋友僥倖攻下了凡尔賽，国民議會还会退到楓丹白露，然后迁到奥尔良，必要时还可以迁到庞迪契里，这等于把两种势力之間目前悬而未决的斗争变成一場对猎物的追逐了。”

《生平历险記》，第二卷，第378—379頁，巴黎保尔·杜邦出版社版。

* * *

人們會認識到，我保留同公社的獨裁者筆戰的一切權利，並且，因為我以最嚴厲的態度攻擊梯也爾、維努瓦和加里福之流，我的處境可以說是再危險也沒有了，因為揭發公社獨裁者的錯誤和譴責梯也爾等的罪行，使我擔當幾乎同樣的危險。

但是，在法國人對法國人展開殊死戰鬥之後，人人都會說出這個思想：

“如果巴黎人不這樣勇敢地自相殘殺，團結起來一致反抗普魯士軍，那我們會有什麼辦不到的呢？”

同書，第三卷，第9—10頁。

卡米耶·佩尔当

(1846—1915)

政治家。作家。激进派，反教权主义者，共济会会员。公社时期在凡尔赛。在麦克-馬洪执政七年之后，写了《五月流血周》一书，书中公布了梯也尔军队的罪行，并且证实了用火油纵火的妇女的传说确无其事。1877年任《唤起报》的编辑，《唤起报》就是在公社时期由维克多·雨果朋友奥古斯特·瓦格里所领导的报纸。曾揭发过凡尔赛的“临时重罪审判厅”。1903年任孔布内陶的内政部长。这时他发表政见说：“左派没有敌人”（这种说法是值得深思的）。但是，自1905年开始，当德莱福斯事件^①完全平息以后，他又变成了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者，当他提到公社的时候，竟忘记了公社远在孔布以前就颁布过政教分离的法令。

*

*

*

恐 怖

直到现在，我們所看到的只不过是战斗结束以后几小时内的几次枪杀情况。可是以后还在杀人。两三天以前收复的各区虽然

^① 德莱福斯事件：1894年法国反动军人故意诬告法国军官犹太人德莱福斯（1859—1935年）犯间谍罪的案件。法庭判德莱福斯终身苦役。此案发展成为法国进步力量（艾·左拉和阿·法朗士等都为德莱福斯辩护）同反动势力的尖锐斗争。在舆论压力下，德莱福斯获得赦免，1906年复职。——中译本编者注

沒有战事了，但是还在杀人；他們从5月21日星期日进城經過的奧特伊門起，殘酷无情地一直杀到軍隊的第一綫；軍隊进展的第一个結果就是扩大屠杀場。

《泰晤士报》的一个記者，在5月27日的报上，曾以非常动人的方式叙述了一天夜晚在巴黎的漫步。太阳落山后的巴黎街上真是无比凄惨（目睹者都不会忘記这种情况）。家家户户都紧关着大門，窗戶里也沒有一絲光亮。黑洞洞的夜里，只有无家可归的倒楣人在摸索道路，不是踏着尸体，就是碰到街垒的石头堆。当这个《泰晤士报》的記者同一个英国朋友穿过寂无一人的大街时，听到交易所里鼓声咚咚；他打听了一下，那是带着臂章的国民自卫軍在开会：秩序党露面了。

他們寻找形迹可疑的人，把俘虏送到屠宰場去。

另外一个記者在这家英国最大的报纸的同一期上写道：

“因为胆小懦怯而成为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的秩序党，現在竟以非常殘暴的面孔出現了，他們挨家挨戶搜查参加过暴动的人，枪杀了許多被他們发现的人。”

5月29日的《泰晤士报》一篇通訊补充說：

“除了枪林彈雨的危險，外国人在这里冒着秩序党的过分殘暴的絕大危險……事后計算，因为不听从几个驕橫的国民自卫軍的命令而遭到枪杀的无辜牺牲者人数之多，令人感到惊駭。”

除了这些专橫分子以外，軍隊走过之后，警察又接踵而来。秘密警察走在軍隊后面。当时有一个軍官指着警察对《高卢人报》的一个編輯說：“我們的任务一結束，就該他們的任務开始了。”（5月26日《高卢人报》。这种說法并不确切：实际上警察和軍隊是

同时执行任务的。)

最后还有无数的告密者。后来的起訴案件証明，当时的告发达到了怎样瘋狂的程度。1872年5月6日在《法兰西共和国报》上曾发表了一个非常古怪的案件。福尔班-让松侯爵和他的夫人住在德蓄滋街十一号雷穆薩先生的一所房子里。这所房子除了侯爵占用的寬敞房間之外，还有三套小房間，朗卡斯特夫妇住一套，其他两套房間則由索歇和巴尔容两位先生占着。这四家房客和看門的两口子一共六个人，都在5月26至28日受到告发而被捕了。朗卡斯特在夏特莱被枪决。福尔班-让松侯爵的律师承认他曾书面請求貝道將軍逮捕其他五个人！但只是对于朗卡斯特先生的問題矢口否认。

《辯論报》曾报导过警察局分类整理的从5月22日到6月13日的告发数字。三个星期內，有三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八件告密案（这是菲奥先生在他的著作《內战史》一书里引用《辯論报》的数字）。被軍事法庭宣告无罪的某位公民，曾被告发过十七次！这正是去除仇人的最好机会。

何况軍隊不等秘密告发，就自动搜查住宅。

血腥的錯誤

在席克勒中尉关于枪毙瓦尔兰的报告的一段里，有这样一句可怕的話：“当他走过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出他来了。”席克勒先生就是如此解釋群众要求打死俘虏的喊声的。群众聚攏来：当时傳說所帶的这个人就是瓦尔兰。于是无数的声音喊道：“打死瓦

尔兰！”席克勒中尉就把这些喊声当做驗明正身了。

“大家都认出了瓦尔兰！……”中尉毫沒考虑到，他听见叫喊的这些过路人中，也許連一个以前见过瓦尔兰、能够认出他来的都沒有。他认为只要大家喊叫“打死瓦尔兰！”就够了。

在驗明正身这个問題上，抱着这种不认真态度的軍官不止席克勒一个。他并没有搞錯，他枪毙的确实是瓦尔兰。但是其他人按照他的办法行事却有办錯了的。我说过，真正的比約雷在凡尔赛受审以前，已經有三个“比約雷”被枪决了。我們知道其中一个受害者叫公斯当，他是格罗-卡由地方的一个小貨郎；他一点儿都不象公社委員。群众只是喊叫：“打死比約雷！”为什么这样喊叫呢？誰会知道呢？誰能够猜透一个冲昏了的头脑会怎样怀疑和发狂呢？誰会去研究那些是利用机会报复的呢？……只要有一个告发，过路的群众就会齐声附和……一个象席克勒这样的軍官认为大家都认出了这是比約雷……这个倒楣的人就死定了。其实他身上有許多說明他的真名实姓的証件。

請特別注意这一点細节：这个人并不象比約雷；甚至絕大部分被当作公社委員而枪决的无辜者都不象他們替死的那些公社委員。

《五月流血周》，莫里斯·德萊福斯出版社
1880年巴黎版。

沃 特 兰

3月18日起义爆发时，他是巴黎第四区的区长。他竭力推迟选举，使梯也尔和法夫尔在俾斯麦的协助下有时间组织起来防御凡尔赛。

* * *

……如果不用选举把暴动分子拖在巴黎，而叫他们直捣凡尔赛的话，你们想一想，法国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请你们扪心自问，我把你们当作裁判，我需要你们的意见，你们必须了解动机，你们必须衡量后果。假如暴动分子到了凡尔赛；你们回忆一些法国的大城市会采取什么态度；我不只注视着巴黎，也注视着土伦、马赛、里昂。同样，你们也在注视着这些城市。那么：假如你们对军队还没有一定的把握以前，暴动分子就来到了凡尔赛，你们想一想，那我们成了什么样子？你们说一说：向凡尔赛进攻的推测，难道是毫无根据的吗？

请看第一国际的伦敦总会是怎样评述时局的，6月21日的《辩论报》转载过这篇文章：

“不愿打内战的委员会不进攻当时手足无措的凡尔赛，而进行选举，无论如何也是错误的，因为它错误地对要消灭它的敌人表现了妥协。”

这么说，诸位先生，我相信选举使你们得到了八天时间，从而拯救了法国。在选举的日子巴黎从来没有骚乱，这是根本不能否

认的事实。这是一条决无例外的规律。每当选举，人人都希望打开潘朵拉^①的盒子能满足自己的心愿。由于选举，那些人就耽误了三天，为成立他们的委员会，又耽误了三天，这样一来，进攻蒙瓦列连就只能到4月2日才开始。所以说我的同僚和我争取到了八天多的时间。当然，我们和这些人做伙伴是不太愉快的，但是，既然要完成一个任务，那就不应该考虑这些了。我做了这件事，而且我清楚地知道，这样做使我们争取到了4月2日前的时间，因为直到4月2日他们才开始进攻蒙瓦列连。

《3月18日的起义》，〔凡尔赛〕调查委员会收集的
证人供词摘要，经过瑟勒塔尔分类、研究和节录，
巴黎沙庞迪埃出版社1872年版。

① 潘朵拉，希腊神话中的美女，为赫菲斯特神所创造，宙斯神为惩罚普罗米修斯盗天上的火而命令下凡的第一个女神。据神话所传，她下凡时，宙斯神叫她带一个满藏灾难的盒子到世上来，她把盒子打开，里面的种种灾难全跑出来散布到世上了，只有希望还留在里面。——译者注

福樓拜、左拉、雨果

“懲罰誰？巴黎嗎？巴黎要
的是自由的權利。”

——維克多·雨果。

古斯塔夫·福楼拜

(1821—1880)

生于卢昂。著有《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布瓦尔和彼居歇》，在最后这部书里，他令人钦佩地描述了12月2日的政变^①如何成为可能。他无疑是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但是不幸：这并不能使他在公社时期不说坏话，这些坏话是平素他对最轻视的人都很难说出口的。假如不是为他开脱的话，第一种解释是：福楼拜生活在外省，他把无产阶级同附近贵族地主的愚蠢无能的僕人混为一谈了。第二种解释是：阶级意识。福楼拜是个地主，在他和他那派人看来是带有威胁性的事实面前，他就完全失去了清醒的头脑，而站在地主的立场说话，为有借有还、礼尚往来作辩护。至于把公社和中世纪相提并论的问题，马克思·杜·康也赶不上。可惜！

给乔治·桑的信

在我看来，“新雅典”比达荷美更残酷，更野蛮。现在巴黎公社就是回到了纯粹的中古时代。很明显，特别是租赁制度是非常好的。现在的政府却干涉起自然法权来了；它干涉起私人之间的契约来了。公社断言说：欠债的不欠了，一种劳役不能用另一种劳役来

^① 指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第三的政变。——译者注

偿付。真是荒謬已极，无理已极。

許多由于爱护秩序而願意保存共和国的保守分子，現在会惋惜巴当給^①，并在內心里希望普魯士人回来。市政厅里的人們轉移了他們的仇恨目标。我指責他們的也正是这一点。我覺得人們从来沒有卑鄙到这种程度……社会主义者怎么能仿效巴当給和威廉一世的手段呢？横征暴斂、封闭报社、不經审讯即刻执行死刑，等等。啊！烏合之众是多么不道德的畜牲，这对人來說是多么可耻呀！

1871年3月31日

* * *

我听到許多人對巴黎的战争感到忧伤，我跟他們不一样，我认为这比外敌入侵还要好受一些。对于外敌入侵并不感到悲痛，这又一次証明了我們的墮落：“啊！感謝上帝！幸亏普魯士人还在那儿！”这是資產階級的普遍呼声。我认为工人先生們也是一样的貨色；干脆把他們都一起扔到河里去！这才是办法，然后就会太平无事。我們会成为象比利时那样沒有风波的工业大国。巴黎（作为政府的中心來說）的消失，将使法国变得黯淡而沉重。它再也沒有心脏，沒有中心，而且我认为，再也沒有心灵了。

至于正在咽最后一口气的公社，这是中世紀的阴魂最后一次出現。但願这是最后一次。

我痛恨民主（至少是法国人所理解的民主），这就是說，以損害正义和否认人权来宣揚寬赦，一句話，不近人情。

公社洗刷了杀人凶手的罪名，同耶穌寬恕大盜一样，而人們搶劫了富人的宅第，因為他們学会了詛咒拉薩尔，其实这个拉撒祿并

① 拿破侖三世的外号。这是一个借衣服給他逃跑的工人的名字。——譯者注

不是一个坏财主，他不过是一个财主罢了。“共和国是不容争辩的权威”，这等于“教皇不可能犯错误”的信条。总是一些信条，总是偶像崇拜；

最近的一个偶像——公民投票，刚对它的信徒们扮演了一出滑稽剧，宣布了“凡尔赛的杀人凶手”。应该相信什么呢？最好什么都不信，这就是明智的开始。现在是粉碎“各种信仰”的时候了，是该进入科学和思考的时候了。唯一合理的政府（这是我经常提到的），是一个由文人学者组成的政府，只要这些文人学者有真才实学，甚至应该是博学多才。老百姓永远是幼稚无知的，并且（在社会各个阶层里）永远处在最下层的，因为他们是多数的，是群众，是无穷无尽的。有许多农民识字，并且不再听神甫的话，那没有多大关系；重要的是许多象雷南^①和李特雷^②这样的人必须能够活着，并且有人听他们的话。如今，能够拯救我们的是“正统贵族”，我所指的多数并不是指数字上所组成的多数。

1871年4月。

* * *

我这次从巴黎归来，真不知道向谁倾吐心事才好。我简直要憋死了。与其说是压得喘不过气来，不如说是恶心。使我恶心的，与其说是死尸的气味，不如说是从每张嘴里发出的自私自利的秽气。凄惨的废墟景象比起巴黎的无限愚昧来，简直算不了什么。除了极少的例外，我看所有的人都该捆绑起来。

① 雷南(1823-1892年)，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家、语言学家、折衷派哲学家，是巴黎公社和民主主义的敌人。——译者注

② 李特雷(1801-1881年)，法国语言学家、实证哲学家，著有法律辞典，孔德的信徒。——译者注

这一半人想把那一半人扼死，那一半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要把这一半人掐死。从过路人的眼里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情况。

普魯士人不在这里了！人們原諒了他們，并且欽佩他們。“有理智的人”要改入德國籍。我老实向你說，這真會使人對人類感到絕望。

1871年6月10日

艾米尔·左拉

(1840—1901)

个人和这座城应该和好起来，互相取长补短。

《钟报》，3月29日

* * *

第十一区的居民比第十六区几乎多四倍，但却和十六区一样只往“市议会”里派四个委员，这是一个单纯而正直的工人永远不能理解的事。这太容易引起抱怨了，整个巴黎都会以坦白的态度嘲笑说：你们害怕第十一区。你们相信用这种手腕会对自由和秩序有很大的好处吗？

《钟报》，4月15日

* * *

凡尔赛报纸公布的伤亡名单是令人不忍卒读的。他们差不多都是工人。他们有妻子，有四、五个孩子。可怜的人……

《信号报》，1871年4月28日

* * *

我到底在巴黎巡行了一趟。太惨了！……我只想对你们谈谈桥下堆积如山的死尸。是的，在我看到他们随便扔在路上的血肉模糊的尸体时，我永远也忘不了那种内心的紧张。脑袋、胳膊、大腿，乱七八糟堆在一起，惨不忍睹。尸体堆上露出一些呲牙裂嘴的面孔……搭拉着腿，有些死者似乎被砍成了两段，而另外一些却又象有四条腿和四只胳膊。噢！真是惨绝人寰的堆尸场……

《信号报》，1871年5月31日

維克多·雨果

(1802—1885)

我认为用不着說他是誰，他写了什么作品。我們只就公社来談談吧。

在巴黎被圍期間，他竭力鼓吹抵抗侵略者。从9月份起，他就号召“群众起来”，抗战到底，却对巴黎公社毫无了解，受到恩格斯的严厉批判。但是應該記住巴黎对他还是极为尊敬：虽然他要求出版自由、反对沒收、破坏等等，还是容許他的《喚起报》照常出版，甚至还把霍斯曼林蔭路改名为維克多·雨果林蔭路。

流血周以后，他明确地譴責凡尔賽的瘋狂行为、譴責用阳伞打巴黎公社女俘虏(这并不是一个傳說)的貴族妇女，等等……侨居布魯塞尔以后，1871年5月26日，抗議比利时政府听从梯也尔的要求，企图拒絕公社社員——“普通刑事犯(G)”在比利时避难的权利。被比王利奧波尔二世驅逐出境后，雨果回到巴黎，把《喚起报》复刊了，从第一期起，就要求頒布大赦。

《一个呼声》的片断說明，爱好对称、等量齐观能够导致怎样的思想上的錯誤。

* * *

这是什么节日：它愉快而自豪地向人們指出：

这个梦想将要成为人类的未来，

这个新生的人类的胚胎，

这个巨人，今天他还幼小，他的名字叫做“明天”……
如果一切蜿蜒爬行、吐沫垂涎的牛鬼蛇神，
敢来威胁这个神婴，它就要大发雷霆，
它就要站立起来，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声，
它就要成为愤怒的巴黎城……

1871年4月《凶年集》

* * *

惩罚谁？巴黎吗？巴黎要的是自由的权利。
这边是世界，那边是巴黎；两边势均力敌。
巴黎好象一个深渊，未来就诞生在这里。
跟辽阔的海洋一样，人们是不能惩罚它的，
因为在它的深处和清晰可见的底，
人们看出广大欧洲，它的核心是法兰西。

.....

大家拚命破坏，大家拚命打击。
人民啊！这两团混乱都没有理；
我谴责打雷的天，同时谴责震动的地。
得啦，就是这两个政权之间产生了暴力，
这个有自己的法律，那个有自己的权利；
巴黎有它的公社，凡尔赛有它的管地；
但是在它们之上，在一切之上，有一个法兰西；
何况，他们现在正该互相拥抱、相对哭泣，
为什么要在这时候自相残杀呢？
斗争的时间是否选得适宜？

啊！骨肉相殘，漁翁得利：一边是殘暴已極，
大炮，迫击炮，机关枪，拼命射击，
另一边是瘋狂的破坏主义。真是难兄难弟。

《一个呼声》

* * *

公社的巴黎是共和的法兰西的产物。怎么！倫敦在寡头政治之下能够存在，巴黎在民主政治之下反而不能存在嗎！倫敦城有权利要英王在門前止步。英王一到倫敦大門，立刻失去一切权利，那里只有人民才有权力。大門一关，英王也要繳納罰金，才能进去。君主政体尊重倫敦，共和政体却要破坏巴黎！……巴黎宣告公社的权利是不容否认的。

.....

公社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本来可以作出偉大的事业，但实际上却只做了一些小事。而且还做了一些可恶的小事，实在可悲……不行，有知識的城市不能由无知識的人来领导；人道的城市不能用报复的手段来統治……公社是一件做坏了的好事……

4月28日写給《喚起报》的編輯
莫里斯和瓦格里的信。

* * *

我对比利时政府拒絕巴黎战敗者避难的声明提出抗議。不管人們怎样說，不管人們怎样做，这些战敗者都是政治活动家。我并没有同公社的人共过事。我贊成公社的原則，但并不贊成公社的人……我再談一下比利时政府的问题。它不应该拒絕避难。根据法律，它可以拒絕；但根据正义，它却不能拒絕……至于我，我要声

明：比利时政府拒絕給予战敗者避難的权利，我却要給予他們，在哪里？就在比利时。我这样做，是为了对比利时增光。我献出的住所就在布魯塞尔。我献出的住所就在巴里卡德广场四号……我这是保卫法国，同时也是保卫比利时。比利时的政府反对我，而比利时的人民却会支持我。无论如何，我要按我的良心办事。

5月26日写给《比利时独立报》的信。

* * *

地牢，船牢，妇女和儿童正在合掌禱告。母亲和儿女在这里，父亲却在那里！好好的家庭被拆成两半，一半在阁楼，一半在地牢。啊！朋友们，颁布大赦吧！颁布大赦吧！冬天就要到了。大赦！让我们要求大赦，让我们请求大赦，让我们坚决要求大赦……请立刻颁布大赦！请首先颁布大赦！

1871年10月《唤起报》（公社失败后第一期）。

* * *

你们要求保全被判死刑的馬洛托一个人的性命。而我，我要求保全所有人的性命。我要求保全馬洛托的性命；我要求保全罗塞尔、留尔耶和克萊米約的性命；我要求保全馬尔歇、苏哀坦和帕帕瓦娜这三个不幸的妇女的性命。据我了解，有人证明她们佩戴过红色的带，帕帕瓦娜的名字，曾经令人害怕，并且有人看到她们在街垒里，据她们的告发人说：她们是在那里作战，而据她们自己却说：是在那里救护伤员。

.....

杀死馬洛托，杀死留尔耶，杀死費烈，杀死罗塞尔，杀死克萊米約，杀死苏哀坦、馬尔歇和帕帕瓦娜这三个不幸的妇女，这只是把

我們和未來之間加上一層對共和國的繁榮昌盛有用的人的屍體罷了。如果法國肯傾聽一個無依無靠、悲痛哭泣死於黑暗的母亲的孩子聲音，那麼，再也沒有什麼東西會使它膽戰心驚了，它的信用將會鞏固，信心將會重新產生，不安將會消失，秩序將會建立，國家將會安定。

1871年11月5日復馬洛托的辯護律師比果的信。讓·福萊威勒曾在《歐洲月刊》的“公社專號”里引述過。

威廉·李卜克内西

(1826—1900)

德国国会議員。爱森納党——社会民主工党的公认領袖。

1849年参加巴登起义。他同另一位国会議員倍倍尔反对信任俾斯麦和战争經費的提案(1870年7月21日)。在帝国崩溃后^①，他号召同法兰西共和国“在最短期間內签定和約”。他反对新的軍事經費的提案。被俾斯麦下令逮捕，1871年3月28日被釋放。同倍倍尔一道积极保卫公社。在德累斯登、汉堡和柏林等地曾发动团结示威大游行。在1872年3月，又同倍倍尔一道因煽动革命被控叛国罪。莱比錫法庭判处他在胡貝尔斯堡監禁两年。釋放后，又开始战斗。他是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父亲。

下面的引文是他在1871年演說的片断。即使只是为了最后几句，也应该把这段演說发表出来。实际上，资产阶级的确不能摆脱他所說的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

*

*

*

社会主义在胜利前进的道路上是不能阻擋的……武力只能威胁胆小鬼；我們是不在乎威胁和危险的。

让我们看一看法兰西这一块巨大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試驗田，在那里〔……〕結束了悲壮的公社惨劇。巴黎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由于事态的发展，达到了政治力量的最高峰，但是，在英勇奋战

① 指法兰西第二帝国。——中譯本編者注

之后，它终于被普鲁士和法国的联合武力镇压下去了；在战斗中和战斗后有四万工人惨遭杀害；另外还有四万工人被俘，死在污秽的监狱里，死在暗无天日的船底，或者死在克恩地方杀人的沼泽里，“不流血的断头台”上……旧世界发出了巨大的叫嚣，说什么社会问题已成过去，社会主义学说已经和它最热诚的八万信徒一起连根除掉了！

难道这真是社会主义的死亡吗？

.....

法兰西失去了它最聪明的工人，但社会主义并没有死亡。它仍然活在巴黎，活在法国、德国和一切文明国家里；它活在一切有心能够感觉、有脑能够思维的人的心里。资产阶级到底不能把所有的劳动人民全都杀光，退一万步说，即使它把劳动人民都杀光了，它又能得到什么好处？那它只是等于自杀。要知道资产阶级只有依靠工人才能存在，没有工人，它就不能生活，此外，它也一定要被工人消灭；它不可能摆脱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

人名对照表

三 画	五 画
大仲馬, 亚力山大 (Alexandre Dumas père)	兰伯, 古斯塔夫 (Lambert, Gustave)
小仲馬, 亚力山大 (Alexandre Dumas fils)	古叶 (Gouhier)
	左拉, 艾米尔 (Zola, Emile)
	瓦梯, 爱德华-弗洛里蒙-玛丽 (Vaillant, Edouard-Florimon-Marie)
四 画	瓦尔兰, 欧仁 (Varlin, Eugène)
比果, 莱翁 (Bigot, Léon)	瓦格里, 奥古斯特 (Vaquerie, Auguste)
比约雷 (Billioray)	瓦朗丹 (Valentin)
戈蒂叶, 泰奥菲尔 (Gautier, Théophile)	瓦莱斯 (Vallès, Jules)
巴兰, 乌里斯 (Parent, Ulysse)	布依 (Bonit)
巴鲁 (Barroud)	布耶 (Bouillé)
巴赛 (Basset)	布尔广 (Bourgouin)
巴赞 (Bazaine)	布尔仁, 若尔日 (Bourgin, Georges)
巴比克 (Babick)	布西埃 (Boursier)
巴尔容 (Bargeon)	布列雷 (Brelay)
巴贝斯, 阿尔芒 (Barbès, Armand)	布朗舍 (Blanchet)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 (Blanqui, Louis Auguste)
孔布 (Combes)	布鲁哈 (Bruhat)
孔德 (Comte)	布尔茹阿 (Bourgeois)
丹敦, 若尔日·雅克 (Danton, Georges Jacques)	布吕奈尔 (Brunel)
日勒 (Gill)	布里奥斯诺 (Briosne)
文脱拉 (Vingtras)	龙格, 沙尔 (Loquet, Charles)
公斯当 (Constant)	加沃 (Gaveau)
韦尔莫烈尔, 奥古斯特-让-玛丽 (Vermorel, Auguste-Jean-Marie)	加尔三 (Garcin)
	加里福 (Galliffet)
	加里波的 (Garibaldi)
	加利玛尔 (Gallimard)
	卢朗 (Rouland)

卢梭 (Rousseau)
 卢利耶 (Lyppe)
 包逢, 勒·迈尔·德 (Beaufond, Le
 Mère de)
 皮阿, 费里克斯 (Pyat, Félix)
 皮卡尔 (Picard)
 皮果耶 (Piguiot)
 皮叶-维勒 (Pillet-Will)
 甘必大, 里昂·米歇尔 (Gambetta, Léon
 Michel)
 甘松纳斯 (Quinsonas)
 圣-拉节, 布里埃尔·德 (Saint-Lagier,
 Brière de)
 圣-茹斯特, 路易·安都昂 (Saint-Just,
 Louis Antoine)
 弗尔迺 (Fournez)
 弗兰克尔, 列奥 (Frankel, Léo)
 弗洛塔尔 (Flotard)
 弗伦威尼 (Franzini)
 弗路朗斯, 古斯塔夫 (Flourens, Gus-
 tave)
 卡尔诺 (Carnot)
 卡杜达耳 (Cadoudal)
 卡瓦利埃 (Cavalier)
 卡芬雅克 (Cavaignac)
 卡泰里诺, 昂利·德 (Cathelineau, Hen-
 ri de)
 卡斯蒂奥尼 (Castiani)

六 画

吉甫 (Gyp 真名是: 西碧勒·德·利克
 蒂·德·米拉波, 马台尔伯爵夫人 Si-
 bylle de Riquetti de Mirabeau,
 Comtesse de Martel)
 吉耶塔 (Guillettat)
 西蒙, 茹尔 (Simon, Jules)
 西塞 (Cissey)

列奥, 安德烈 (Leo, André)
 列露, 梅色丽娜 (Leloup, Marceline)
 列菲尔, 勃兰什 (Lefevre, Blanche)
 达宾, 加尼埃 (D'Abin, Ganier)
 达尔布瓦 (Darboy)
 达布罗夫斯基, 雅罗斯拉夫 (Dombrow-
 ski, Jaroslaw)
 安迪纽 (Andignoux)
 安德莱 (Andler)
 安德里约, 茹尔 (Andrien, Jules)
 米歇尔, 路易丝 (Michel, Louise)
 米利叶尔, 让-巴蒂斯特 (Millière, Jean-
 Baptiste)
 多米埃, 奥诺莱 (Daumier, Honoré)
 多玛连 (Domatain)
 多勒维里, 巴尔贝 (D'Aurevilly, Bar-
 bey)

七 画

杜·康, 马克西姆 (Du Camp, Maxime)
 杜邦, 比埃尔 (Dupont, Pierre)
 杜邦, 克洛维斯 (Dupont, Olovis)
 杜埃 (Douay)
 杜朗 (Durand)
 杜·彼松 (Du Bisson)
 杜瓦尔, 维克多-艾米尔 ((Duval, Vic-
 tor-Émile)
 杜布依 (Dupny)
 杜克罗 (Ducrot)
 杜福尔 (Dufaure)
 杜鲁舒 (Durouchoux)
 杜布莱尔, 路易 (Dubreuilh, Louis)
 李兹 (Reeds)
 李特雷 ((Littré)
 李卜克内西, 卡尔 (Liebknecht, Karl)
 李卜克内西, 威廉 (Liebknecht, Wil-
 helm)

吕叶 (Lhuillier)
 貝道 (Berthaut)
 貝雷, 沙尔 (Beslay, Charles)
 貝尔热, 茹尔 (Berger, Jules)
 貝尔納 (Bernard)
 貝热列 (Bargeret)
 貝里公爵夫人 (Duchesse de Perry)
 里果, 拉烏尔 (Rigault, Raoul)
 里斯特 (Rist)
 努瓦, 維克多 (Noir, Victor)
 努伊台, 沙尔 (Nutter, Charles)
 沃尔金 (Volguino)
 沃特兰 (Vantraine)
 麦尔速 (Merlin)
 麦齐爱尔 (Mézières)
 麦克-馬洪元帅, 馬让塔公爵 (Maréchal de Mac-Mahon, duc de Magenta)
 麦克·克累倫 (Mac Clellan)
 苏拉尔 (Souliard)
 苏哀坦 (Suétens)
 苏孔利諾 (Soukhomline)
 克劳代 (Claude)
 克雷芒, 让·巴蒂斯特 (Clément, Jean-Baptiste)
 克呂澤烈, 古斯塔夫 (Cluseret, Gustave)
 克莱米約 (Crémieux)
 沙鹿迪埃 (Charpentier)
 利沙加雷, 伊波利特 (Lissagaray, Hippolyte)
 利希布尔 (Richebourg)
 利奧波爾 (Léopold)

八 画

孟, 阿尔伯·德 (Mun, Albert de)
 孟戴斯, 卡都勒 (Mendès, Catulle)
 波旁 (Bourbon)

波拿巴, 比埃尔 (Bonaparte, Pierre)
 波拿巴,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三世
 波屠奧 (Pothuan)
 拉辛, 让 (Racine, Jean)
 拉布雷, 弗朗斯瓦 (Rabelais, François)
 拉沃尔 (Laveur)
 拉罗克 (Laroque)
 拉馬丁, 阿尔丰斯 (Lamartine, Alphonse)
 拉薩尔 (Lazare)
 拉薩尔, 勒維 (Lazare, Lévy)
 拉·法耶脫 (La Fayette)
 拉瓦勒特 (Lavalette)
 拉罗舍特 (Larochette)
 拉斯尼埃 (Lasnier)
 拉德米洛, 路易·德 (Ladmirault, Louis de)
 拉·謝西利亚 (La Cécilia)
 拉·古皮利埃爾, 哈通·德 (La Goupillière, Haton de)
 雨果, 維克多 (Hugo, Victor)
 林肯 (Lincoln)
 居叶 (Guyet)
 居維利埃, 阿尔芒 (Cuvillier, Armand)
 阿西 (Assi)
 阿木魯, 沙尔 (Amoureux, Charles)
 阿尔努, 阿尔都尔 (Arnould, Arthur)
 阿尔諾, 安都昂 (Arnaud, Antoine)
 阿提拉 (Attila)
 阿隆松 (Aronsohn)
 阿尔諾德, 若尔日 (Arnold, Georges)
 阿达莫夫, 阿尔都尔 (Adamov, Arthur)
 阿利克斯, 茹尔 (Allix, Jules)
 阿里斯多芬 (Aristophanes)
 尚邦, 斐迪南 (Gambon, Ferdinand)
 昂利(將軍) (Le général Henri)

昂利 (指挥官) (Le Commandant Henry)
 昂利欧, 加布里埃尔 (Henriot, Gabriel)
 昂格朗 (Angrand)
 昂丽爱特 (Henriette)
 果万, 阿德勒 (Gauvin, Adèle)
 罗森 (Rossen)
 罗曼 (Romains)
 罗热尔, 奥古斯特 (Rogoard, Auguste)
 罗塞尔, 路易·纳当尼埃尔 (Rossel, Louis Nathaniel)
 罗什福尔, 昂利 (Rochefort, Henri)
 罗伯斯庇尔, 马克西米利安·德 (Robespierre, Maximilien de)
 舍勒, 吕西安 (Scheler, Lucien)
 法夫尔, 茹尔 (Favre, Jules)
 法夫尔, 马尔克-安德烈 (Favre, Marc-André)
 法布尔 (Fabre)
 法亚尔 (Faillard)
 法朗士, 阿那托尔 (France, Anatole)
 尚伯卢 (Champelou)
 佩尔当, 卡米耶 (Pelletan, Camille)
 佩利埃 (Perrier)
 芮格诺勒, 昂利 (Régnauld, Henri)
 帕拉迪纳, 多雷勒·德 (Paladines, D'Aurelles de)
 帕帕瓦娜 (Papavoine)

九 画

勃朗, 路易 (Blanc, Louis)
 封丹 (Fontaine)
 封杜路, 保尔 (Fontoulieu, Paul)
 荣克, 赫尔曼 (Jung, Hermann)
 贞德 (Jeanne d'Arc)
 威廉 (Guillaume)
 科林 (Collin)

科舒, 安德烈 (Cochut, André)
 科尔宾 (Corbin)
 洪别尔, 阿尔丰斯 (Humbert, Alphonse)
 洛里埃 (Laurier)
 洛克罗瓦, 约瑟夫-菲利浦 (Lockroy, Joseph-Philippe 真姓为西蒙 Simon)
 若列斯 (Jaures)
 哈费茨 (Haïz)
 纪福耳, 艾米尔 (Giffault, Emile)
 查理九世 (Charles IX)

十 画

桑, 乔治 (Sand, George)
 库龙 (Coulon)
 库尔伯, 古斯塔夫 (Courbet, Gustave)
 库尔奈 (Cournet)
 马拉 (Marat)
 马桑 (Massen)
 马隆, 贝努瓦 (Malon, Benoît)
 马沙尔, 艾米尔 (Massard, Emile)
 马洛托, 古斯塔夫 (Maroteau, Gustave)
 马尔歇 (Marchais)
 马尼亚尔 (Magnard)
 马尔萨斯, 托马斯·罗伯特 (Malthus, Thomas Robert)
 马拉科夫, 佩利西埃·德 (Malakoff, Pélissier de)
 马雷沙尔 (Maréchal)
 马丁-贝尔纳 (Martin-Bernard)
 泰斯, 阿尔伯 (Theisz, Albert)
 素歇 (Sauchet)
 索尔纳 (Sornet)
 茹莲 (Julien)
 茹尔德, 弗朗斯瓦 (Jourde, François)
 爱德, 艾米尔 (Eudes, Emile)

高迪約,阿列克西斯 (Godillot, Alexis)	莫罗,爱德华 (Moreau, Edouard)
高迪埃 (Gaudier)	莫瓦兰,托尼 (Mollin, Tony)
席克勒 (Sicre)	莫尼埃,昂利 (Monnier, Henri)
埃貝尔 (Hébert)	莫里斯, 弗朗斯瓦·保尔 (Meurice, François Paul)
热列姆,雨伯尔 (Goresme, Hubert)	莫洛克 (Molok)
格魯塞,巴斯卡尔 (Grousset, Paschal)	莫蒂埃 (Mortier)
格列利埃 (Grélier)	莫維埃 (Mauviès)
格罗拉尔 (Grollard)	莫科納里, 古斯塔夫·德 (Molinari, Gustave de)
夏利特·德·拉·貞特里男爵 (Le baron de Charotte de la Coutric)	基佐, 弗朗斯瓦·比埃爾·吉約姆 (Guizot, 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夏普薩耳 (Chapsal)	勒·弗洛 (Le Flo)
特兰凱 (Trinquet)	勒·美尔, 娜塔莉 (Le Mel, Nathalie)
特尔桑 (Tersen)	勒·穆許 (Le Moussu)
特里东, 古斯塔夫 (Tridon, Gustave)	勒·弗朗賽, 古斯塔夫 (Le français, Gustave)
特罗胥 (Trochu)	梯也尔, 阿道夫 (Thiers, Adolphe)
特罗埃耳 (Trohel)	屠尔平 (Turpin)
特龙山·杜梅尔桑 (Troncain·Dumersen)	
烏尔班 (Urbain)	
倍倍尔 (Bebet)	
俾斯麦 (Bismarck)	
留尔耶, 沙尔 (Lullier, Charles)	
拿破仑一世 (Napoléon I Bonaparte)	菲奥 (Fiaux)
拿破仑三世 (Napoléon III) 即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外号巴当給 (Badinguet)	雅莉 (Jarry)
	雅基叶, 阿琳娜 (Jacquier, Aline)
	費拉 (Ferrat)
	費烈, 瑪丽 (Ferré, Marie)
	費烈, 泰奧菲尔 (Ferré, Théophile)
	舒托 (Chouteau)
	舒里 (Choury)
	絮埃 (Suet)
	普里韦, 弗朗西斯 (Privé, Francis)
	普罗托 (Protot)
	普呂多姆, 昂利 (Prodhomme, Henri)
	普列克侯爵 (Marquis de Ploëuc)
	普伊埃-吉提埃 (Pouyer-Quertier)
	萊克留, 厄里 (Reclus, Elie)
	萊克留, 保尔 (Reclus, Paul)

十二画

十 一 画	
商吉 (Chanzy)	
朗克 (Ranc)	
朗邦 (Rampont)	
朗維埃, 加布里埃爾 (Ranvier, Gabriel)	
朗卡斯特 (Lancaster)	
朗格路瓦 (Langlois)	
朗布萊赫特 (Lambrecht)	
盖特, 茹尔 (Guesde, Jules)	
盖雅尔 (Gaillard)	
都德, 阿尔丰斯 (Daudet, Alphonse)	

萊克留, 埃利塞 (Reclus, Elisée)
萊克留, 奧納西姆 (Reclus, Onésime)
斯托布 (Staub)
華希伯恩 (Washburne)

十三画

雷南 (Renan)
雷熱尔 (Régère)
雷穆薩 (de Rémusat)
路德, 馬丁 (Luther, Martin)
路易絲 (Louise)
路易十四 (Louis XIV)
路易十六 (Louis XVI)
路易-拿破侖——見拿破侖三世
路易-菲力浦 (Louis-Philippe)
路瓦佐-潘松 (Loiseau-Pinson)
奧古斯特, 卡尔 (August, Karl)

十四画

蒙托, 巴拉尔·德 (Montaud, Barral de)
蒙特 (Monteux)
歌德, 約翰·沃尔弗于格 (Goethe, Johann Wolfgang)
維諾 (Vinot)
維賽 (Veysset)
維阿尔 (Viard)
維西奈 (Vésinier)
維克多-愛馬努尔 (Victor-Emmanuel)
維努瓦 (Vinoy)
維約姆, 馬克西姆 (Vuillaume, Maxime)
維特采 (Wetzel)
維耳默桑 (Villomessant)
維勒塔爾 (Villetard)
福杜奈, 昂利 (Fortune, Henri)
福樓拜, 古斯塔夫 (Flaubert, Gustave)
福萊威勒, 让 (Fréville, Jean)

福尔班-让松 (Forbin-Janson)
蒲热来 (Pouget)
蒲魯东, 比埃尔·約瑟夫 (Proudhon, Pierre Joseph)
赫里欧 (Herriot)
碩尔舍 (Schoelcher)

十五画

潘, 俄利維埃 (Pain, Olivier)
潘迪 (Pindy)
德麦 (Demay)
德勒尔 (Dereure)
德·拉尔西 (De Larcy)
德萊福斯 (Dreyfus)
德勒克呂茲, 沙尔 (Delescluze, Charles)
德米特利耶娃, 伊麗莎白 (托馬諾夫斯卡
姪) (Dmitrieva, Elisabeth) (Tomanowskaya)
魯符雷, 罗里奧·德 (Rouvray, Lorient de)

十六画

諾埃耳 (Noël)
霍斯曼 (Haussmann)
霍亨索倫 (Hohenzollern)
穆埃 (May)
鮑狄埃, 歐仁 (Pottier, Eugène)
鮑特萊尔, 比埃尔, 沙尔 (Baudelaire, Pierre Charles)

十七画

賽勒, 奧利維埃·德 (Serres, Olivier de)
賽利尼 (Collini)
賽萊叶, 奧古斯特 (Serrailier, Auguste)
韓波, 阿尔都尔 (Rimbaud, Arthur)
繆萊 (Muley)

戴卡沃, 吕西安 (Descaves, Lucien)

十八画

萨尔蒙, 法朗西斯克 (Sarcey, Francisque)

萨皮亚 (Sapia)

萨克斯, 阿尔伯·德 (Saxe, Albert de)

萨布尔迪 (Sabourdy)

魏尔迈雪, 欧仁 (Vermeersch, Eugène)

二十二画

莫古尔, 茹尔·德 (Goncourt, Jules de)

莫古尔, 爱特蒙·德 (Goncourt, Edmond de)

书刊譯名对照表

I. 书籍

二 画

《人民經典著作丛书》(Les Classiques du Peuple)

四 画

戈蒂叶:《珉琅和雕玉》(«Emaux et camées»)

《巴黎被圍时的情景》(«Les Tableaux du Siège»)

《巴黎公社詩选》(«Les Poètes de la Commune»)

《巴黎公社会議记录》(«Протокол Заседаний Парижской Коммуны»)

《巴黎公社时期写給〈杜歇老爹報〉的信》(«Lettres au «Père Duchêne» pendant la Commune de Paris»)

《公社社員和第一国际的工作人员写給馬克思、恩格斯及其他人的信》(«Lettres de Communards et de Militants de la 1^{re} Internationale à Marx, Engels et autres»)

五 画

左拉:《卢貢家族的命运》(«Les Rougon-Macquart») 包括:

《萌芽》(«Germinal»)

《小酒店》(«L'Assommoir»)

《金錢》(«L'Argent»)

《娜娜》(«Nana»)

《妇女的幸福》(«Le Bonheur des Dames») 等等

《我控訴》(«J'Accuse»)

瓦萊斯:《童年》(«L'Enfant»)

《中学毕业生》(«Le Bachelier»)

《起义者》(«L'Insurgé»)

《茹尔·瓦萊斯作品集》(«Edition des oeuvres de Jules Vallès»)

布尔仁和昂利欧:《巴黎公社会議记录》(«Procès-verbaux de La Commune de Paris»)

卢利耶:《巴黎公社活动家传略》(«Портреты деятелей Парижской Коммуны»)

六 画

米歇尔:《回忆录》(«Mémoires»)

吉甫:《廉价的婚姻》(«Le Mariage de Chiffon»)

《第三共和国时代的快乐童年》(«La Joyeuse Enfance de la III^e République»)

列宁:《國家与革命》(«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революция»)

列奥:《法国和我們在一起》(«La France est avec nous»)

《致乡村劳动人民》(«Aux Travailleurs des Campagnes»)

七 画

- 杜·康:《巴黎的动乱》(《Les Convulsions de Paris》)
杜布莱尔:《公社》(《La Commune》)
里果:《巨大的阴谋,全民投票的传奇剧》(《Le Grand Complot, Mélodrame Piébisitaire》)
利沙加勒:《1871年公社史》(《L'Histoire de la Commune de 1871》)
《街垒后的五月流血周》(《Les Huit Journées de Mai derrière les Barricades》)

八 画

- 拉辛:《争讼者》(《Les Plaideurs》)
雨果:《欧尔那尼》(《Hernani》)
《一个呼声》(《Un Cri》)
《凶年集》(《L'Année Terrible》)
法夫尔:《公社的生和死》(《Vie et Mort de la Commune》)
阿尔努:《巴黎公社的人民和议会史》(《L'Histoire Populaire et Parlementaire de la Commune de Paris》)
阿达莫夫:《巴黎公社文选》(《La Commune de Paris》)
罗热尔:《拉比也奴斯的静言》(《Les Propos de Labienus》)
罗塞尔:《遗稿》(《Papiers Posthumes》)
罗什福尔:《生平历险记》(《Les Aventures de ma Vie》)
佩尔当:《五月流血周》(《La Semaine de Mai》)
孟戴斯:《巴黎公社七十三天》(《Les Soixante-treize Journées de la Com-

mune de Paris》)

居维利埃:《蒲鲁东》(《Proudhon》)

九 画

- 封杜略:《公社时期的巴黎教堂》(《Les Eglises de Paris sous La Commune》)
洛克罗瓦:《喀特林娜第二》(《Catherine II》)
《过去的一分钟》(《Passé Minuit》)

十 画

-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法兰西内战》(《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十一 画

- 盖特:《农村法院的红色书》(《Le livre Rouge de la Justice Rurale》)
莫尼埃:《平民的悲剧》(《Les Scènes Populaires》)
《普吕多姆回忆录》(《Memoires de Joseph Prudhomme》)
莫利纳里:《巴黎被围时期的红色俱乐部》(《Les Clubs Rouges pendant le Siège de Paris》)
勒弗朗赛:《一个革命者的回忆》(《Les Souvenirs d'un Revolutionnaire》)
《关于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的研究》(《Une Etude sur le Mouvement Communiste à Paris en 1871》)

十二 画

- 菲奥:《内战史》(《Histoire de la Guerre

Civile)》

舒里:《梯也尔和俾斯麦反对公社》
(«Thiers et Bismarck contre la
Commune»)

莱克留,厄里:《公社逐日记》(«La Com-
mune au Jour le Jour»)

莱克留,埃利塞:《世界地理》(«La Géog-
raphie Universelle»)

十四画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Madame Bo-
vary»)

《情感教育》(«L'Education
Sentimentale»)

《布瓦尔和彼居歇》(«Bouvard
et Pécuchet»)

蒲鲁东:《普通语法论》(«Essai de Gram-
maire Générale»)

《什么是财产权?》(«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论人类秩序的建立》(«De la
Création de l'Ordre dans l'Hu-
manité»)

《贫困的哲学》(«La Philoso-
phie de la Misère»)——正名为《经
济矛盾的体系》(«Système des Con-
tradictions Economiques»)

《政变是社会革命的表现》(«La
Révolution Sociale Démontrée par
le Coup d'Etat»)

《论革命和宗教中的正义》(«De
La Justice dans La Revolution
et dans L'Eglise»)

《战争与和平》(«La Guerre et
la Paix»)

维努瓦:《停战和公社》(«L'Armistice

et la Commune»)

维约姆:《我的红色日记》(«Mes Cahiers
Rouges»)

维勒塔尔:《3月18日的起义》(«L' In-
surrection du 18 Mars»)

十六画

鲍狄埃:《歌曲》《自由万岁》(«Vive La
Liberté»)

《国际歌》(«L'Internationale»)

《白色恐怖》(«La Terreur
Blanche»)

鲍特莱尔:《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

《短篇散文诗集》(«Petits
Poèmes en Prose»)

《旅行》(«Le Voyage»)

十七画

韩波:《天启集》(«Les Illuminations»)

《地狱中的一个季节》(«Une Sai-
son en Enfer»)

十八画

魏尔迈特:《放火者》(«Les Incen-
diaires»)

二十二画

龔古尔, 爱特蒙·德:《思想和感觉》
(«Idées et Sensations»)

龔古尔, 爱特蒙·德和龔古尔, 茹尔·德:《吉
米尼·拉赛特》(«Germinie Lacor-
teux»)

《龔古尔兄弟日记》(«Journal
des Goncourt»)

II. 报刊杂志

二 画

- 《人民报》(«Le Peuple»)
《人权报》(«Les Droits de l'Homme»)
《人民之声报》(«La Voix du Peuple»)
《人民呼声报》(«Le Cri du Peuple»)
《人民论坛报》(«Le Tribun du Peuple»)
《人民代表者报》(«Le Représentant du Peuple»)

三 画

- 《山报》(«La Montagne»)
《三色旗周报》(«Le Drapeau Tricolore»)

四 画

- 《公社报》(«La Commune»)
《不可调和报》(«L'Intransigeant»)
《巴黎郊区报》(«Le Faubourg»)
《巴黎公社报》，全称沿用《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简称《公报》(«Journal de la Commune de Paris》，全称«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简称«Journal Officiel»)
《公共福利报》(«Le Bien Public»)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
《比利时红星报》(«L'Étoile Belge»)

五 画

- 《左岸报》(«La Rive Gauche»)
《民主社会革命报》(«La Révolution Démocratique et Sociale»)

六 画

- 《行动报》(«L'Action»)
《共产主义手册》(«Cahiers de Communisme»)

七 画

- 《社会问题》(«La Question Sociale»)
《社会治安报》(«Le Salut Public»)
《杜歇老爹报》(«Le Père Duchêne»)
《里昂进步日报》(«Progrès de Lyon»)

八 画

- 《明灯报》(«La Lanterne»)
《欧洲月刊》(«Europe»)
《法兰西共和国报》(«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九 画

- 《钟报》(«La Cloche»)
《战斗报》(«Le Combat»)
《信号报》(«Le Sémaphore»)
《复仇者报》(«Le Vengeur»)
《祖国在危急中报》(«la Patrie en Danger»)

十 画

- 《高卢人报》(«le Gaulois»)
《马赛曲报》(«la Marseillaise»)
《泰晤士报》(«Times»)

十一 画

- 《既非上帝，又非老爷报》(«Ni Dieu, Ni Maître»)

十二 画

- 《街报》(«La Rue»)
《觉醒报》(«le Réveil»)

《喚起報》(«le Rappel»)

《費加羅報》(«Le Figaro»)

《解放報,自由人之報》(«L'Affranchi,
Journal des Hommes Libres»)

十四圖

《蓓爾美爾報》(«Pall Mall, Gazette»)

十六圖

《聯噏報》(«le Charivari»)

二十一圖

《辯論報》(«Le Journal des Débats»)